

长篇小说

# 有毒的婚姻

赵 凝 著

好看文丛

中国电影出版社

# 目 录

|                      |      |
|----------------------|------|
| 引 子.....             | (7)  |
| 第一章 米克一夜未归 .....     | (8)  |
| 看不见的裂缝               |      |
| 时间指针：回到七年前           |      |
| 邹虹与关键                |      |
| 四分五裂的冰纹              |      |
| 第二章 电话里的陌生男子 .....   | (20) |
| 庄雨和的家                |      |
| 各执一词                 |      |
| 大朵大朵的雪和一对恋人          |      |
| 一个人过年                |      |
| 第三章 某小区某楼某单元某号 ..... | (35) |
| 关键来了                 |      |
| 神秘园                  |      |
| 一朵一朵棉软的白纸记录了什么       |      |

## 幻觉之夜

- 第四章 一只手从梦境中伸进体内 ..... (50)  
    预约幸福  
    头发乱了  
    某种暗红的液体
- 第五章 鬼眼看世界 ..... (65)  
    时间碎片  
    静止  
    介于梦境与游戏之间
- 第六章 摆脱不掉的黑影 ..... (80)  
    G 饭店大堂：面孔  
    高峰体验  
    玻璃之城
- 第七章 12 朵玫瑰时隐时现 ..... (96)  
    泛着莹光的绿色信封  
    陌生的床  
    植物背后的女人
- 第八章 我可不是坏人 ..... (111)  
    体育场上被惊飞的鸟儿  
    小饭店里的特色菜

## 调查毫无结果

- 第九章 一个灰绿色的下午 ..... (127)  
隔着玻璃交谈  
楼梯上的一对男女  
那个位子触目地空着
- 第十章 一只长腿尖头的鸟 ..... (142)  
假米克出场  
灯光及虚假布景  
独坐黑夜的一角
- 第十一章 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 ..... (157)  
有人在哭，有人在恋爱  
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着  
他在她的大床上等他  
在时间的某个点上隐匿起来
- 第十二章 鬼脸面具 ..... (172)  
爱情幻觉  
混乱  
内心的噪音  
结局还很热闹
- 第十三章 处在十字路口 ..... (187)

掉进一个黑洞  
千奇百怪的人眼随后也出现了  
想到关键的一个入

第十四章 旧日情人 ..... (201)

插曲：有外遇的女人  
封闭  
失去一切时的感觉  
没有岁月可回头

第十五章 第三只乳房 ..... (216)

生活很平常  
人像一绺轻烟  
似煎熬，似火烧

第十六章 关于米克的四种传闻 ..... (231)

寻找真相  
演唱会上的尖叫  
怪女人  
同事与丈夫之间

第十七章 美鱼岛游记 ..... (246)

可疑的爱情  
一只悬浮在空气中的菱角  
夜晚的情绪

|      |                |       |
|------|----------------|-------|
| 第十八章 | 真假难辨 .....     | (261) |
|      | 丢失的蓝风衣         |       |
|      | 噩梦             |       |
|      | 另一种说法          |       |
|      | 纠缠             |       |
| 第十九章 | 喝一种不知名的酒 ..... | (276) |
|      | 怀孕             |       |
|      | 一个被掏空了的女人      |       |
|      | 真假米克见面         |       |
|      | 米克的自述          |       |
|      | 红屏             |       |
|      | 婚礼             |       |
| 第二十章 | 动物园 .....      | (296) |
|      | 实验             |       |
| 后记   | .....          | (306) |

# 引 子

散落在时间尽头的  
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  
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  
一朵没有标记和符号的玫瑰  
在曾经有过的事物之间。命运  
赋予我特权，让我第一次  
道出这沉默的花朵，最后的玫瑰  
弥尔顿曾将它凑近眼前，  
而看不见。哦你这绯红，橙黄  
或纯白的花，出自消逝的花园，  
你远古的往昔魔法般的留存  
在这首诗里闪亮，  
黄金，血，象牙或是阴影  
如在他的手中，看不见的玫瑰呵。

——豪·路·博尔赫斯《玫瑰与弥尔顿》

# 第一章

## 米克一夜未归

舒朗在镜前脱衣服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舒朗以为是丈夫米克打来的，就赤裸着一跳一跳地到客厅去接电话。

“喂，你是舒朗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又尖又细。

“我是。”

正说到这儿，电话就没缘由地断了。

舒朗赤身裸体地站在屋子中央，好像被冷水激了一下，冷得要死。时间已经很晚了，丈夫米克还没回家。他切断了一切通讯联系，呼机、手机，一切可能与他接上火的东西都切断了，他就是这样没缘由地失踪的，准确地说是一夜未归。

浴室的镜子很大，她幻想着在她脱衣服的时候，镜子里会慢慢出现一个男人，那男人会像往常那样从后面抚摸她的背，解掉那些扣袢，让她雪白的后背完整地暴露出来。

米克常在她耳边小声说：“你的背长得最好看。”

在水雾迷漫的浴室里，这种声音逐渐大了起来，“你的背——”、“你的背——”、“你的背——”……舒朗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自己的背。

热水顺着头发往下流，像四面八方伸过来无数只手，从她的胸乳流到小腹再流到大腿上，欲念渐渐苏醒，舒朗忽然想起，她好像很久没跟人做过爱了。

她用毛巾在镜子上胡乱地擦了擦，摩出一块扇面形状的图案，扇面中央有一张湿漉漉的人脸。舒朗把热水喷头从挂钩上取下来，对着自己的脸猛冲，被人抚摸的感觉从水雾中生长出来，那是一只十分温柔的热辣辣的手，它附着在皮肤的表面，热力一点点地向四周扩散。那束水柱就像一只横冲直撞的阳具，在她身上顶来顶去，让她浑身冒火。她一手托住自己的左乳一手把持着热水喷头，热水喷射出来，从前后左右射向她，子弹一般结实、有劲。她扬起头看到天花板上的图案，天花板上的图案与她大脑中迷乱的图形相重叠，淡蓝色的子弹从各个方向、各个角度向她投射过来，枪林弹雨一般。

窗外的风越刮越猛，舒朗躺在床上感觉到那空着的半边床变得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米克在的时候感觉不出他的存在有多重要，但今天空出的半边床似乎在大声申诉着他的重要性。舒朗想，他可能赌气出去一晚上，或者是开

个小玩笑，过几天就会回来的。舒朗这样想着，心里踏实了许多，翻身睡去。夜里做了几个奇怪的、互不连贯的梦，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身边的那半张床仍是空的，丈夫一夜未归，或者说，没有一点回来过的迹象。

## 看不见的裂缝

舒朗背了一只很大的包匆匆忙忙走出家门。早晨的风吹在脸上，脸被冻得发木。这么冷的天米克到底上哪儿去呢？舒朗跺着脚站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站在那里跺着脚等车。电车慢吞吞地来了，舒朗随人流拥进车门，车门在她身后关闭的时候，好像同时也切断了她刚才的思路，她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

在杂志社门口舒朗碰见一个人，那人远远地就跟她打招呼，可舒朗怎么也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每天接触的人太多，舒朗的脑子里都乱成一锅粥了。她负责一个与婚姻有关的栏目，主要是调查一些有问题的婚姻并加以分析，帮助那些困惑的人从情感的阴影里走出来。

舒朗主持的“有毒的婚姻”是杂志社的王牌栏目，许多读者是冲着这一栏目买这本杂志的。

每天有许多的读者打电话到编辑部找舒朗；

每天有许多的信件被人送到舒朗的办公桌上；

舒朗有一个众人皆知的好丈夫米克；

人们都坚信舒朗不会有心理问题，因为舒朗是专门替

别人解决问题的。

同事潘雪晴手里拿着一叠稿纸迎面走过来差点和舒朗撞个满怀。

“舒朗，你怎么戴一只耳环？”

她眼睛亮亮地问舒朗。

舒朗冲她笑道：

“哦，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掉了一只，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你丈夫——”她莫名其妙地停顿了一下接着问道：

“他好吗？”

“你怎么想起问他来了，他还能怎么样？他还不就那样儿。”

舒朗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个人了。那人用后脑勺对着舒朗，稳稳地坐在那儿，那姿态看上去很奇怪，就好像这是她的地方是她的地盘与别人无关似的。

“喂喂，”舒朗用中指的骨节“笃笃”敲着桌面，“你找谁啊？”

坐在那儿的那个女的扭过脸来，她有一头染得不错的棕红色的头发，发梢要比头顶更红一些，像片片羽毛那样柔软破碎。

“你就是舒朗吧？”

她说。

“你找我？”

舒朗把手里的包放在办公桌上，那女的站起来说“你

坐吧”，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

棕发女人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点上一根烟，开始叙述。她说她叫红绫是一个重感情的女人，可不幸爱上别人的丈夫她现在很痛苦想找个人说说，于是她就想到了“有毒的婚姻”想到舒朗，她抽烟抽得很凶一边说一边吸，舒朗被她熏得直咳嗽，她根本意识不到只管一个劲儿地过嘴瘾，她脖子前面层层叠叠套了许多串木珠子，就像她的叙述前前后后重复重叠但语速超常情绪激昂。她说那个男的是结了婚的，这个意思她在前面已经陈述过了，别人的丈夫肯定是已经结了婚的，没结婚就不可能是别人的丈夫，总之她说过的话很快她就忘了，她陷入自己的情绪里对别人的感受不管不顾。

舒朗一整天都陷在红绫那种夸张而混乱的情绪里难以自拔，今天找她谈话的几个女人的脸统统重叠成同一张脸，她们的嘴都在动，她们不停地说，她们不知道舒朗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舒朗也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她们说完了就走，完全不负责任，舒朗知道她们之中所讲述的许多故事都是虚构的，她们愿意给自己的生活添点乱，不然她们就生活得太平淡了。

送走了棕发女郎，又来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

她说她的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一个第三者”，她是这么说的。

舒朗按下采访机开始录音，她心里乱极了，心里说我还想哭呢我找谁哭去？杂志社里乱哄哄的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人，他们走来走去看上去就像在拍电视连续剧。舒

朗打算接待完这个来访者今天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她得留下点儿时间替自己想想。

舒朗下班回家，发现丈夫米克似乎在她不在家的时候回来过了，他在沙发上留下了一些细微的痕迹，房间里也充满了一种特殊的香烟的味道。舒朗拉开衣橱，发现米克的衣服少了几件，而且他出门时用的那只银灰色的旅行袋也不见了。舒朗正在写一篇有关她和米克婚姻生活的文章，文章正写到一半男主角忽然不见了。舒朗与米克结婚五年，一直都是各忙各的，直到出现问题他们才发现，他们之间长久以来就存有看不见的裂缝。

## 时间指针：回到七年前

那一年，舒朗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在一所中专学校教书。学校离城区很远，教书的生活又很沉闷，舒朗一心想从那个大闷罐子里逃出来，舒朗当时想得很实际，她想要么调动工作，要么结婚，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那阵子舒朗整天在学校的水泥操场上晃荡，想着如何调动工作的事。

下午，操场上空无一人，学生们都被关在有铁栏杆围住的教室里上课，舒朗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那所学校的窗子上都像动物园似的安有波浪形的铁栏杆。阳光静静地落在操场上，折射过来的光线像水一样晃眼，让人无法看清周围的一切。舒朗抱紧膝盖坐在一个油漆剥落的篮球架下，

一边想事儿一边咬着手指甲。有一绺头发从头顶上落下来，遮住她的左眼。从左眼望出去，景物被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小片断，每一个片断与前一个片断无法连接。舒朗把脸埋在膝盖上，看上去就像在哭。直到她用余光看到一个人的影子由小变大一点点地接近她，她才略微抬起头来。

“你怎么啦？”那人问。

“没怎么。”舒朗有些不耐烦地回答。

那人说：“我叫关键，我是——”

舒朗白了他一眼没理他，然后她看到一个小伙子的背影一点点地远离她，走到操场的尽头，一拐弯不见了。在舒朗的回忆中最能唤起她那么一点好感的就是关键的背影，舒朗对米克的背影反而感到模糊不清，他不在的时候就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舒朗甚至想不起他的长相，她在抽屉里翻了一阵子，试图找到一张他的照片，抽屉里乱七八糟充斥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有找到她想要的东西，倒翻出一些他们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几个同事用劣质的国产胶卷拍摄的旧照片。照片上有小潘、邹虹还有关键，年轻的关键挤在一群女孩中间咧嘴傻笑着，关键这个人物在舒朗的时间簿上一闪而过，那时舒朗住在教学楼后面的那排平房，跟关键住邻居，这是舒朗后来才知道的。

舒朗那天在操场上坐着，她的眼睛穿过密密麻麻的阳光看到眼前与未来之间存在着重重障碍，操场上糊满水泥，没有一点泥土的影子，灰白色的坚硬的水泥使人感到压抑，仿佛是一块阴沉的天空附着在地面上，而且永远也不会晴朗起来。舒朗一天到晚就想离开那个毫无生气的地方，因

此对学校里的所有人都显得爱搭不理的。

有天晚上，舒朗从外面玩回来，她已不记得那天晚上她究竟去了哪儿，只记得那晚的月亮很耀眼地挂在天上，明晃晃的使人发生一些联想。

舒朗走在那条路上，她似乎是为调动工作的事在外面跑了一天，事情虽然还没什么结果，但总归有了一线希望。月亮也给人以有希望的感觉，月亮是那么明亮，舒朗踏着泛白的水泥马路走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她希望事情快点有个结果，她不想在这里耗时间，时间对于舒朗来说像个有形的物体，它正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一点点减少，舒朗静止下来就能听得见时间从耳边嚓嚓划过的声音。

那排平房黑黢黢地停在舒朗视线的尽头，像一趟静止不动的火车，舒朗希望那火车能在某个瞬间忽然动起来，但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舒朗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屋里似乎有什么动静。舒朗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屋里光线很暗，狭小的后窗有一束白亮的光，照在床单上灰白的一块。那床单是深绿与灰、褐色组成的迷乱图案，透过后窗的月光印在上面就很明显，舒朗听见沙沙沙的动静，不知发生什么，拉开灯绳一看，一只老鼠生了一整窝的小老鼠，正在那儿爬来爬去享受天伦之乐。舒朗慌忙关了灯，不知怎么办才好。在黑暗之中呆坐了好一阵子，想不出一办法来。

后来舒朗回想起来是那窝耗子把关键这个男人与她联系在一起，七年之后舒朗回忆起当初的一切，仿佛隔了有七十年那么遥远。

## 邹虹与关键

邹虹的房门上挂着一块形状奇怪的云南蜡染，舒朗走进的时候邹虹正和关键坐在一块儿说着什么。邹虹看见舒朗立刻住了嘴，用那样一种怪怪的表情瞟着舒朗，仿佛她是一个入侵者。至于那天邹虹跟关键说了些什么，舒朗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去找的他们，七年之后舒朗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舒朗还记得那块邹虹一直挂在门上的云南蜡染布，舒朗记得她临走那天邹虹把它从门上摘下来送给她。

邹虹是以那种阴阳怪气的姿态走进舒朗的视线的，邹虹的头发很卷，不是一般的卷发，而是杂草丛生，头发里面仿佛隐藏着什么不可知的情节。舒朗从没见过长得像邹虹这么媚气的女人，舒朗那天见到她的时候她穿着一件露肩的白短袖，袖口飘垂着长绋边，一条吊带的黑色丝质长裤，走起路来飘飘拂拂看不见人在动只见衣裳在飘。

关键到舒朗屋里帮她对付那几只老鼠，那窝老鼠四处逃散，搞得两个人满头大汗，虽然什么也没抓到，但彼此的关系却默契起来。

“邹虹是你女朋友吧？”

舒朗冷不丁问关键，关键愣了一下，不置可否地笑。

他们说笑的声音大概扰了邻居，旁边有扇门发出梆梆的响声。月亮无声地在后窗里移动了一小点儿，但它投在床上的影子却移动了一大块。床单上的图案太过复杂，舒朗有点看不清楚了。他俩面对面站着，有那么一瞬间好像

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舒朗的脑子里像床单上的图案那样乱，她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她感觉到他急促的呼吸以及狂躁的心跳，但她还是竭力克制住了什么直到他俩同时听到暴风雨般的敲门声。

门开了，邹虹冷眼站在门口，身上的衣裤在夜风中飒飒地飘。

“噢，穿着衣裳呢。”她语调怪怪地说。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话？哼，中国话呗！”

邹虹的下巴很尖，嘴唇抿起来的时候是很细的一条线，她当时满脸不高兴地把关键跟个小孩子似的从舒朗身边领走了。

这天下午，学校阅览室里显得空荡荡的，窗子里涌进来的阳光落在手背上，舒朗感觉懒洋洋的。她坐在那里胡乱地翻着一本书，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四面八方没有一点消息，前一段的奔波似乎毫无效果，也许要在这个破地方呆一辈子了，这个念头可真令人扫兴啊，舒朗“啪”地一声把书合上，抬起眼睛的时候正与坐在对面的关键接上了火——他正在盯着她，用那样一种眼神儿，但对视没能持续多久就被另一个人截获了，那人就是无所不在的邹虹。她穿着式样古怪的一身黄衣，腰间束着一条不洁的黑缎带。他和她面对面坐着，而另一个她站在桌子尽头，有种居高临下的威慑感。邹虹就那么站着，视线越过他俩的头顶看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像这样僵持了好一阵，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舒朗听见邹虹的脚步声一下下地踏在楼道的水泥地板上，舒朗知道自己搅进了一桩很没意思的事儿里，她收拾起桌上的纸笔看也不看关键一眼，转身离开。

## 四分五裂的冰纹

那一阵子舒朗做梦都想离开那所学校，舒朗每天晚上一个人在水泥操场上急匆匆地赶路，不远处有一盏吊得极高的水银光亮的强光灯，向四面八方散发着夺目而寒冷的光亮。舒朗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水泥地上一忽儿变得极大，一忽儿变得极小，树枝被灯光打在水泥地上，变成四分五裂的冰纹。舒朗在操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她以为自己要去赶往什么地方，其实她哪儿也去不了，她只不过一次次重复上一次做过的事，她走进一个单位的大门口的时候总是抱着希望，出来的时候头就低下来了，她从一个单位走到另一个单位，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操场的尽头有一排墨绿色的铁栅栏，舒朗站在铁栅栏跟前，看到铁栅栏外有一对散步的男女，舒朗知道他们是谁，她想躲着他们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似乎已经看见了她，在不远处停下脚步，朝她这边看着。

舒朗正要转身走开，听到有人大声叫她：“舒朗！”他在栅栏那边大声叫她的名字，“舒朗你等一下，”他说。

舒朗听见邹虹气哼哼的脚步声像一串连珠炮似的敲打着地面。

舒朗低着头问关键干嘛要叫她。

关键说：“我跟她其实不是——”

“是不是又能怎么样，”舒朗一脸无所谓表情，“其实——我倒觉得你们两个挺般配的。”

满地的冰纹都是树叉的影子。

很多的想法很多的选择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 第二章

### 电话里的陌生男子

电影院层层叠叠的声浪使舒朗听不清来访者到底想要跟她说什么。此人在电话里声称知道舒朗的丈夫米克的下落，电话是在一天夜里十二点打来的，那天夜里外面在刮风，楼里到处吱嘎乱响，舒朗坐在电脑前写当天的采访日记，像坐在一艘摇摇欲坠的孤船上。四周是不断涌起的像墨汁一样黑的海水，舒朗听到海浪拍打窗户的声音，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隐形人的一只有形的手，“哒哒”地敲着玻璃，一下比一下用力。

电话铃声就在此时响起，舒朗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他说“你好”，他说“你好”的时候带着浓重的痰音，还有断断续续咳嗽的声音，他说“请原谅我感冒了”，说完又气

喘如牛地咳了一阵，好像倒不过气来的样子。舒朗在电话这头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正要挂断电话，那人在电话那头吐字清晰地说出“米克”的名字，舒朗仿佛被人用冷水一激，打了一个冷战。

“我知道米克的下落，”他说，“咱们能不能约个时间谈谈？”

“你是米克的什么人？是朋友吗？”

他在电话里犹疑着说：“哦，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那个自称修楠的男子在电话里约舒朗在一家电影院门口见面，他说到时候他会手执两张电影票出现在售票口的前面，舒朗觉得这种约会方法很玄，但那人声称知道米克的下落，舒朗决定无论如何要去会会那人。舒朗在电话里形容了自己的外貌特征头发的长短衣服的颜色等等，那人蛮有把握地挂断了电话。

舒朗不知道那人为什么要约这样一个鬼地方见面。

售票窗口站着个面无表情的男子，手执两张电影票。

“你是——”

“进去吧。”他说。

电影院里正在放一部警匪片，音响效果极佳。银幕上碎片飞溅，玻璃碴子几乎溅到人们的脸上。剧场里忽明忽暗，那陌生男子在一片爆炸声中附在舒朗耳边喋喋不休，舒朗一句也没听清，耳膜被巨大的轰响刺激得近乎麻木了。那人说一阵停一阵，停下来时候两眼紧盯着银幕，好像生怕漏掉什么。警匪片里那个面孔发皱的男主角舒朗看着有点眼熟，但却想不起他在别的电影里演过什么。舒朗完

全走神了，她终于回忆起那个面孔发皱的警官好像在一部都市言情剧里扮演过一个流氓。

“你在听我说吗？”他说。

“你说什么？”她问。

银幕上又是一阵乱打，舒朗感到头痛欲裂，而身边那个男子忽然之间不见了。

修楠再一次在电话里出现是在七天之后。

“我知道米克的下落，”他还是上次那句话，“咱们能不能约个地方谈一谈？”

“你上次是怎么搞的？我跟着一个陌生人走了，结果完全不对，他要见的大概是另一个女人。”

“我等你很长时间，结果你没来。”

他们又约好在一家咖啡吧里见面。

这一次舒朗穿上了一身醒目的衣服，一件红呢外套和一双高帮的与外套相同颜色的靴子。下午出门的时候心情不错，外面风和日丽的有点不像冬天，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舒朗家在外地，春节也不准备回去，她想利用假期一个人静下来好好想想，脑子里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声音，每个声音都在讲着各自的道理，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告诉你吧，你丈夫跟我妻子好上了。”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说。他声音像是从隧道深处传来，听上去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咖啡吧里还坐着一些人，不知怎么，面目看上去都有些模糊。这咖啡吧隔成迷宫一样的小隔间，似乎是专为有秘密的人设计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那男人说。

“这种事情光靠猜可不行。”

“你要是不信，我可以留一个地址给你。”

那男的说着，就在一张白纸上唰唰地写起来，写完了把那张纸仔仔细细地叠好，交给舒朗，说道：

“如果你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址跑一趟，到了那儿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舒朗不想跟他多说什么，收下那张纸条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那我可以走了吧？”

那人不说什么，面色苍白，白得吓人。舒朗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她从那间光线暗淡、隔成迷宫样的咖啡吧里出来的时候，那张苍白的脸的轮廓仍滞留在她眼前，挥之不去。

街上的行人很多，都以急匆匆的速度在赶路，只有舒朗晃晃当当地走在人行道中间，很多人从她身边超过去，有的人还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看这神情恍惚的女人，以为她精神上出了什么问题。舒朗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此之前她一直都不相信米克会真的失踪。舒朗以为他忙完他的事就会回家，没想到他一去不回头，连声招呼都不打。

舒朗在路边打了一辆车，她以为她要回家，可出租车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她不知道她随口报了怎样一个地名，她微闭起眼睛对自己说：“随它去吧”，那司机好像听见了她脑子里的声音，问道：“怎么，刚才你说的

地儿不对？”舒朗说：“不是的，你就照直开吧。”

舒朗在地铁口的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庄雨和打电话，站在那个公用电话亭就可以看得见他家九层楼的窗口。

“喂，雨和，我是舒朗。”

电话接通之后舒朗语调平和地说。

“舒朗？”电话里传来急切的声音，“舒朗是你么？你跑到哪儿去了，打你家电话没人接，呼你也不回。”

“我丈夫失踪了。”

“你们没吵架吧？”

“有人说他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你上来吧，我们谈谈。”

说着，庄雨和提前挂断电话，好让事情不可更改。连舒朗自己都不明白米克失踪的事为什么要头一个告诉庄雨和。

## 庄雨和的家

庄雨和的家舒朗只来过一次，上一次只坐了一小会儿舒朗就要走了，庄雨和也没留她，因为他妻子很快就要回来了。

电梯停在九层，电梯门似乎有一些故障，开电梯的人弄了好半天才开。舒朗走在空旷的走廊里，感觉有些腿软。她站在庄雨和家门前，伸手正要按门铃，门却缓缓地开了。

舒朗的手就那么停在半空中，半天也没放下来。庄雨

和出现在舒朗的视线里，身上穿着暗绿色的毛衣，手上拿钟再打来，然后笑着对舒朗说：

着电话，他显然正在接电话，对电话里那人说让他过十分

“你还记得我们家。”

舒朗听到他的声音，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她愣了好半天，好像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似的。庄雨和的妻子是以前舒朗在学校教书时的同事邹虹，邹虹为嫁庄雨和而与前恋人关键分手，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多的小儿子毛毛，舒朗去的时候毛毛不在家，庄雨和说他上幼儿园去了。

庄雨和的家布置得很有官员味道，家具是大方而简洁的深栗色，沙发宽大而舒适，书柜里摆放着精装的一套一套大部头图书，书脊上闪亮的烫金字折射出一道道金光，这些书可能很少有人去碰它们，它们只要整齐地站在书柜里就行了。

庄雨和往舒朗面前放了一杯茶，茶盅很浅，舒朗坐在那儿暗想，这一定是邹虹喜欢的小玩艺。

“米克和我——我们两个不知是怎么了，要分手也总该有个原因吧？”

舒朗捧起热茶来喝了一口，茶很烫，一口滚烫的茶水像只烧红了的火球似的从喉咙口直接滚到肚子里，舒朗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庄雨和用那样一种平和的目光看着她，看得她直发毛。

“毛毛好吧？”她问他。

“好，”他说，“一张小嘴挺能说的。”

“听说他都能背唐诗了？”

“又是邹虹跟你吹的牛吧？她老说这孩子是天才，我看早晚有一天要被她惯坏了。”

庄雨和伸展了一下长胳膊乐悠悠地说。

“说说你和米克的事。”他说。

“算了，不说了。”

“怎么了？”

“我忽然什么也不想说了。”

两人的谈话似乎在某一点上僵住了，无法再顺畅地进行下去。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庄雨和弄了一点音乐来听，他说是上星期到外地出差买的几张唱片，还没来得及欣赏。舒朗的心跟着那些鼓点怦怦地跳，望着窗外马路上很小的开来开去的汽车，走神了。

从庄雨和家出来，舒朗的心随着电梯下降的速度一点点地下沉，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想返回去再跟他说句什么，但似乎又觉得已经不可能了，最后电梯沉到了底，铁门打开，只见电梯门外站着一堆人，她一脚踏下去，那堆人拥上电梯，铁门在她身后无声地关闭。

舒朗和庄雨和不常见面，但心里却常常有他的影子。庄雨和是国家机关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所以舒朗与他交往须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也不能让邹虹知道，邹虹和舒朗的关系一直怪怪的，暗中互相比试，穿什么样的衣服和鞋子，梳什么样的头发，戴什么样的发卡，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其实都在暗中较着劲。那时他们在学校教书，看不到任何前途，抱着混日子的态度，过一天算

一天，在恋爱方面她却使了不少心计，消耗了许多能量，关键至今仍在那所学校里工作，而且单身一人。

外界传说他一直在等一个人，但传说毕竟只是传说。

## 各执一词

关键说烦死了她老缠着我。

这是关键跟舒朗第一次正面谈起邹虹这个人时所说的话，那天他在舒朗的房间里坐到很晚，聊着各种莫名其妙的闲话，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扯到邹虹身上去了。关键说邹虹老缠着她，没完没了的，还说有一天晚上，邹虹居然还穿着空心羽绒服来到他的房间，把他给吓坏了。

那天她来敲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关键说，大约十一点一刻左右吧，我听见有人敲门，那时我已经上床睡觉了，准确地说应该是躺在床上看书，听见有人敲门我真懒得起来去开门，就问是谁，她说她是邹虹。我问她这么晚了找我有何事，她说有急事，让我开门。

她进来了，身上穿了件大红羽绒服，脚上穿了双翻毛皮的鹿皮靴子，小腿却是光光的露在外面，在灯光下显得惨白。

“你干什么，这么晚了？”

她不理我，径自插上门关好窗又把我们头顶上那盏大灯给熄了，屋里跳动着绿莹莹的光，那盏床头灯是她送给我的，说是运动会的奖品，我没见她运动会上参加什么项

目，鬼知道她哪儿来的奖品。她坐在我床沿上来回来去地动，一会儿捏捏我鼻子，一会儿摸摸我脸，最后她把身上那件红羽绒服脱下来吓了我一跳里面竟是空的她什么也没穿……

在另一个晚上，邹虹同舒朗谈起关键这个人，邹虹用颇为不屑的口气对舒朗说：

“你不知道他一直都在追我，可惜没追上。”

过了一会儿又说：

“我才不会嫁给像他那种人哪！窝囊一辈子。”

舒朗听后暗自发笑，也不知道他们俩说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次见到关键的时候，舒朗忽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有人在说谎话，而她又永远无法证实到底是谁在撒谎。他们各执一词，所说的情节分别从舒朗的左耳和右耳灌进去，混成一团，在舒朗眼前所呈现出的情节虚伪而又荒诞，舒朗完全被他们两个给说晕了。

## 大朵大朵的雪和一对恋人

舒朗和关键两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外面的雪一直在下，屋里却很暖和。两人在屋里说了一会儿话，关键说你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再走，舒朗就当着他的面很大方地脱衣服，然后像条鱼一样灵活地钻进被窝里去。

“被窝里真凉啊！”

“是吧，那我也进来？”

关键隔着被子抱住她的身体，亲了一下她的脸。

舒朗看见窗子上有大朵大朵徐徐下降的雪团的影子，她疑心那不是雪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或者是雪的幻觉。在她眼睛看别处的时候他的手已经伸入进来了，在她的胳膊上轻轻抚着，舒朗感觉像一只温暖的小虫在爬。大朵大朵的雪团在玻璃上留下流动的风景，那些小虫在胳膊上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俯下身吻她的脖子，并随手关了灯。舒朗闭上眼睛躺在黑暗之中感受他的抚摸，他的手心很烫，在被子里四处走游，舒朗不敢动，生怕稍一动就会打破这梦境。睁开眼四周黑黢黢的，只有玻璃窗那儿有一方微亮，是深灰色的毛玻璃似的微微一片亮，上面有更深的雪舞的影子。

他的手指触摸到她乳房的时候，她身体痉挛似的动了一下。关键似乎也被自己的举动吓了一跳，手停在那儿呆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就开始大举进攻了……

关键就像悬崖勒马那样将自己的手收回来，他大概忽然想起道德规范来，或者想起别的什么，他的手停止抚摸很无趣地交握在一起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

“我该走了。”他说。

“不走不行吗？”

“那个什么——”

“那就呆一会儿再走吧。”

这一回他老老实实在床边，不敢再干什么，两个人一下子又变得生疏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关键抽身离去，

他开门那一刹那门口迅速涌进来一阵风，舒朗平躺在那儿，她觉得冷和饿。

他俩的关系有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某个初级阶段，他们之所以徘徊不前是因为心里隐隐的有些障碍，总觉得“隔墙有眼”，似乎总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们。有时他俩在屋里呆着，后窗会发出“嘎”的一声响，关键赶过去朝外张望，窗外空空荡荡连个鬼的影子都没有。

“可能是猫。”

“也可能不是，”舒朗笑道：“我知道是谁。”

关键清朗的面孔上露出一丝邪的笑，他把手伸到舒朗衣服里摸着说：“管他是谁。”

两人正在亲热，前边屋门又“乒乒”响了两下，关键把他的手缩了回来，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他俩中间滋生出来，放在窗台上的那盆蔫巴巴的小花不断地抖动着叶子，好像也感觉到了某种危险。几天之后，那棵小蔫花死了，舒朗走了很远的路，想要把它扔到学校外面的垃圾场，当她手捧那个干裂盆子走在冬天黄巴巴的太阳地里，她看到自己的影子又小又扁，也是干巴巴的。她想这日子要过到哪一年是一站呢？平庸，没劲，没人理睬，没有成就感，她想这样下去自己非疯了不可。

垃圾场被厚厚的雪掩埋了。

垃圾场显得很干净。

舒朗蹲下身把那盆花放在雪地上，她忽然感到这一片雪地像一片人迹罕至的坟地，孤零零的一盆干花放在那儿，舒朗想，人要是这样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然后就死去，

那太没意思了。

有一个影子慢慢地朝这边移过来，舒朗抬起头，看到一张冷笑的脸。由于是逆光，这张脸看上去是绿的，两只眼睛深凹进去，活像一只白日里悬浮在空气中的骷髅。

“你怎么这副表情？”那骷髅尖声笑道：“做了什么亏心事吧？”

那女人移动了一个角度，太阳的光芒如剑一般刺入舒朗的左眼。

“没事吧你？”她说。

没等舒朗回过神来，那个穿着白色毛领大衣的女人已经不见了。从衣服的式样上判定，应该是邹虹。

邹虹那件衣服是用狐狸皮做的。

教研室里几个年轻女教师成天扎堆聊穿的，看见谁穿了件好看别致的衣服她们眼睛就泛绿。

她们在议论邹虹的时候谈到狐狸，舒朗想起那天在雪地里与她偶遇时的情形，感到头皮一阵发麻。邹虹似乎命中注定一生要与舒朗唱对手戏，这种命中注定的东西是躲不掉的。

## 一个人过年

从庄雨和家出来，舒朗直接打车去了超市，备足一周要吃的食物，回到家中，拔断电话线，锁上防盗门，从顶层窗口往下看，楼下的水泥马路被即将落下去的太阳照得

像金属一般闪亮，楼下是寂静的水泥小马路和弯曲的没有一片叶子的秃树，院子里无人走动，秃树在风中纹丝不动，这个世界像是死掉了。

舒朗把从外面买回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塞进冰箱，把冰箱里的一些不知何年何月放进去的丢出来。她发现冰箱里尽是些几个月前米克买的东西，她把它们清理出来一股脑地扔进垃圾桶里。

舒朗从没有一个人过过年，她为自己准备了酒、香烟还有一些下酒菜。有时候她想管它呢过年就是要忘记工作远离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只要她一上班，往办公桌前那么一坐，那些问题女人就会蜂拥而至，她们每个人都是有备而来的，她们是来倒苦水的。舒朗主持那个栏目有点骑虎难下的味道，杂志社领导对她寄予很高的期望，说穿了那本杂志就靠她那个栏目撑着的，她必须越做越好，不能让上司、同事、读者各类人等失望。

大年三十晚上，舒朗给自己做了一桌菜，珍珠丸子、酱爆鸡丁、炒鸡蛋、虾仁肉丝烂糊，又做了一个火腿冬瓜汤，这些菜都是照着菜谱上做的，颜色搭配得极为理想就是不知道味儿怎么样。摆好了饭菜和酒，舒朗把能打开的电器都打开了，电视、音响，还有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它们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歌，呜里哇啦，舒朗把音量开得很大，疯了似的转动旋钮，那些声音被舒朗攥在手心忽儿放出去忽儿收回来，一些无影无形的看不见的声音小颗粒在空气中扭来扭去，翻滚跳跃，想摸也摸不到，想抓也抓不着。

舒朗在刺耳的噪音里狂喊乱叫，舞得像条蛇。

一个人过年也不错。

她一边喝酒一边对自己说。

想到此刻米克正与一个什么人的老婆在一起，舒朗有点无法想象。像他那么个单调乏味的男人，在哪儿都一样，像一段枯木一样地枯坐着，两眼无神地盯着电视机屏幕，整晚上就过去了，整月整年就过去了，整整一生就过去了。

电视里表演着南腔北调无聊的小品，有个瘦男人正在台上挤眉弄眼，台下一片哄笑叫好的声音。舒朗手拿遥控器胡乱地换着台，电视机里不断传出各种类型贫嘴的声音，舒朗干脆一按开关叫他们彻底闭嘴。自从官方禁放鞭炮以来，大年三十夜就变得死一般沉寂。

舒朗推开窗户，外面看不到一个人影，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她想，不知道庄雨和现在干什么呢？

除了看电视他还能干什么？她又想。

桌上的菜几乎一筷子没动，舒朗只喝了一点酒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一闭上眼睛就有无数张嘴在她眼前晃动，诉说自己婚姻的不幸，采访机在无声无息地转动着，舒朗想睁开眼可不知怎地无论如何也睁不开，那些嘴各说各个伶牙俐齿，她们按照自己的轨道朝前发展，听起来似乎都很在理，各有各的伤心理由，舒朗所能做的只有倾听。在倾听别人的同时自己的婚姻正在产生裂缝，这种裂缝是潜移默化的，在短时间内觉察不出来的。

乱梦交错，这一觉睡得很不安稳。一觉醒来已是大年初一中午了。睡了这样长长的一觉，身体并不觉得轻松，

倒好像走了很远的路，胳膊腿动一动都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她竭力回忆着梦中的情景，想起来却好像到什么地方工作了一整夜回来，与人没完没了地谈话，倾听，又累又乏。

## 第三章

### 某小区某楼某单元某号

舒朗手里拿着那张纸条慢吞吞地走在街上，街上的人很多，有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一块儿到什么地方去玩的，也有手拉手的年轻男女。年轻男女大都脸上带有很甜蜜的表情，舒朗似乎很久没有和谁一起上街闲逛的记忆了，米克是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的男人，等车就是等车，去商店买东西就是买东西，绝不节外生枝，过分沉溺于过程而忘了目的。

米克失踪前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他照常在家里进进出出，正常得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想离开这个家。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做爱了，舒朗甚至无法回忆起最后一次跟米克做那件事是什么时候。天

阴沉沉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雪的味道。舒朗按照修楠所给的地址去寻找米克，她对修楠的话半信半疑，边走边看他留下的字迹，某小区某楼某单元某号，字迹写得像火苗一样，倾斜而轻飘，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门牌号码。

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楼群，这座城市新近崛起了无数像这样高楼林立的小区，站在小区中仰头朝四周看，会有一种强烈的眩晕感。

在街上转悠了很久，舒朗并没有找见纸条上所说的那片小区，她向周围的人打听，周围的人都像是患了痴呆症一般面无表情地摇晃着脑袋。

天空越发阴沉，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仿佛处处隐藏着秘密。舒朗莫名其妙地转了一圈回来，抓起电话就打给那个叫修楠的男人。

“你怎么回事，告诉我一个什么鬼地方？”

“因为你确信它不存在，所以你根本没用心去找。”修楠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对舒朗说，“不过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没等他说完舒朗就挂了电话，懒得跟他啰嗦。舒朗坐在窗边看零星的雪花慢慢地从一个遥远的不可知的地方飘浮而来，这儿的雪不知道是不是那儿的雪，舒朗想起她以前工作过的那所学校因为在郊区，所以雪下得总是得比别的地方要大些，旷野里一片银白。

杂志社的女编辑潘雪晴打来电话，问舒朗下一期的稿子准备得怎么样了。舒朗在电话里没精打采地说恐怕赶不

出来了，这几天过年心里乱糟糟的。米克好吗？她忽然问。舒朗迟疑了一下，说，他还那样儿。

舒朗没告诉杂志社任何一个人有关她丈夫米克失踪的事，她不想把自己弄成一个新闻人物，她做的栏目本来就够出名的了，她不想把自己本人的事也卷进去。夜晚她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发愣，一遍遍地整理那些白天发生的故事，录音机像魔盒一样放出那些幽怨的声音，带着轻微的咝咝声，听上去就像是有人在哭。舒朗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着那篇文章，忍不住想哭。舒朗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厌倦了这份工作，而这是她以前最向往的工作。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她经常想象自己的将来，一份体面的、举足轻重的工作，受人尊敬又有意思，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生活丰富多彩，可当这一切成为现实，舒朗感到自己又陷入了循环游戏，一期杂志还没出来就又开始策划下一期了，永远有做不完的选题，忙来忙去也不知为了什么，总在关心别人的婚姻问题，连自己的婚姻都没时间去考虑，情绪总是被那些有一肚子苦水的来访者牵着走，日日夜夜泡在这种不祥的情绪里，为别人的焦虑而焦虑。

舒朗打字的速度明显放慢，空气中回荡着一个沙哑女声断断续续讲述的声音，舒朗厌倦了这种循环游戏，她真想逃离这一切，到一个没人知道她的地方去。

## 关键来了

关键在下雪的夜晚突然来访，使舒朗略感意外。春节这几天舒朗不想见人，她跟所有的朋友都说她要外出，其实她躲在家里哪儿也没去，只有一次按照修楠提供的线索出去转了一圈，结果连个鬼影都没找到，梦游似的在街上晃荡，自从米克失踪以来，怪事接连不断，包括很久不见的关键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你怎么知道我丈夫不在家？”

“他失踪了。”

关键牙根底下的咬筋使劲咬着，从脸的侧面可以看见一条扭动的小蛇。

他们站在门厅里说话，防盗门外的一盏路灯射进来几缕光线，把关键棱角分明的脸孔照射得更加冷峻。

“你怎么知道米克失踪的事？”舒朗一脸惊讶地问关键，“这件事我没告诉过任何人。”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皮底下。”

关键耸人听闻地说。

“你来之前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

客厅里的电视正在播送晚间新闻，舒朗和关键一人坐一具沙发，中间隔着一张扁方形的黑色茶几，他们僵坐在那儿，听着播音员毫无表情的声音。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漫无目的地等待着什么。修楠的电话就在这时响起来，响了几声都没人起身去接，仿佛这电话铃声超越时空在他们头顶的另一层空间响起，与他俩毫无关系。

“你为什么 not 接电话？”

“我知道是谁打来的。”

“知道是谁打来的就应该去接。”

“他这人——”

“喂！”

关键起身替舒朗去接电话，关键听到对方是个声音迟疑的男人。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找舒朗。”

“她不愿意接你的电话，你以后别再打来了。”

“我只跟她说一句话，或者你转告她也可以，她丈夫和我老婆又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舒朗一把抢过电话焦急地问：

“什么？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听筒里传来不近情理的“嘟嘟”声，对方已经把电话给挂断了。

关键又回到刚才那张沙发上，两眼发直地盯着电视屏幕但显然没在看而是在想别的什么事情。舒朗再一次注意到他脸的侧面那条如小蛇般蠕动的面部肌肉，感到他在咬牙，这个年轻男人总是在暗中自己跟自己较劲，舒朗猜不透他的心思。

舒朗说“我还没吃饭呢，我要到厨房给自己下碗面吃”，关键就说，那我也来一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他俩就是这样，半夜用电炉煮面条，那咕嘟咕嘟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

时候被放大了许多倍。窗外在下雪，窗户上沾满了水气。过去的情景仿佛又回来了，一切都是那么似曾相识。

## 神秘园

神秘园是学校后面一片荒树林子，每到傍晚的时候林子里便浮起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淡蓝色烟雾，就像早晨的雾气那样黏稠，凝滞，像液体一般具有韧度和弹性。关键说他以前常到树林里来写生，一个人的时候这里面很安静。

“神秘园”是舒朗给这儿起的名字，舒朗很会起名字，她后来杂志办栏目，也正是发挥了她的这一特长，她每写一个故事，都能给它起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这是她成功的秘诀，名字有了就成功了一半。

神秘园这地方是她和关键第一次做爱的地方，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那天晚上十点多关键忽然来敲门来找舒朗，说他心里不好受想让她陪他一起到校外走走。舒朗当时很犹豫，因为邹虹已明显感觉到他俩的关系，她表面上装作无所谓，其实骨子里恨得要死，经常装神弄鬼干些神神叨叨的事。那阵子学校给教师调房子，又正好把她俩调到同一间宿舍里去，这下邹虹更像看贼似的盯着他俩，每当有敲门声响起，邹虹都像弹簧似的从床上弹起，瞪着两只眼睛大喊：

“谁呀？是谁？”

随后响起关键那闷声闷气的声音：

“舒朗在吗？”

邹虹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瘪下去。舒朗出门的时候听到身后有摔锅打碗的声音，她用力把门一关，把那些噪音关在里面。

校园里像往常一样冷清，没有月亮的晚上，孤零零的几盏路灯显得格外冷清，其中挂在门口那一盏桃形灯又大又冷，白光如剑一般斩断浓稠的夜，人影变得不可思议的大。他们踩着栏杆的影子往前走，那一道一道的黑色影子好像铁轨的枕木一般横在眼前，再往远走，那些影子变得斜长，好像太阳的光线一条一条伸向远方。

他们走得很慢，几乎不说话，关键一向少言寡语，是那种沉默型的挺招女人喜欢的大男孩。舒朗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戴一顶浅灰色的棒球帽，帽檐在他的脸上投下一块不大不小的阴影，这块阴影始终跟着他，直到事情结束。很多年以后，舒朗走在街上每次看到戴那种类型帽子的小伙子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关键，关键在这座城市里无处不在，但舒朗心里明白，他俩再好就算好成一个人也没法走到一块儿，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也没有相交的可能性。

“怎么不说话？”舒朗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问他。

舒朗能够感觉到他微妙略带腼腆的一笑，然后很快又恢复了沉默的表情。

“我听你说。”他说。

“我有什么可说的，日子过得真没劲，我一心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

“哪儿都一样，”关键说，“什么工作干久了都没劲。”

“那你的意思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干嘛要赖活啊——我觉得像咱们现在这样就挺好。”

舒朗一声冷笑，远处传来凄厉的狗叫。

他们漫无目的地一直朝西走，远处的村庄和山的轮廓隐没在黑暗之中，朝远处看什么也看不见，未来似乎就隐藏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

那片树丛生长着一种独特植物，叶片小而尖，植物的茎上长满细细的刺。关键领着舒朗从树叶的缝隙间穿过去的时候，那些刺挨着个儿排在舒朗的小腿上，舒朗真后悔穿裙子出来。越往里走植物的气息越发浓密，浓密得使人感到窒息。关键始终牵着舒朗的手，尽管这样舒朗还是走得磕磕绊绊就像一个无法看见事物真相的瞎子。

“你怎么啦？老是唉声叹气的？”关键问。

“我的腿被什么东西扎着了，疼得很。”

“让我看看。”

关键俯下身来察看她的小腿，他的手顺着她的脚踝一点点地往上走，舒朗的腿像过电一样感觉奇异极了。

就在那个夜里，所有的人都在酣睡，神秘园里却发生了一桩不同寻常的事。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从云层后面露出脸来，好像特地赶来偷看什么。关键抚摸她的小腿的手仍在一寸寸地上移，舒朗想要阻止他却又觉得浑身上下绵软无力。他终于撩起她的裙子把手放了进去。舒朗好像吸足一口气那样“哟——”了一声，随后她的头用力朝后仰去……

他听到她伏在他肩头轻轻哭泣的声音，仔细一听不是

哭泣而是近乎于哭泣的呻吟。他并没有进入她，他不明白她为何呻吟为何哭泣，在那激动的一刹那趁着月光他看到自己裤子的拉链正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自动朝下滑。这一奇妙的景象使关键和舒朗两个人都僵在那儿不动，等待一个轰轰烈烈的高潮的到来。

他们面对面站在那儿有节律地动作着，月亮移动的速度很慢，不一会儿，就又躲到云层后面去了。黑暗中只剩下他俩，四周的杂草树木散发出浓稠的气息，把他们包围其中，他们吸吮着对方的皮肤、嘴唇和乳头，吸吮着对方最敏感最要命的部位，把对方弄得嗷嗷惨叫。那兽性的嚎叫，在夜空中传得很远，舒朗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她感到自己快要死掉了。

## 一朵一朵棉软的白纸记录了什么

经历了那样一个夜晚，舒朗感觉自己仿佛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她转动一下胳膊和腿，它们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似的有点不听使唤。舒朗在做完那件事之后立刻就感到后悔了，但后悔归后悔，她还是无法拒绝第二次、第三次，那天晚上他们一共干了五次，在干最后一次的时候，舒朗的脸正好对着东方，她看见天边的星星已隐没在泛出些许白色来的天幕之中，云彩的形状依稀可见。

他们狼狈不堪地各自整理衣服准备返回学校。

地上丢了满地的纸，一朵一朵棉软的白纸记录了整整一夜他们所做的事，这使舒朗感到羞愧，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这样，关键激发了她某种原始欲望，在此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是欲望强烈的女人，她一方面强烈抑制，另一方面又非常渴望，这两股相互抵触的情绪在舒朗内心轮流执政，一会儿是这个占了上风，一会儿又是那个冲在最前面。她性格中天生有自相矛盾的一面，时常自己把自己否定得一无是处。

从神秘园回到学校的路上，舒朗感到头重脚轻，她处于一种无法返回的恐惧之中，一路上都在想，怎么跟邹虹交待这一夜到什么地方去了。邹虹知道她在北京没亲戚，她每天晚上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过了十二点她也得回来睡，这一夜的突然去向不明足够那个精明的女人猜一阵的。

舒朗可以想象邹虹见到她时那副表情，似笑非笑，眼睛里流动着秋波，好像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似的，她说：

“噢？你还知道回来？”

她又说：

“关键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类似的话一句接一句从她嘴里冒出来，炒冷饭似的又冷又硬，舒朗觉得脸上在发烧，而身上却冷得要命。她抖得厉害脚底拌蒜两腿迈不动步，这时候，她看到天已经完全亮了，有早起学生的瘦小身影已经出现在通往学校大门的那条柏油马路上，他们跑步的动作看上去都有些懒洋洋的，好像迫于某种压力才大早晨起来跑步。舒朗看不清他

们的面孔，只觉得他们一个个像被机械操纵的纸片人一般，在暗灰色的幕布上缓慢移动。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舒朗和关键同时一激灵，客厅里的光线很暗，电视里正上演着一出热热闹闹的都市言情剧，女主角侃侃而谈演讲出一大套爱情大道理，客厅里到处充斥着她的声音，说来说去全是她有理。

“你该回去了吧？”舒朗提醒他说，“再晚就没车了。”

他看也不看她一眼，身体探向前面盯着电视看。舒朗明明知道他从不爱看此类电视剧，今天却好像看得很入迷，看一大群男男女女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做着莫名其妙的事。

电话铃在狭长的走廊里响了很长时间，然后忽然停下来，再无动静。关键从沙发上站起身，转动着已经僵直了的脖子，对舒朗说：“我走了。”舒朗坐在沙发上没动，电视屏幕的光线一闪一闪地映在她脸上，使她的面孔赤橙黄绿不断变幻着颜色。舒朗看上去好像睡着了，待她再一睁眼，客厅里空空荡荡，好像谁都不曾来过的样子。

## 幻觉之夜

修楠从不同的地方打来电话，说着神神叨叨的话，他说话轻而飘忽，经常提供一些与米克有关的新线索。

舒朗和米克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他们的关系还算正常，极少争吵，却也没什么话说，

有时两个在家中狭窄的过道上碰见，总是侧身而过，好像两个在街上遇到的陌路人。但舒朗坚持认为他们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她对同事潘雪晴说：

“我和米克还算凑合。”

“不会吧？”

舒朗淡淡一笑，对她最好的女朋友说道：“你爱信不信。”

春节刚过，杂志社里人不多，有的人去外地还没回来，还有一些人大概是节还没过够，便做了隐形人，不声不响连声招呼都不打，连主编都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

潘雪晴是个不动声色的女人，她总是准时准点地上班，按部就班地工作，事事料理得很清楚。她是一个丝袜、套装穿得一丝不苟的女人，男同事背地里给她起外号叫“米黄”。潘雪晴从没结过婚，她单身一人，也从没见过她有男朋友，她就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除了工作以外她很少谈自己的事，她待人热情大方且恰到好处，是舒朗最要好的朋友，她们之间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事舒朗从没问过潘雪晴，那就是像她这样一个贞女式的人物怎么得了“米黄”这么个外号。

有天下午办公室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舒朗就和坐在对面那张办公桌的潘雪晴聊起修楠这个神秘人物来。

她说他第一次约我在电影院门口见面时，我并没有觉得这人有什么不对劲儿，他在电话里说他老婆现在跟米克住在一块儿，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告诉过我一个地址我还真去找过一回，我想我是进入了什么人故意

设计的圈套，后面将发生什么事情我无法想象，我感觉米克正在一个什么地方跟我玩捉迷藏，他故意让我找不到他，却又能够感觉得到他的存在。

潘雪晴说，你不要把事情想复杂了，丈夫出去逛几天，说不定哪天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也别太在意。晚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玩。

舒朗说，去玩？我现在哪儿还有那个心思？

你在家干等着他也不会回来的，说不定你出去转转突然之间他就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呢。

不到下班时间，两人就收拾东西锁上办公室的门离开杂志社。下午的阳光柔和地照在两个女人脸上，使她们的脸看上去有点儿偏黄，像镀了一层薄金那样泛着光亮。

她们来到一个叫做幻觉广场的地方，几百张小桌上点着星星点点的蜡烛，人影像纸片儿一样没有立体感。因为场景的大，人变得不那么具体，远处的人变得很小，好像不同于平时的人体比例，一个一个变得很抽象。四周是高大的环形建筑，不知有几层，透明电梯在神秘的光线之中若有若无地升升降降，把一些面孔模糊的人带上去又带下来。

广场四周有几棵高大的、难辨真假的椰子树，椰子树底下站着一动不动的、同样也是难辨真假的人。

舒朗总觉得她被带到了一个布景的世界，而自己也很快变成这巨大布景中的一个道具，她们在等待着真实的戏剧上场，虽然那出戏并不一定真的存在，但这种等待却是真实的。

“我们在等谁呀？”

舒朗不安地眼睛转来转去地问。

潘雪晴说：

“谁都不等就不能坐这儿喝酒啦？”

舒朗说：

“你今天变得很怪。”

潘雪晴说：

“你看惯了我平时上班的样子，所以才觉得我正常的样子很怪。”

她颇为老练地晃了晃手中细长形的酒杯，一扬脖就把它喝下去了。舒朗却拘谨地小口小口地抿着，但却品不出那酒的滋味，舌头上的味觉一律失灵，她麻木地坐在那儿，睁眼看着这奇奇怪怪的世界。

有一个男人，远远地坐在一张桌上独自喝酒。不知怎么，舒朗觉得那人看上去好像有点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舒朗不时地用眼睛斜瞟着那人，记忆被截成一段一段的，有很多东西变得不那么连贯了。过了一会儿，舒朗想起此人可能在一个多月前来过他们杂志社，舒朗主持的那个“有毒的婚姻”栏目，来的人很多，有的人来一下又什么都不肯说了。而且来找舒朗的大部分是女人，男人很少，但舒朗认出那个男人可能是跟她谈过些什么的。

过了一会儿，那张桌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他们面对面坐着，似乎还在等什么。他俩很少交谈，虽然相隔较远，但舒朗还是看出他们之间的气氛搞得很僵。这时候另一个女人由远及近，她的影子越变越大，她来到他们两个中间，

他们三个恰好坐成一个三角形，看上去似乎在进行一场谈判。

潘雪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问舒朗：

“舒朗，看什么呢你？”

“那边那个人看起来挺眼熟的。”

潘雪晴半开玩笑似的说：

“不会是你丈夫米克吧？”

“要是他就好了。”

“丈夫在外面有了女朋友这很正常，想开点儿，谁离了谁都能活。”

## 第四章

### 一只手从梦境中伸进体内

潘雪晴把舒朗带回家是因为她喝得有点多了，放她一个人回家潘雪晴觉得不放心。那天晚上潘雪晴自己也喝了不少酒，但她觉得头脑还清楚。她记得自己如何清醒地指挥司机如何绕行，如何从胡同里插过去抄近路，如何付的钱，如何让出租司机撕张票，这些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还记得那个出租司机磨磨蹭蹭在发票上写了半天，弄得两个女人跺着脚站在车外等他。那天风很大，舒朗的头发被吹得高高竖了起来，她人单薄得仿佛随时能被风吹走似的。

舒朗迷迷糊糊被人拉着走，她似在梦中但周围的景物又看得很清楚。车窗外的树木飞快地向后掠去，远处楼宇的距离被拉近很快又被甩在了后头。车内的收音机正在播

送国际新闻，南斯拉夫如何、科索沃问题如何如何、中东和平进程等词汇断断续续进入舒朗的耳朵，一个在深夜收听国际新闻的出租司机，不知什么地方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对劲。那个清亮无情的女声充斥车内，到处都是她的声音，车前面收音机的那个区域，亮着一小片扇形的亮光，那蓝绿色的亮光使舒朗感到一股莫名的忧伤，她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仿佛从另一个地方传来，她疑心自己是不是醉了。

“哎，咱们现在去什么地方？”

舒朗问潘雪晴。

潘雪晴说：

“你别管了，闭上眼睛。”

“我得回家，我没给家里打电话——”

“把嘴巴也闭上。”

舒朗闭上眼感到天旋地转，胸口涌起一阵强烈的想要呕吐的感觉，她搞不清自己究竟喝了多少酒，她很少喝到这种程度，说出话来嗡嗡的有金属的回声。舒朗只记得那天晚上她话特别多，语速也比平时快，她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不仅话多而且还想唱歌，她忽然开口唱了一首她从来没唱过的歌：

也许把黑说成白

恨也说成爱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反反复复她只会唱这两句，潘雪晴不安地问道：

“舒朗，你没事吧？”

舒朗忽然大声叫着：

“停车——”

她以最快速度冲下车，弯腰弓背开始呕吐起来，好像有一根线从肚脐眼儿中间往上提，把她的五脏六腑都提得错了位，原来在下面的跑到上面来了，所有的东西都一齐涌到喉头，把喉头涨得比头还要大，很多东西如玻璃碴子一般用力划着嗓子，火星子都快冒出来了。

四周是黑黢黢的夜，路灯泛着白光，一朵一朵地把夜色映衬得清冷极了。

舒朗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昏沉沉地睡着，梦境如大片大片铅灰色的云朵布满她的头顶，在睡梦中她感觉到紧挨着她头顶的那堵墙忽然不见了，是飞出去的还是塌下去的，舒朗毫无印象。舒朗平躺在那儿，有凉嗖嗖的风贴着头皮飞过去，头发像树叶那样唰啦啦地响着，带起一股向上升腾的浮力。外面暗淡的天空与室内幽暗的光线混然一体，云彩从那个断裂的缺口涌进来又飞出去。

舒朗看见自己赤身裸体地平躺在半空中，乳头鲜红地向上竖起，像两颗耀眼的形状诱人的某种玻璃水果——有水果的质感但又如玻璃制品般坚硬，舒朗从没见过这么鲜红的乳头，又看到自己的乳房也如被充了气一般地比平常胀大几倍，乳房表面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可以看得见乳房表面清晰的纹路以及皮肤下面隐隐约约的血管。有一只手伴随着巨大的阴影从梦境深处向其中一只鲜红的乳头伸去，但是那只手几次都没有到达那只乳房，好像录像带的一次次重放，最后它终于抵达，一股巨大的、无以名状的快感从那个地方出发，电流般地波及全身。有许多条游动

的弯曲的小细线在体内快速奔跑，如许多条看不见的灵巧迷人的蛇。他的另一只手分开她的双腿并在她两腿之间不住地抚摩，使她体内的泉水涌动不止。舒朗始终无法看清那人的脸，他的脸似乎被一朵蘑菇云挡在了后面，从脖子底下依稀可见。舒朗想问他句什么可每回张开嘴都发不出声音。最后她被自己的呻吟声弄醒了，屋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米克，是你吗？”

她从床上坐起来，轻声问道。

似乎有人屏住呼吸不敢动，但舒朗感觉得到他的存在。

“昨天夜里米克来找过我。”

舒朗一边往面包上涂着腥红的果酱，一边对正在厨房煮袋装牛奶的潘雪晴说，“这是真的，昨天夜里——”

“这不可能，”潘雪晴一边用剪刀在装牛奶的塑料袋上剪个小口一边打断舒朗：“昨天晚上你喝醉了，一回来就睡了。”

奶锅里的奶咕嘟咕嘟冒出泡来，潘雪晴拧灭火，盛了碗奶给舒朗，也给自己盛了一碗。潘雪晴自己住着一小套单元房，两间房外加一个吃饭的小厅，收拾得利利落落，到处放置着一些可人精致的小摆设。潘雪晴是个精致生活的女人，她对工作采取的是温吞水的态度，而把全部热情都扑在生活本身。

舒朗把分分秒秒都花在工作上，她不停地采访、找人谈话、写文章，如果有一天她什么事都没干，只做了一些家务或买买东西，她心里会觉得内疚，她必须把自己的时

间排得满满的，忙得头晕脑胀才行。她和丈夫米克都是珍惜时间的人，两人总是各忙各的。

有时他们一个刚进家门，另一个就要走了，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会侧过身来给她让道，而不是顺势碰撞她一下。舒朗在吃早饭的时候对潘雪晴谈起这些细节，潘雪晴一笑，笑的样子很古怪。

“是嘛？”她说，“我不信。”

潘雪晴笑的时候嘴角有一个明显的小酒窝，舒朗以前从没注意到这个酒窝。她想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也许被忽略了，但究竟忽略了什么她也想不清楚。

## 预约幸福

主编老贾坐在他那张硕大的老板椅上，椅背高过他的头顶，眼镜滑至他的鼻尖，他经常从眼镜上面看人，白眼球多于黑眼球，舒朗进门的时候主编老贾就是用这种眼光盯着她看，看得她心里直发毛。

“那个栏目的稿子你得尽快把它赶出来。”

他没头没脑不带任何铺垫地说。

舒朗知道他是指“预约幸福”那个栏目，而不是指“有毒的婚姻”。自从丈夫米克离家出走，舒朗再也无心经营那个“幸福”栏目，那类稿子似乎再也写不下去了。单位里没人知道米克的事，他们都是通过读她写的那个栏目理解她的家庭的，舒朗一直是以“模范婚姻”的面目出现在读

者面前，这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文中的舒朗和米克一出场，不是旅行就是刷新房子，总之都是些有趣的、眉飞色舞的事，这和另一个栏目里的文字形成鲜明对比，很能刺激读者的胃口。

主编老贾提醒舒朗她已经接连两期没上“预约幸福”栏目了。

舒朗愣愣地望着他，看到他桌上摆满读者来信。

也许把黑说成白

恨也说是爱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不知从哪儿冒出这几首歌来，大概是隔壁临时帮忙的那个孩子。舒朗想起昨天夜里喝醉酒在出租车上她也唱过没头没尾的这支歌，她想去问问这歌的名字叫什么。舒朗懵懵懂懂从主编办公室里出来，迎面就与那爱唱歌的孩子撞了个满怀。

舒朗说：“你刚才哼的那歌叫什么名？”

“哪个呀——”他说，“我唱过的歌多啦！”

“就是刚才我在主编屋里的时候你唱的。”

“噢，我想起来了，那是《谣言》。”

“谢谢。你是新来的吧，你叫什么名字。”

新来的说：“噢，我叫肖凌。”

“肖 Ling？哪个 Ling 是零点的零？”

“壮志凌云的凌。”

那孩子底气十足地说。

回到办公桌前舒朗静下心来想写一点东西，可肖凌又

凑过来跟她聊天，舒朗发现那孩子真能聊，他说他没考上大学现在在外面一边打工一边上电大，他的兴趣爱好可多了，收藏古钱币是一项，书法是一项，写诗是一项，这么多爱好忙得他晕头转向。

《谣言》。舒朗想起那首歌的名字，不由地笑了一下，就动手写文章了。

“那个岛子在离陆地较远的地方，我和米克在去之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带了足够的吃的东西，毯子，还有水——”

《玻璃之城》杂志复印件：《预约幸福栏目》

（199×年×月号）

## 在那遥远的地方

作者：舒朗

那个岛子在离陆地很远的地方，我和米克在去之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带了足够的吃的东西，毯子，还有水。出门之前米克一直嫌我啰嗦，他总是皱着眉头用那种眼神儿看我，说：

“干嘛干嘛，又不是搬家。”

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都是轻装上阵，光光溜溜好像一个无家室牵累的男人，而我就不行了，每回都是大包小包，

吃的东西大一包：饼干、苹果、袋装酸奶、几瓶白水，衣服包里塞满两个人的袜子、内衣裤，还有防寒外套和毛衣，这些都是我出门必带的东西。其实我背那么多东西都是米克消耗掉的，他这家伙特能喝水，而又容易出汗，不多带一些怎么行？

在火车站我生怕和他走散，一路拉着他的衣角。他走几步就回过头来推我一下，叫道：“不要这样拉，衣服都叫你拉坏了。”

我说：“要是走丢了可不得了，我是不认路的。”

他又回头看我一眼，然后一笑。因为我们还没离开北京，我就怕成那样，走远了还不知啥样呢。呆在家里的時候，我一天到晚嚷嚷着说要出门。丈夫问我想要去哪儿，我想也不想就说，当然是越远越好啦。

米克的一个朋友是个长着大胡子的探险家，他背着一只硕大的伞兵包走南闯北，到处流浪。有时候我们听到半夜三更有人敲门，米克就说：“天哪，又来了。”我们知道一定是他——那个姓宋的大胡子。

丈夫一边埋怨一边光着脚冲下地去给他开门，两人见面高兴得互相擂着肩膀，巴掌拍得啪啪响，然后两人坐在门厅的饭桌旁侃大山，水都不喝，就那么干说。烟抽得很凶，不一会儿就搞得烟雾弥漫的。

“舒朗，起来搞点儿东西给我们吃。”

我假装睡死了没听见，直等着他到被窝里揪耳朵。

我的耳朵果然被人提到半空中，有张嘴贴着我的耳朵大吼：“舒朗——”

“这么叫都听不见，她倒真能睡。”

我已经围上围裙到厨房去煮东西给他们吃了，听到米克还在说我坏话，就手往面条里多撒上一把盐，咸死他们。

大胡子宋每回上我们家来都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旅游景点，这次我们要去的这个无名岛就是那天晚上吃完一大碗咸面条之后他向我们透露的。说是“透露”是因为他不愿意太多人知道这件事，如果很多人一窝蜂地到一个地方去旅行那就失去意义了。

我们上路了。

火车启动那一瞬间，米克和我相视笑了一下。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开着，把我们带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编辑 小青

[复印件结束]

## 头发乱了

舒朗走在街上看见他们的杂志卖得满街都是，《玻璃之城》和别的杂志一起被书报摊的摊主用夹子夹起来，一排排地挂着，如一面面花花绿绿的旗帜。下午在办公室舒朗接到不少读者打来的电话，询问这一期杂志里的文章《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写到的那个神秘小岛到底是什么地方，怎样买车票才能到达那个地方，等等，问题都问得很具体，让舒朗没法回答，多亏有潘雪晴出面替她挡了一些电话，

不然舒朗还真不知这事如何收场。

舒朗用手按着太阳穴伏在桌上喝水，她已经精疲力尽了。一下午接了一百多个电话，到后来一听电话铃响她浑身就哆嗦。临下班前庄雨和呼了她一下，问她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舒朗略带哭腔地对他说“当然有时间”。放下电话舒朗就丢下桌上的一切从抽屉里取了个小化妆盒到卫生间去补一点妆。

过道很窄，过道两边的门都敞开着。

电话铃嗡嗡响着，所有的电脑都开着。

舒朗走到过道的尽头，卫生间的门上贴着一个扎小辫的人头。卫生间正面墙上贴着镜子，里面弥漫着让人不舒服的清洁水的香味。舒朗一闻这种味道就想吐。但她还是强忍住不舒服的感觉站到镜前观察自己的脸。由于背景过于幽暗整张脸的轮廓凸现出来，下巴尖尖的，颧骨较高，发梢如羽毛一般轻拂肩头。舒朗用中指在额头前面轻轻勾两下，让额前的刘海儿更加蓬松，一面抿着嘴唇。嘴唇的颜色偏淡，舒朗从兜里掏出一支口红将里面的膏体旋出，这个慢慢滑出的细长的物体不知怎么竟使她联想起男性生殖器。

一支通红的袖珍阴茎。

她一边对着镜子涂着口红一边暗中笑自己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跟米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那方面实际上是很少的，最多一周一次而已，有的时候连一周一次都不能保证，不是她忙就是他忙，而且米克似乎很少主动提出来，做爱倒像是女人单方面的事，他不过是一个配角，应付一下了

事。他这种态度让舒朗感到很不舒服，如果不去招他惹他恐怕一个月也不会有什么动静。舒朗想如果次次都要自己投怀送抱给他那我成什么人了，舒朗不知道米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像一个没有思想的躯壳，在家里晃来晃去，你却抓不到他。

有时舒朗半夜醒来，看到米克的影子在另一个房间里晃动，而他的身体却无声无息地静躺在一边，床那边是明显凹下去的，显示人体的分量而不是空空的一个被囊。

她感到害怕极了，她闭上眼睛紧裹住棉被。

她想米克是不是趁她熟睡之际去翻她的东西，而书包里正好有一封庄雨和写给她的信。

她和庄雨和虽然同在一座城市，但他们经常通信。庄雨和把信寄到她的杂志社，而舒朗也把信寄到庄雨和他们单位。信件是他们相通的一条秘密通道，这是电话和呼机所无法取代的。

舒朗第二天醒来，发现包里那封信不翼而飞，她不知道她到底放没放进去还是真的有人将它拿走作为证据。那件事使她心惊肉跳好几天，丈夫对此闭口不提，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们怕米克抓住什么把柄对他俩今后不利，庄雨和身居要职，私生活方面是不能出错的。舒朗跟他好、他能接受舒朗，完全是因为他们彼此有默契，绝不可将此事让第三个人知道。几年来，他们一直像训练有素的机要人员那样严守机密，有时舒朗也怀疑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神经兮兮到底图什么？越想越没劲越想越

心烦，可无论她心情怎么不好，庄雨和一个电话就能让她把什么都忘了。

## 某种暗红的液体

舒朗坐在红灯笼餐馆一个固定的角落里等庄雨和。

红灯笼是一个装修得很特别的川菜馆，里面用竹子隔成的隔间，曲里拐弯，到处挂着长方形的红灯笼，所以走到店子里面人脸就变得红莹莹的。他们常在这里幽会，喜欢这儿的气氛，走在回廊里，就像捉迷藏一样，不知被人带到什么地方。舒朗坐在那儿慢慢喝着一杯茶，看邻座有一对男女正在心平气和地吃饭，慢慢聊着闲天，她有点儿出神地望着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中似乎少了什么。米克不怎么爱说话，老有什么心事似的，问他，又说“没事”。

庄雨和走过来的时候，脸上流动着那些灯笼投下来的影子，那红灯笼的光亮交替在他脸上出现，如流动着的某种暗红色的液体，这一刻舒朗感到震惊，她像是重新发现庄雨和的五官及非凡的气度，她有些惊讶地仰视着他，直到他走到她跟前来。

吃过饭两人开着车茫然地在三环路上转着圈，他们心里像长了草，路边闪烁的霓虹灯就是这草的枝叶，一节节、一寸寸地向上疯长着，不一会儿那夸张的霓虹灯枝蔓就长得如一幢楼房那样高了。街上的车很多，眼前是疯狂闪烁的一片灯海，他们搞不清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要到什么

地方去，某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大概就是从这一刻滋生出来的。

庄雨和一直把车开到舒朗家的楼下，汽车刹车的时候舒朗心里一震，她知道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了。

庄雨和关了车灯，很长的胳膊伸过来搂她，搂得非常用劲，舒朗听见自己的骨头发出轻微的噼啦的响声。舒朗觉得这情景她太熟悉了，他们从来都是这样，关了灯在他车里接吻，相互搂抱着，什么也不想。四周是黑黢黢的麻木的夜，只有他们是活的、有生命的、热烈的、疯狂而忘我的。舒朗看见眼前景物正在一一消退，庄雨和遮挡了一切，取代了一切，至于他们后来如何从汽车上下来又如何锁上车相拥着上楼打开舒朗家的房门然后在黑暗中做爱，舒朗完全记不清了。

“怎么，你来了啊？”

他在事后才看见血，鲜艳的血使他的脸色有点儿变，他有些惊慌地站在床前，看着她。

舒朗半卧在床上，伸开双臂平放在枕头上。

腿交叠着，下身的一块毛巾被上沾满了新鲜的、还没来得及凝固的血。

“是月经第二天，血最多的时候。”

她从容地抬起脸，望着他的眼睛。

庄雨和俯下身摸了一下她的下巴对她说：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该早告诉我。”

“已经晚了，”她冲他很妩媚地一笑，又道，“不过也不算太晚。”

过了一会儿，舒朗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

“哎，庄雨和咱们再来吧？”

“你疯了啊？”

因为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他们的关系从此打上了一丝血腥的印迹。她躺在床上手里噼里啪啦翻着一本杂志。屋里光线柔和，庄雨和觉得这像一个真正的家一样安详。庄雨和见舒朗不理他，就故意伸手抢她手里那本杂志，逗她说：

“让我看看？”

“什么？”

“你那些哄小孩的文字——听说你写得很不错。”庄雨和用那样一种语气问舒朗：“你们——噢，我是说你和米克，你们下回又要到哪儿去旅行啊？”

舒朗听出他话里有刺，就赌气似的对他说：

“天涯海角，你管得着吗？”

他弯下腰来抱她：“好啦好啦——这么不经逗。”

“其实我也觉得挺没劲的，可是我是身不由己，我做不了自己的主。”

“现在谁又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呢，很多人都无法成为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包括我在内，我每天都在想我干嘛不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而要在那些无聊的公事上浪费时间呢，可是没办法，我们个个好像都被社会分配好了角色，不做下去不行啊。”

“那你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

庄雨和说：“很简单，我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拥有你。”

再次进入对方的身体就变得比刚才要熟悉许多，虽然阴道还在流血，而且血流得越来越多，一股股的如同小喷泉一样，腹腔内有一种很深的剧痛，撕裂着扩散到全身，然而这种疼痛却使快乐来得更加深入，痛是切肤的痛，快乐也是切肤的快乐。

## 第五章

### 鬼眼看世界

庄雨和身居要职，私生活不能出问题，这一点他们两个都明白，庄雨和晚九点必须准时离去，九点钟在这座城市应该算一个很早的时间，可庄雨和说已经很晚了。

庄雨和从床上坐起来，舒朗看到一张威严的中年男子的脸的侧面，灯光从他平稳的前额直线条地走下来，走到他高而挺的鼻梁上，再走到他线条细腻的嘴唇及坚硬有力的下巴上。他把手伸到她后面去取那件放在床头柜上的衬衫，那件衬衫蓝得很特别，舒朗从未见过这种颜色的衬衫，是银灰里面掺了一些蓝，有一种很硬朗的金属感。

“这件衣服很适合你。”她说。

“是嘛，”他说，“是她给我买的。”

舒朗当然知道这个“她”指的是谁。

话题一扯邹虹身上来，舒朗就觉得心里的水平线往下降。舒朗想他这么急着回家一定是赶回去见他老婆。他老婆一定把他管得很严，把他培训得自觉得要命，一到点就得回家，晚一分钟都不成。

他穿衬衫，略略扬起脸来系最上面的一颗钮扣。舒朗静静地看着他，眼睛里有一些疑惑，她觉得她越来越认不清楚自己面前这个男人了，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干完了就走？难道我是个妓女？种种恶劣的念头缠绕着舒朗，她感到头疼欲裂。她眼看着他一件一件套上衣服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转眼间他又变成了一个没有缝的男人——像无缝鸡蛋那样圆满——一个经得起检查的男人。

他站在那里，像雕像一样威严，他的脸还很亲切，他说我要走了，说这话的时候他只动了动嘴角，其它五官的位置都没有变。

他的领带和衬衫的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硬灰的蓝配稍微逊色一点的蓝灰，有坚硬的权力感，他穿上衣服和不穿衣服完全两样，他在床上真是很会缠绵的一个男人，可一站起来怎么就完全变成另一副模样了呢？

庄雨和的影子从地上一直蔓延到床上，“你好好休息，”他转过身去，连腔调也变得公事公办起来。在他转过身那一瞬间，舒朗忽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一只机敏灵活的猫那样，从被窝里蹿了出来，朝他挺拔的背影直扑过去。

我不许你走。我想要你留下来。

她听到那只猫声音尖细地在她的房里大喊大叫。

她感觉到她仍淑女般安详地平躺在被窝里，双腿并得

比美人鱼还拢，可另一个她自己怎么变得那么厚颜无耻，竟然赤身裸体缠绕在男人身上像摘也摘不清的棉花般难缠。那个男人采取一种进退两难的姿态接纳了她，他的手紧紧地抱着她的腰摇晃着她，舒朗听见自己的头发像风中的叶子那般发出沙啦啦的声响，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唤起了她遥远的记忆，那是许多年前在神秘园第一次与男人做爱，整整干了一夜，天旋地转。

庄雨和有些为难地抱着她，手心湿湿的冒着冷汗，他想要说我该走了却又觉得在这种时刻这样的话说不出口，手不由自主地往下移，他看到对面镜子里映射出来的景象，那画面实在是很刺激的，但是这时庄雨和的呼吸机滴滴滴地响起，便借机推开去回电话。

庄雨和刚刚接下七位数字，就有一只手伸过来把电话给按下去了。庄雨和抬起头，看见裸体的她。

舒朗说：“别打了，准是她叫你回家。”

“舒朗，我真的得走了。”

他礼貌性地亲了亲她的面颊，然后把手从她的手中抽出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舒朗站在镜子前面，用右手握住自己的左乳，另一只手在身体上慢慢移动。她愣愣地看着自己，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以这种姿势站立在这里，房间里飘动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儿，这是每次他们做爱之后都要留下的味道，舒朗走过去把阳台门打开，站在阳台门口，用手撑着门框，让冷风吹干她身上的汗，她感到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怎么吹也吹不干，就关了窗索性到卫生间去洗澡。

卫生间里水雾迷漫，舒朗拉动防水隔帘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空间里。

水珠子溅在那白塑料帘子上，一颗一颗就像一个小世界似的，每一个小世界里都有她的影子。

舒朗洗澡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她想起曾经有一封庄雨和写给她的信没缘由就给弄丢了。那封信她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找到，舒朗很怕找东西，有好多衣服她一次也没穿过，买回来往某个角落里一塞就再也找不到了，还有钥匙，手链，发卡，耳环，经常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舒朗没敢把弄丢那封信的事跟庄雨和讲，那封信是个证据，要是落到别人手里就糟了。舒朗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最有可能拿走那封信的就是丈夫米克，米克好像总在暗中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少言寡语，却有一双默默注视的、看上去似乎能洞察一切的眼睛。

那封丢失的信可能正是米克离家出走的原因。

他可能知道什么了……

难怪他一天到晚阴沉着脸。

他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我，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是不是还知道一些更详细、更具体的事情？

舒朗越想越害怕，情节逼真起来，在眼前晃动，她想他是不是早就盯上自己了，只是不动声色罢了。那些声称有应酬的晚上，舒朗实际上是在跟庄雨和偷偷约会，她无数次地从外面打来电话，编造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杂志社请作者啦，作者请编辑啦，赞助商请客，广告客户请吃饭，等等，理由五花八门，但每次从外面打电话回家，

米克都极为相信她的话，好像从来也没产生过任何疑问就痛快答应了。

舒朗洗完澡身上裹了条彩条大浴巾坐在大床中央，她把屋里所有的灯都关了，只把音响开着，音响的旋钮上有一粒红宝石一般的红灯，亮亮的，像醒在这死寂的夜里的一只鬼眼。

她感到自己好像坐在一个黑洞的中心，离所有人都很远，眼前什么也看不见。那台米白色的电话就在腿边放着，身上除了裹着那条浴巾外什么也没穿，水汽仍在向四处蒸腾着，刚洗完澡，浑身燥热，她想给庄雨和打个电话，告诉他关于那封信的事，可又担心他老婆在家——邹虹一下子就能听出她的声音来，她们过去曾经很熟。

舒朗在暗中运着气，希望上帝保佑接电话的人是庄雨和。

电话通了，电话铃的长音好像空谷回音，一下一下震荡着舒朗的心。

下面那段对话好像在梦里说的：

“喂，我是舒朗……米克可能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有一封信落在他手里，是你写给我的。”

“你先别着急，我看事情并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还不是为你着想。”

“我知道，我现在说话不方便，我先挂了回头有时间我再给你打。”

舒朗拥被坐在床上等他电话再打过来，她睡意全无，思绪乱纷纷的，偶尔也会想到米克，想到陌生男子修楠提到过的那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女人，这个修楠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介入她的生活？她听到墙上的钟放大的滴答声还有夜空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火车汽笛声，庄雨和就像掉进时间的空洞里，电话再也没有打回来。

## 时间碎片

街上行人如织，街道两边所有的商店餐馆灯火通明，舒朗和庄雨和并肩走在街上，一边说着话。路过一个烟摊的时候庄雨和停下来去买一包烟，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俩。那人藏在烟摊旁的一个报刊亭后面，时不时地从杂志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目光阴险地从某个角落里射过来，舒朗当时丝毫没有察觉。

一整夜舒朗都在做打捞时间碎片的工作，从碎片中发现不少令人心悸的细节，比如说有天晚上庄雨和带舒朗到一个并不对外开放的私人豪华俱乐部去玩，在车里舒朗对庄雨和说，跳舞我可不在行。庄雨和表情复杂地看了她一眼，用那样一种笑容对她，好像在说，哦，你还有不在行的事？那天庄雨和没亲自开车，有司机开车送他们去，他们坐在黑黢黢的汽车后座上说着话，四周是灿亮的街市，只有他们呆的那个角落是黑的，幽秘而隐蔽的。舒朗感觉好似一只船行走在灯河里，满天都是梦境里闪动的那种形

状诡秘的星星，似乎没什么不对劲，汽车停在一扇大铁门门口，他们下车，车子无声地开走。

铁门自动打开，他们走进的时候舒朗看见暗处黑影一闪。

舒朗小声问道：“你说会不会有人暗中监视我们？”

庄雨和耸肩一笑：“我还没那么重要。”

舒朗随庄雨和进入大厅之后才知道那是一场圣诞舞会，到处是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人，显得鬼影重重，放的音乐声音也很怪，那种声音好像是气态的，一股一股地在人头顶上释放开来，从人的皮肤上渗透进去，进入听者的内心。舒朗在紧贴着庄雨和跳舞的时候很想问他一句这是什么音乐，可她在变幻着的灯光里看到庄雨和的脸在黑暗中像蜕皮一样一层一层变幻着颜色，舒朗忽然什么也不想说了。她觉得这地方并不属于她，她只有回到自己的书桌前静静地写东西的时候，心才属于自己，彻底的、没有任何牵挂的宁静，米克在这种状态下就像是不存在一样，他进进出出，自由出入，可她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她好像生活在另外一重时空，虽然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却视而不见，彼此自由穿行，生活轨迹少有交点。

那天跳完舞回来一路上舒朗是怀着些内疚心理的，那时她跟庄雨和的关系还没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每回庄雨和带她出去玩她都有些心虚的感觉，可一回到家想法就变了。那段时间他们住的那幢楼暖气总是烧得不好，一进门一股袭人的寒气扑面而来，就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她进家门的时候发现他竟然不在，已经是夜里十二点

了，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在舒朗的想象中他无处可去，他没有朋友他父母家也不在北京，他除了每天摆弄那台电脑外对别的事情几乎没什么兴趣。

她先睡下，然后她听见他回来，脚步很轻，但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疲惫。她一动不动，假装没有知觉，懒得理他。在简单的洗漱之后她听见他背冲着她躺下，她也是背冲着他的，这一种冷战姿势一旦开了头，就像拉锯战一样永无休止地耗下去了。

## 静 止

下午电话不断，呼机手机乱响，舒朗感到她的脑袋胀得满满的都快炸开了，有人坐在她对面那张椅子上说话说话，他嘴皮子动得很快，他说“有毒的婚姻”他每期都看得很仔细期期不落那些惨事看得他直想哭，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真红了，从一旁经过的潘雪晴看不过去，递过一张雪白绵软带香味儿的纸巾来。谢谢。那人冲漂亮文雅的潘雪晴笑了一下，接过纸巾狠狠地擤了把鼻涕，像是要把心里那些不痛快的糟心事统统擤出去。

擤完鼻涕那人清了清嗓子继续讲述他的故事。能不能给倒杯水。他忽然插了句。舒朗不情愿地站起身，她拿了一个空杯子咕咚咕咚往里倒水，她一直处于走神状态一会儿想起米克一会儿想起那封丢失的信，杯子里的水溢出来一直漫到杯子外边流到桌面又流到地上她才发觉。

舒朗注意到那个面容清秀的男子穿着很讲究，在这样乱糟糟的阴雨天他竟然穿了一身白，而且裤角上连一个泥点都没有，不知道这一路他是如何走过来的。他说话，喝水，哭，他是那么软弱和痴情，说来说去就那么点破事儿，可他说得很投入。舒朗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走神儿。她盯着面前的采访机吱吱咯咯地转，大脑忽然一片空白。时间静止不动，屋子里的人静止不动，耳朵听不到一点声音。潘雪晴被定在那儿，小男人被定在那儿，仿佛有人手里捏着遥控器，把办公室里的一切——一定住，舒朗不知这是怎么了，她觉得胸闷，觉得无法呼吸，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桌椅、电话、电脑、人脸统统向她压过来，她看得快要晕过去，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跌跌撞撞向门外跑去。

办公室里的人不见了。

她只出去了一小会儿，只去了一趟洗手间，刚才满满一屋子人就不见了。采访机吱吱转着，舒朗从里面取出一盘磁带。

## 介于梦境与游戏之间

这天下班回家，舒朗发现米克留下的一些痕迹，他从书架上取走了一盒软盘，还有他的电动刮胡刀，这些东西舒朗不止一次在梦里看见它们被取走，而那些东西真的被拿走的时候，舒朗却感到心里好像从此缺了一块，留下一

个空格，没有什么东西再能把这个空格填充上。

舒朗在房间의角角落落寻找一些蛛丝马迹，他是滴水不漏的男人，他几乎什么也没留下——连根头发都没有，更不要说字条什么的了。舒朗变得没心思没胃口只感到浑身上下都很累，心头好像有道口子裂开来似的，她把身体蜷缩在沙发里，电视开着却没有让它发出声音，一闪闪的莹光如金属的碎屑一般扑在她脸上，使她的脸看上去如一件青铜器一般坚硬铁青。米克在她的生活中若隐若现，舒朗想不通他是在哪一环节上走失的，她与庄雨和的关系一直是严格保密的，除了那封信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落到他手里。

电视屏幕上正走动着一一些高而瘦削的模特男女，一组组最新的时装设计使人想起了中国的红卫兵：军绿色的上装，腰间束着皮带，有的在左臂上还用凌乱的绸子扎着一个红箍。这是一一些身材奇特表情冷漠的外国女人，是一些变种串味了的红卫兵。

就在舒朗望着电视节目昏昏欲睡的时候，门铃忽然响了起来。

舒朗以为是庄雨和突然袭击来看她，心里非常高兴，她慌忙地冲到镜前去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又拔出口红来轻描淡写地抹了抹，然后跑去开门。

防盗门的铁栅栏后面出现一张陌生的人脸，把舒朗吓了一跳。

舒朗想不起他是谁。

“怎么？不认识我啦？”他说，“我是大胡子宋呀——

你文章里提到过的那个旅行家，想起来了吧？”

舒朗心里清楚大胡子宋那个人物根本就是她虚构的，“预约幸福”那一系列文章里只有米克一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模范婚姻”在读者中流传甚广，都以为是真有其事，其实在现实中男主人公已经消失不见了，而上期杂志里的舒朗和米克还在一个遥远的无名小岛上快乐地旅行呢，很多人打电话来询问如何购买火车票去那个无名小岛，有的年轻人想到那儿去度蜜月，还有一些人在电话里言辞闪烁舒朗估计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他们坚信那个远离陆地的小岛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四处流浪的大胡子宋也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认识你，”舒朗说，“你走吧，请离开这儿。”

“这怎么可能？”

冒充大胡子宋的男子忽然之间哑然失笑，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她脸上来。

“这怎么可能？我是你和米克的朋友，我跟你们俩都很熟，你是忽然得了健忘症还是受了什么刺激，怎么？米克出什么事了么？”

“你走吧，”舒朗说，“我真不认识你。”

舒朗关上门之后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碗冷饭来打算做一点炒饭吃，她拿出木砧板来切火腿肠，火腿肠被切成指甲盖大小的小方丁，一粒一粒晶莹通红，她又切了一段葱，打了两个鸡蛋，舒朗最喜欢这种蛋炒饭配色，红是红白是白，绿是绿黄是黄。米克以前最喜欢吃舒朗做的蛋炒饭，这种饭能使他露出少有的笑容。米克与

舒朗在一起的时候空气好像冻住了，他们拚命找话说却越来越无话可说。

圆桌上放着一碗炒饭。

汤是清汤，有几根切得很薄的黄瓜条漂浮在汤的表面，慢悠悠地旋转着，汤的热气一丝丝、一络络地蒸腾上来，像雾一样蒙在舒朗的眼镜上，舒朗摘掉眼镜，开始喝汤。

这一夜舒朗睡得极不踏实，房间里有人进进出出，舒朗努力睁开粘涩的眼皮她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她屋里走来走去，结果她看到米克、大胡子、关键、修楠、庄雨和，这些素不相识、毫无关联的人竟然坐到了一起。

小客厅里烟雾缭绕，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小客厅的摆设全变了，墙上出现了一些舒朗以前从未见过的画。其中有一幅画舒朗印象极深，画的是一个横卧在床上的裸体女郎丰腴的四肢散落在一张软绵绵的床上，深色的床单上勾勒出一朵一朵极规律的大白花，白花下衬着好像女人叉开两腿那样的一组组的叶子。

男人们在抽烟，烟雾使得屋里的光线变得暧昧不明，人形变得扭曲，就像在某些性能不稳定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情形。还有一些面目模糊的人在房间里走动，发出类似于戏剧里透过麦克风发出来的咳嗽声，唉声叹气的声音，女人的裙子被风吹动的声音，碗勺轻微碰撞的声音，辽远的、听不太清的歌声，他们像是在布景下活动着的戏剧人物，轮番上场，各说各的每个人都自有一番道理。他们在玩牌、在争论、在喝酒，他们目中无人好像根本感觉不到舒朗的存在。

舒朗走过去拍了一个陌生人的肩膀，那人回过头来，竟是米克。

“怎么会是你？”舒朗的声音在空气中显得飘忽不定，模模糊糊好像不是来自于自己的体内，“你怎么回来了？”她问。

“其实我每天都回来，只是你看不到我。”

说完他回过头去忙着出牌，他的背影好像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大胡子坐在一边用一副扑克牌自己跟自己玩算命游戏，口中念念有词。舒朗走过去问他怎么不跟他们一块玩，他“唰”地亮出一手牌来，舒朗清楚地看到那副牌都是清一色的黑桃尖。舒朗对棋牌之类并不精通可她知道最起码的常识，一副牌中应该什么都有而不应像这样黑森森的一片。

舒朗感觉到一股寒意从他那手握扑克牌的指甲缝里钻出来。

“我给你算个命吧，”大胡子说，“我一般不爱给人算。”

舒朗瘪起嘴冷冷地一笑，说道：“我一般也不愿意被人算。”

这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笑声，嗡嗡铮铮，连成一片，舒朗被那笑声吵醒，睁开眼，卧室里光线很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舒朗打开灯，梦境里的一切全都消失了，没有画中的裸妇，没有玩牌的男人以及算命的大胡子，小客厅里残留着一丝淡淡的烟味儿和一些未洗的杯盘。

该走的都走了，有一句话却留下来：“其实我每天都回来，只是你看不到我。”

这话嗡嗡地留在这间屋子里，挥之不去。

那个自称是大胡子宋的男子，那天夜里并未离去而是在舒朗家门口坐了一夜，舒朗第二天上班刚一出门一脚踢在一个什么东西上，吓了她一跳，定睛一看才发现脚底下是一个蜷缩着的人。

“哎，这是怎么啦？你病了吗？”

那人仰起脸，舒朗才看清他是谁。

大胡子瞪着通红的两眼看着她，让舒朗感到有些害怕。

“你到底怎么了？”

舒朗想扶他站起来，他却甩了甩胳膊不让他扶。

“别管我。你走你的。”他说。

舒朗进屋给他倒了杯水喝，看他咕咚咕咚喝水的样子真像是渴极了。舒朗只好扶他进屋休息，给他弄了一些吃的东西。舒朗在厨房炸鸡蛋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客厅摆弄她的音响，一会儿调到新闻台一会儿又调到音乐节目，舒朗把做好的早餐端进去的时候那人正在坐在沙发上怡然自得地看报纸，就跟呆在他自个儿家里似的。

三个鸡蛋、一些切好的红肠还有一堆面包装了满满一大盘，“吃吧。”舒朗把盘子往大胡子面前一墩，道：“快吃吧，吃完赶紧走。”

那人不肯吃。“你当你打发叫花子呢——怎么这态度。”

“态度不好你别吃呀！”

舒朗火冒三丈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那人倒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了，那盘子变得像被人舔过一样干净。他用餐巾纸擦擦嘴，撑得咕噜咕噜直打饱嗝。

“说吧——”舒朗直眉瞪眼地冲着那人大声说。

“说什么？”

“说你自己是个骗子。”

“是的，我是个骗子。”

“哦？你倒是个挺诚实的骗子。”

“那是。”

“走吧，我还得上班呢。”

“是呀，人人都挺忙，都挺忙……”

大胡子收拾起他的东西准备走人，临走，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浑身上下地摸起来。舒朗这才注意到他的衣服裤子上有无数个口袋，有的口袋像饥饿的小嘴那样张着，有的口袋像害羞的眼睛那样紧闭着，找了半天，他终于找到一卷手纸一样皱巴巴的东西，将其硬塞进舒朗的手里。

“这是什么东西？”

“看看你就知道了。”

大胡子背起他的行囊一溜烟地走了。

## 第六章

### 摆脱不掉的黑影

冬天一直没有过去，三月份了天还在下着小雪，舒朗觉得这种天气似乎比冬天的时候更冷了，天总是阴着，景物融在灰黄的色调里像一张无框的旧照片。舒朗坐在公共汽车上，看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汽车穿过一个街边集市的时候不得不把车速放到很慢，舒朗看到一张张像木刻似的人脸，那些人脸和天空的颜色融为一体，使人感到压抑。舒朗今天约好了一个“有毒的婚姻”的受访者见面，那个被采访对象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舒朗才决定见她，在电话里她告诉舒朗她的名字：雯慧。这个名字很好记，舒朗一下子就记住了。

河边那条路宛若通向梦境中的一条路径，幽暗，狭长，路边种满虬枝曲曲的秃树，它们交错横生的样子总使舒朗

充满联想，那些秃树枝的颜色很深，在天空的衬托下近乎于黑色，像用沾满墨汁的毛笔一笔一笔描上去的，繁复而充满细节。那条河中的水很静，两旁河沿原来是土筑的，现在用水泥糊起来，看上去有些闷气。一条铁路桥从头顶横空而过，正轰隆隆地驶过一列车，舒朗他们和那列火车交错而过，车厢里黑了一下又很快明亮起来。

体育馆门前空无一人，约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舒朗站在那排铁栅栏外等人。

有个穿旱冰鞋的小孩，在体育馆门前的广场上悠来荡去，影子一般一忽儿变出来，一忽儿又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体育馆大门的旁边有一家专卖羊绒衫的专营店，舒朗进去转了一圈，那些羊绒衫据说品质极好但式样一般，卖东西的小姐无所事事地背手站在一旁，眼睛盯着木货架的某个地方愣神儿。

透过大玻璃窗舒朗看见有个女的朝这边急匆匆地走来，站在那扇大玻璃外扭动着身体东张西望。

舒朗弓起食指的骨节笃笃敲着玻璃。

那女人扭过脸，把手掌贴在玻璃窗上，舒朗清晰地看到她掌心的纹路，她手相很差，命运线七扭八歪命中注定一生坎坷。

“舒朗么？”

隔着玻璃听不到任何声音但舒朗看见这句话的口形。

冬天的公园里空荡荡的，转来转去似乎只有她们两个游人。雯慧是一个偏瘦的略带神经质的女子，她的两只眼睛很大但却毫无神采，茫然地望着公园清冷的湖面出神，

一句话也不说。她们在湖边的一间茶室坐下，雯慧在舒朗面前显出些许不安，她似乎急于诉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一开始我们过得挺好。”她说。

故事还没开头她的眼泪似乎就涌上来了，舒朗最怕人在她面前掉泪。

在跟雯慧谈话的过程中舒朗用余光瞥见一个人，那人被茶室的柱子遮去一半，不知为什么舒朗总觉得这人看起来有点眼熟，但是他的脸始终不肯露出来，从中午舒朗上公共汽车开始，那影子一样的跟踪者就存在，舒朗无论走到哪儿都摆脱不了那种被人跟踪的感觉，现在他就坐在那儿，距她们只有几张桌子之隔，舒朗却无法看到他的真面目。

“你在听我说吗？”

雯慧忽然停下来问。

舒朗勉强冲她笑了一下，笑的样子很难看。

雯慧继续讲述她的故事，她显然被自己曲折的故事打动了，不时地掏出一块面巾纸来在鼻子附近擦来擦去，鼻头红红的，使她的长相大大打了折扣，看上去像个纠缠不休的丑女人。雯慧讲述的是一个疑神疑鬼怀疑丈夫有外遇的故事，她丈夫吴忧据她说是大学里的一名讲师，“他们在他们那所学校里显得很出众，”雯慧幽幽地说。（事后的某一天舒朗与故事里的这位丈夫见过一面，舒朗发现这个叫吴忧的男人绝对不像雯慧形容的那么出众，在舒朗眼中这个男人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了）。

在采访中庄雨和连续不断地呼了舒朗几次，舒朗只好中止谈话拿出手机到一旁去给他回电话。

“喂，是你吗？”

舒朗用手捂住电话小声说。

庄雨和让她晚八点到 G 饭店碰面。

“晚八点？”

“是的。”

他抢先挂断电话，语气不容商量。

舒朗手里拿着电话，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雯慧凑过来说，“要不咱们改天约个时间再谈。”“哦，不不，这事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的一点私事。”

雯慧亮出一脸灿烂的笑来，表情活泼地说道：

“是你那位米克呼你呢吧？你写的故事我们都看了，真羡慕你们俩，到处去旅行走遍万水千山多好呀。”

“你们那个小岛到底在哪儿？”

“你们那个小岛叫什么岛？”

“那个岛真是那大胡子发现的吗？”

“我听说那个岛现在已经人满为患了……”

电话里的声音重重叠叠从四面八方角角落落沿着细细的线灌到舒朗耳朵里来，那些已被人问过无数遍的问题现在又从眼前这个女人的嘴巴里冒出来，电话机嗡嗡的电流也随之从这个女人嘴里流出来，舒朗惊恐地张大嘴望着她，她想这是怎么啦是她疯啦还是我疯啦她怎么会弄出这种声音，嗡嗡的声音越变越大，为了减轻耳膜的压力在场的所

有人都微张着嘴，舒朗注意到这些人是静止不动的，夜幕降临，人们如没有立体感的纸片人，不说，不笑，也不动。

## G 饭店大堂：面孔

G 饭店是庄雨和跟舒朗经常约会地方。

舒朗结束那场谈话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雯慧坚持两人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再分手，舒朗怕她继续唠叨个没完就没答应，这显得不近人情但舒朗干这行就一定要变得心硬学会拒绝学会说不要，不然一天到晚就有吃不完的饭聚不完的餐成为一个职业食客老油条式的人物。

雯慧显得很不高兴。

那就让她不高兴好了。

谁能让所有人都高兴？

舒朗和雯慧在一座过街天桥旁分手，一个继续往东走，一个上了桥。

站在过街天桥顶上往下看，车灯亮成一片，舒朗疑惑极了，她不知道她要往哪儿走到什么地方去她此刻怎么会是一个人她结过婚她却没有了丈夫现在她要去见的这个男人到底是她什么人为什么要去见他他到底能给她什么如果单单只是“性”那她舒朗成什么人了……这些问题像一只只带翅膀的小兽一般向她迎面扑过来，舒朗觉得自己有些站不稳了，她的手向前伸去想要抓住什么，可是前面什么都没有，她这才意识到此刻是站在城市的半空中，无依无

靠，孤身一人。

在过街天桥转角处，那种被跟踪的感觉又来了。那人在过街天桥的另一端，正向这边张望，他穿着深蓝色的外套，脸隐在棒球帽浓重的阴影里，舒朗认出那人正是刚才在茶室跟踪她俩喝茶的男子。

舒朗站在桥边的护栏旁伸手叫到一辆车，出租司机面无表情，直视前方，并且身穿和那跟踪者一模一样的蓝外套，头戴跟那人一模一样的灰色棒球帽。出租车开出去好远舒朗还在回过头去看刚才那座桥，桥下的人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么冷的天儿

下雪花

谁家的小孩

光着屁股蛋儿

你说怎么回事儿这种天

现在的你已不是昨天的那个小孩

简简单单的游戏已没有再玩

过去的日子就是这么一阵烟儿——

出租车里放着这样一首歌，那种忧伤的调子很能打动人心，车窗外是流动着的夜色，灯火灿烂，玻璃做的城市从车窗里看出去就像幻境一般迷人。舒朗想到那个跟踪自己的蓝衣人或许只是自己内心的一种错觉，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看上去相类似的东西，楼房、商店、超市、麦当劳、公园、公厕、男人、女人。在城市的巨大背景下，人这种东西总是显得格外渺小，小到连自己都找不到自己。

那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刚一抬头，另一种想法马上又占了上风，因为舒朗在 G 饭店大堂再次遇见那名男子：他坐在大堂沙发上看报纸，报纸把整张脸遮得严严实实。

蓝外套、棒球帽，果然是他。

舒朗左脸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突突跳了两下，她无法看清报纸后面那张脸，她倒退着走了几步，这时正好电梯门开，舒朗跌跌冲冲撞进电梯。走廊很长，舒朗走得腿软，一边走一边注意着身后是否真的有人。柔软的地毯将一切可能的脚步声吞没了，舒朗悄无声息地走着，一想到很快就能见到他了，舒朗有些激动，只觉得嗓子眼儿里干干的，没一点水分。心跳的速度明显加快，腿软得没有一点力气。

“怎么这么晚才来？”

庄雨和的眼镜上反射着一种奇异的、紫色的光，他很仔细地把门关好，然后拉着她坐下说话。

舒朗觉得全身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嗓子眼儿越发干得冒烟。“手怎么这么凉？”庄雨和握着她的手很关切地问。

“我想喝水。”

他去倒水，她看着他的背影发呆。

对称的两盏大花瓶灯亮着，舒朗坐在床沿上，脸对着大玻璃窗，看比例缩小了的车来车往的街景。庄雨和给她端来一杯香味很浓的咖啡，“先暖一下手，”他以居家男人特有的体贴口吻对舒朗说。

舒朗喝了口杯子里的咖啡，情绪稳定了一些，她不想把那些慌里慌张的事讲给庄雨和听，那样会破坏他们的情

绪，很可能整晚上两个人什么都没干坐在那儿分析来分析去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庄雨和是个把自己的事业看得很重的男人，生活中如果有什么可能成为他事业上的绊脚石的话，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一脚踢开，在这方面他绝对狠得下心来，他的柔情和铁石心肠是相互对应的。

他拉动窗帘把那幅街景慢慢关闭，然后把手伸过来撩她的头发。

舒朗坐在那儿没动，心里却动了一下，她想起第一次他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也是像这样他站着，她坐着，然后发生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米克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才离家出走的。舒朗偎在庄雨和怀里的时候忽然想到。你怎么越来越瘦了？庄雨和把手探进她的毛衣里问了句。

“是吗？大概是太忙了吧。”

舒朗觉得自己有点走神儿，今天不知怎么精神无论如何也集中不起来。那个跟踪者的影子老在眼前晃，舒朗甚至觉得此时此刻暗中有一只眼睛正盯着他们，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案。舒朗的眼睛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的，寻找可疑点。庄雨和抱着抱着她，忽然笑了起来：

“眼睛睁那么大干什么，好像这事跟你无关似的。”

舒朗推开她道：“我先去洗澡吧。”

卫生间的镜子里有一张失魂落魄的脸，鬼一样惨白。她把自己头发上的卡子一枚枚地拿下来，放在化妆台上。她摸了一下嘴唇上已经脱落的口红，她发现自己的嘴唇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干过，一点水分都没有。

她站在淋浴器下脑子依旧静不下来，各种各样奇怪的

念头纷纷从一个陌生的角落里跳出来。她想那个几天来一直跟踪她的男子不会是米克吧？这想法首先把她自己吓了一跳，她想不会是米克的怎么会是米克呢要是米克的话别人不认识我还不认识嘛。但过了一会儿她又把自己的想法完全否定了，她想既然是米克想跟踪她就一定会改头换面绝对不会让她认出来的，他那么聪明，他什么事干不出来。热水把皮肤泡得微肿发红，脑子昏沉沉的那些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的念头像汽体一样在她的大脑里膨胀着，在镜子里，舒朗看见自己的脑袋居然像快速充气的汽球那样变幻着形状，她想过不了多久她就将听到汽球爆裂的声响，“啪”地一声，浴室的墙壁上贴满汽球爆炸时崩出来的碎片。

“舒朗，舒朗，你没事吧？”

有人在浴室的门上笃笃地敲。

“很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该出来了？”

舒朗没作声，浴室里水雾弥漫，镜子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水汽，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

## 高峰体验

舒朗躺在被子里等庄雨和。电视开着，在放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老电影，那电影舒朗记得自己小时候不知看过多少遍，电影上的画面勾起她一些不太舒服的回忆，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时认为很坏的东西，

比如说性、金钱等等现在都成了好东西，值得追求的东西。

不知什么时候，庄雨和已洗完澡出来，正侧着脸用一块毛巾擦耳朵里的水。电视屏幕上的一闪一闪青光映在他脸上，使他的脸看上去有些陌生，就像另一个人似的。舒朗想这个人是谁呢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成为现在这种关系，种种原先已经想得很明白的问题一下子又变成悬而未决的问题，紧接着来自于那个男人的抚摸如海水一般蔓延过来，覆盖整个身体。所有不安的念头都被这种抚摸赶走了，脑子里变得空空的，像一个临时腾空了的房间，嘈杂喧闹的声音并未走远，仍在房间的四周嚤嚤地舞动，但房间毕竟已经空了，在这一刻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就算天塌下来也无所谓。这一刻女人变得机敏而又愚笨，脑子里出现一些奇怪的幻象，光在眼前一圈圈地扩大，就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里，湖面上出现了一波连一波无限延伸的景象。其实，那个男人的影子是根本看不太清楚的，房间里很黑，他刚才上床的时候顺手关了电视，把房间里的惟一光线给掐灭了。

男人突然昂起上体变换了一种姿势。

有风穿堂而过，不经意间掀起了厚重窗帘的一角。

就在那蓝光一闪的一瞬间，舒朗再次看见那个头戴棒球帽的跟踪者，舒朗尖声惊叫起来。

男人的运动在加速，男人以为他给女人带来了无限快感，并且在加倍释放这种快感，男人为此而陶醉不已。

舒朗的叫声极其惨烈，如果闭上眼睛只听那种声音，你会以为来到了一个杀人现场，一桩惨绝人寰的谋杀案正

在进行当中。

蓝衣跟踪者的影像如同底片一般存入舒朗的档案，以后每当想到这个突然闯入并且穿着衣服与女人做爱的跟踪者，舒朗立刻就能达到高峰，这种不同寻常的高峰体验使舒朗变得格外亢奋，但庄雨和并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只当是这愉快全都是由他带来的。暴风骤雨过后是贴水面疾飞一般的快感。

## 玻璃之城

大胡子宋给舒朗寄来三篇游记，从邮戳上模糊不清的地址上看，那些信都是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大胡子宋在信上说他希望他写的那些东西能在《玻璃之城》杂志上发表，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些奇妙的地方。

“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一雁用那样一种调子大声地念，惹来其它几个男编辑一哄一哄地笑。一雁是个新来的女记者，她像一个从卡通片里直接走下来的人物，说话的时候五官错位，两条细得令人揪心的眉毛一忽儿扬得老高，一忽儿又皱作一团，她刚一进屋就把舒朗和潘雪晴给镇住了，她把一只鞋跟高得邪乎的黑色高跟鞋往某人的办公桌上“笃”地一放，自言自语道：“妈的又坏了！”

“哎哎，对不起请问你找谁呀？”

潘雪晴胸前挂着一支笔，戴着非常精致的无框眼镜，眼镜的白更加衬托了她皮肤的白，她是那么笃定自信，气度非凡，看起来就好像这个编辑部她当家。

“你是谁呀？”一雁把高跟鞋从桌上拿下来，放到地下。语气却并不示弱，还像刚才那么冲。

“甭管我是谁，我问你是谁？”

来者忽然眉开眼笑，细眉毛飞到头发里不见了。

“你是主编吧？”

“我不是主编，你找主编走错门了，向后转出了门走到头，厕所对门就是主编的屋。”

一雁到主编屋里去报完到回来，大伙成了同事。一雁的穿戴打扮很独特，一天一个样儿，看得大伙头昏眼花，不知道她是什么妖怪变的。一雁处处以主人翁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对单位里的事大包大揽，她才来杂志社一个礼拜，就没别人什么事了，电话全是冲她来的，门口老有站着等待和她“说事儿”的男人，楼下有车在等她，她来上一趟班兴师动众排场大了。

一雁似乎对舒朗的私事很感兴趣，人前人后到处瞎打听，舒朗的“有毒的婚姻”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舒朗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总是显得有些神秘，特别是她那位十全十美的神秘夫君，更是让一雁猜疑妒嫉。

哎，你那位真的长得很帅吗？

别说他是一般人说他是一般人我不信。

你们怎么整天去旅行哪有时间去旅行那个大胡子宋真是你们的朋友吗我看他的游记写得倒还可以用不用发不发

随你，喂，你跟我说点儿真的，行吗？

没真的，全是假的，是吗？

说吧说吧正的反的真的假的黑的白的反正什么全让我一个人给说了。

舒朗坐在办公桌后面，自始至终，似笑非笑，一言不发。

杂志复印件“有毒的婚姻”

制作：舒朗

叙述者：宫澜、方明

## 宫澜：爱他有什么错？

我站在街对面看着他和那女孩说话，女孩跟他是一个办公室的，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我就不相信他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可他就是不肯承认。我丈夫方明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他什么事都跟我说，每天回家也比现在早得多，问题就出在他们单位新来的那个王颖身上。

我经常往我丈夫他们办公室打电话找他，只要我在单位呆着没什么事，办公室里又没什么人，我就想给他打一个。我好像一静下来就会想到他，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晚上想吃什么饭或者到什么地方去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没别人。有天我打电话过去找他，是个女的接的，她说方明不在，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反正我听出她语气有点不对。那天回家我就问他那个女的

到底是谁，他说，女的？什么男的女的？我们办公室人多了，有男有女，你别在这儿添乱好不好？

你说他这是什么话，我整天想着他关心他倒成了添乱了。

他越是不让我往他们单位打电话，我疑心越重。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呀——连电话都不让打？”

他一回到家我就跟他呕气。

方明也不示弱，我一说他，他就冲我嚷嚷：

“我到底干什么啦，你成天这么防贼似的看着我？”

“你怎么啦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那个女的——她叫王颖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的多了。”

方明不再理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生闷气，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第二天他去上班，故意很晚回来，连电话都不打一个。

我做好了饭想等他回来一块吃，那天我做了好多个菜，全都是他喜欢吃的，有的菜弄起来很麻烦，我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忙活，做了蛋饺、千张包肉、还有鱼丸子，我6点钟做完饭，以为他6点半回来，他平时都是那个时间到家，很准时的，因为他们单位有班车，而且他最近自己会开车了，有时比班车还要早到家。可那天晚上我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来，呼他也不回电话，无影无踪，好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想方明一定出

事了，他开车技术不怎么好，是上个月才拿的驾驶本，开的是一辆朋友的车，我想他一定是出大事了。

我感到害怕极了，我坐在沙发上一点点地熬时间，给他打电话他办公室没人接，我打电话给他的几个朋友，他们都说没看见他。我想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呀，我坐在那儿盯着电话等待他的消息，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我木然地坐在那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那天他把我的心伤透了，我等到他半夜2点才回来，他喝得有点儿醉，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轻描淡写地说跟朋友一起到歌厅唱歌去了。我问他呼他为什么不回，他懒懒地说呼机没电了。我脑袋“轰”地一声炸了，我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 方明：那种爱使人窒息

宫澜有些神经质，她对什么事都特别敏感，我去上班稍微回来晚一点她就想得特别多，她那种爱使人窒息，是个人就受不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她的爱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我都快被勒死了。我不想再纠缠下去，这很没意思，牵扯了我很多不必要的精力，男人不能成天陷在这里头你说是吧？有些事都是她无中生有，就拿我们办公室的那个王颖来说吧，我跟她也就是比较谈得来而已并没有别的意思，宫澜对我的话一句也不信，她说我每天都在骗她，上班是去跟别人约会，你说我不上班成吗？她一天到晚开销

那么大，花钱大手大脚的，买条裙子就一千多块，我不上班谁来养活她？就她那点工资每月光打车都不够，就更别说干别的了。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发现最近她竟然跟踪起我来，我连行动自由都失去了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我索性来个破罐子破摔，她不是愿意跟踪我吗，我索性跟她玩起了捉迷藏游戏，有一天我坐地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刚一下地铁站我就看见她急急忙忙在上面售票窗口买票，于是我索性不坐地铁了，又从另一头上去，就这样我轻而易举就把她给甩掉了。

老实说我已经烦透了，这种游戏我也做够了。

## 第七章

### 12 朵玫瑰时隐时现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玫瑰告诉舒朗，她和米克交往已经很长时间了。

舒朗见到玫瑰是在一个灯光交错古怪离奇的迪斯科广场，那广场很大，舒朗是按照电话里修楠提供的线索找到这个玫瑰。修楠对舒朗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了如指掌，他不定期地打来电话，报告她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比如说这天下午修楠一个电话打到舒朗他们办公室，说已经替她约好了她丈夫米克的网友之一：玫瑰，午夜 12 点在迪斯科广场见面。

迪厅里的音响效果极好，震动着听者的每一个细胞，让人感到全身松动，好像身上的每一个部件都被人拆卸下来摇晃过，再装上去就完全不一样了。舒朗进去的时候迪

厅里正放着《我们走在一条没有方向的路上》，玫瑰半闭着眼睛坐在一把高脚椅上进入舒朗的视野。

她手边放着一本最新一期的《玻璃之城》杂志。迷幻的光扫在上面，让人看不太清上面的字。

“想不到你就是舒朗。”女郎微睁开眼，大声地对着舒朗说道：“我经常看你写的文章，你丈夫——噢，忘了告诉你他在网上的名字叫超级男人，他经常在网上跟我们聊天，他特棒。”

“超级男人？”

“怎么，你没听说过他？”

“你是不是弄错了？”

“怎么会弄错，他说叫米克就是《玻璃之城》里的那个米克，他说那文章是他老婆写的，她叫舒朗。你就是舒朗没错吧？”

那自称玫瑰的女郎朝舒朗翻了几下眼，扭动着肢体向着灯海深处走去，她的烟盒和饮料罐都放在那儿没动，人却一溜烟儿地去了。很多人都在原地摇摇晃晃分不清男女没有面孔肢体被偶尔闪起的银光支解成零碎，哪有什么女郎哪有什么玫瑰什么米克什么超级男人，舒朗心里乱做一团，光的闪动使她心里越发不安，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她想走掉算了，但转念一想万一那个玫瑰待会儿回来找不见她人家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她小气爱吃醋不守信用，越想就越是觉得不应该掉头走掉。舞场上的气氛很热烈，有的人弯腰弓背，有的人仰面朝天，有人大幅度移动，气势恢弘，也有人小莲花步迈得又细又碎精致得如同小脚女

人。这里似乎每个人都沉醉在自己的情绪里，微闭着眼，懒得理别人。

舒朗走到舞动的人群里去寻找玫瑰。

有个随音乐轻轻摇摆的女人可真像玫瑰。

另一个女人摇晃得像一株草。

一个男人的动作酷似一只动作夸张的醉猫。

12 朵玫瑰时隐时现是什么意思？舒朗想起刚才那女人撂给她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她就消失在狂舞的人群里。

舒朗被那些人围了起来，这种围困使舒朗想起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战争场面，很多人手里拿着大刀长矛嘴里大喊大叫着什么，包围圈越缩越小，刀刃上的寒光一闪一闪地从她眼皮上晃过，刀尖几乎触碰到她的皮肤。她不知如何突围，不知怎样才能冲出重重险阻杀出去，那些晃动的人脸都如同妖魔一般，忽大忽小，忽远忽近，怪影重叠，群魔乱舞，好像所有的人都疯了。

音乐开始大幅度抖动起来，有一种雨点似的光线从天而降，劈头盖脸地砸在人们的脸上手上女人的胸脯上男人的脚趾头上。那雨点如鸽子蛋那样大，看得见也摸得着就是无法抓住它，刚才那个围得密不透风的圈子渐渐散去，战争气氛烟消云散。舒朗在人群里游走如同走在梦里，有许多在梦里见过的面孔又在这儿重现，仿佛一盘翻过来倒过去的录像带。舒朗意外地在跳舞的人丛中见到关键和邹虹，他们没看见舒朗，他们跳他们的，跳得很投入，当舒朗走过去跟他俩打招呼的时候，他们的表情让舒朗感到吃惊，他们面无表情，就跟不认识她似的。

“对不起我可能——认错人了。”

舒朗变得结巴起来，她跌跌撞撞夺路而逃，一路撞见男鬼女鬼无数。

没想到像米克那么文弱的男人竟然给自己起了“超级男人”这样一个类似于超人的名字。舒朗坐在电脑前她感到眼前的一切可笑之极，网男们接触网女的通常套路是不是都这样，首先给自己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舒朗有点不相信他们所说的网络上的那个“超级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米克。

“这就是超级男人的家吗？”

有人来敲门，舒朗去开门。

一个高个子的女人站在门口，那声音好像是从她嘴巴里发出来的，但是现在她的嘴不动了，目光越过舒朗的头顶直勾勾地向屋里伸去，就像一只可以无限伸长的带钩子的小手。想干什么她要干什么难道又是一朵从网络上摘下来的“玫瑰”？

“噢，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小玟是米克的网友，你呢你是谁？”

“是他约你来的吗？”

“哦，那倒不是。”

“那么好，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请走吧。”

“哎，”她用手挡住正在关上的门，说道：“我还没见着他呢——他人呢？”

舒朗把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关在门外，接下来还会发生

什么，舒朗无法预料。那天在迪厅见到的那对男女明明是关键和邹虹，可他俩为何死活不肯承认呢？他们木然的脸一直在舒朗眼前晃，是自己看错了呢还是他俩心里有鬼？舒朗透过百页窗的缝隙看见楼下站了一个戴棒球帽的男人，这个春天这种帽子忽然之间在这座城市里流行起来，很多男人戴这种具有运动气质的帽子——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从事任何形式的运动，连做爱都懒得，可他们还是要把外表装扮得很年轻富有活力，人生就是做假，人生就是装扮给别人看的，舒朗感到自己已被骗局包围了，连自己最最钟爱的所谓“工作”其实不也是在造假吗？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的东西？想来想去没有一件靠得住的。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电脑上出现一连串的问号，都是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楼下戴棒球帽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像在等人，他一会儿不安地在楼门口走来走去，朝楼上张望一番，一会儿又停下来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来抽。舒朗看见他的影子平铺在单元门口的水泥地上，水泥地上仿佛湿了一块——那个人的影子像平泼在地上的一盆水。

舒朗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包围了，她的恐惧在于说不出究竟为什么恐惧，单位里的人都以为她生活得很好，除好友潘雪晴之外别人谁都不知道真相，他们还以为米克每天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呢。

预约幸福——

舒朗在电脑上慢慢敲上这几个字，又用删除键一个字一个字让它们在眼前统统消失。

## 泛着莹光的绿色信封

办公桌上堆满了千奇百怪的信件。

舒朗每天上午九点多钟上班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地从那座纸做的小山跟前绕过去，动静不可太大，有时因为气流的关系，那座纸做的小山随时可能发生塌方，花花绿绿的信件会从高处流淌下来，灰尘的颗粒舞动起来，发出一股干燥的呛人的味儿。

永远有拆不完的信。

舒朗感到疲倦。

这天，外面下了一点雨，空气中充满了一股灰绿色的雨的味道，让人感到很舒服，北京是一座很少下雨的城市，每当下雨人们就感到那一天是很特殊的日子，有的人想家，有的人泛起了幽怨情绪。舒朗坐在办公桌前愣了一会儿神，便动手拆起信来，她的拆信刀是一把好用的水果刀，头很尖，一插一挑，一只看上去很结实的牛皮纸信封就被弄开了，纸张在空气中发出哗啦哗啦的脆响，好像那些信中人急不可待地想要跳出来说话。

舒朗在阅读了几封读者来信之后注意到那封很特殊的信，信皮是泛着莹光的绿色，好像是知道拆信的人即将在一个雨天阅读似的，有意把信设计成一幅雨雾蒙蒙的样子。打开那封信之后，舒朗见到了一份用打印机打出来的同米克交往过的女网友的名单以及她们的详细地址：网址、邮政编码、通信地址、工作单位、住址，这份好像情报部门

送来的资料没有署名，也没有留下一个手写的汉字，用很清秀的宋体 5 号字打印，那淡绿色的信封在苍白的日光灯下像是有毒似的，那么尖锐刻薄，泛着寒冷逼人的光芒。

庄雨和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给舒朗打来电话，说晚上下班后开车来接她，让她呆在办公室里别走。那封信一直缠绕着她，随她走到哪儿，名单上每一个女人的名字都幻化成一张脸，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不时闪现出来，有的停留时间长些，有的则停留很短，“倏”地一闪就不见了。

五点钟一过，办公室里的人就走得差不多了，一向吵吵嚷嚷的地方一下子静下来。舒朗独自一个坐在大办公室的中央，一秒钟一秒钟地盯着墙上的电子钟，那钟的样子方正而蠢笨，走动起来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奇响，声音虽然不是很大但却极具穿透性，那样嘀嗒嘀嗒的声响如同子弹一般飞射过来直穿舒朗的心脏，血如同凝固了一般，冰冷僵硬，舒朗的目光又落到那封信上。

这封信到底是什么人寄来的呢？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寄来？米克的那些女网友到底跟他什么关系？他跟她们中的一些女人上床了吗？是统统都有性关系还是只跟其中的一两个有还是一个也没有？电脑网络后面隐匿着形形色色的女人，通过网络她们可以很容易地直抵米克的卧室，长久以来他们虽然相居一室，但每人一台电脑，他们的精神世界仿佛相隔有一个地球那样遥远，他们并没有觉察出这种差距，相反地，他们认为他们差不多天天都生活在一起，关系相当不错。

电话响了，庄雨和出现在电话里，声音是从容而随和的：

“我就在你们楼下，快下来吧。”

舒朗放下电话，拿起桌上的手袋就往楼下走，在电梯里她看到自己的脸有些变形，舒朗偏了一下头，调整了一下角度，她看到电梯里四面八方都有自己的脸，这些脸又幻化成网络里那些女人的脸。舒朗听到一种奇怪的笑声——一种类似于回声似的笑，然后，门开了，一道白光射进来，可怕的声音逃得无影无踪，庄雨和的笑脸迎了上来。

“我刚才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舒朗说。

庄雨和说：“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但不是现在。”

他们并肩走在一起的时候舒朗觉得他俩好像从来就是生活在一起的，而不是隔三差五地偶尔见面。

庄雨和一边发动车子一边扭过头来问舒朗：“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没出什么乱子吧？”

“整天都是乱的，也就无所谓乱不乱了。”

舒朗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好像不走心似的说道。

“怎么了，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

“肯定有事，你不愿告诉我就算了，但是从你眼睛里我一眼就看出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车窗外的景物徐徐往后倒去，道路两旁的灯火如流星一般从与他们擦肩而过，眼前的一切都是流动的，幻象的，

稍纵即逝。

“我们上哪儿？”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舒朗看了他一眼，笑道：“干嘛总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叫人家心里怪紧张的。”

“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咱们就像游击似的。”

“是吗？”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这样挺好。”

汽车拐进一条通往近郊的路，道路两旁一下子变得黑暗起来，没有了商店、宾馆和大饭店，道路两旁长满高大葱郁的白杨树，一个个像立得笔直的人，车灯扫过去的时候那些人就一个挨一个地向后退，好像长了脚似的。车灯照到很远的地方，他们仿佛进入了一条渺茫的没有尽头的黑色通道，舒朗渐渐觉得困了，靠在椅背上似睡非睡。

## 陌生的床

有那么一瞬间舒朗好像睡着了，她隐约听到网络背后那些女人的笑声，重重叠叠声音像海浪那样响，再睁眼时已躺到一张陌生的床上，周围的景物同样也是陌生的，家具式样带有八十年代中期的味道，过时的组合柜显得笨重

而又压抑，舒朗躺在那儿感到那组笨重的大柜子像一节火车似的朝自己压过来，柜子上摆放的东西一律罩着红绒布，从东西的形状大小上看大概是一台十八时的电视机，一台两个喇叭的老式录音机，还有一台录像机。柜子的珍宝格里放着一张上个时代的女人的照片，青春是已经老去了的青春，照片上落满灰尘。

“这是谁的房子？”

舒朗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四周飘满回声，“这是谁的房子、房子、房子——”

“一个老朋友原来的家。”

庄雨和的话同样也引起回声，“原来的家，原来的家，原来——”

这房子怎么这么大回声回声回声外面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在他们做爱的过程中到处都有响动，他们仿佛是在众目睽睽之中做那事，心事重重，两人都发挥失常，结果双双败下阵来。

庄雨和开了灯，点上一根烟靠在床头忧郁地吸。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咱们的事可能被人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一种直觉，我老婆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儿不对劲，说起话来老是神神叨叨的，就好像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亲眼看见了似的。”

“你就那么怕你老婆？”

“老婆毕竟是老婆——”

舒朗把头埋在被子里不做声，过了一会儿庄雨和才听

到她发闷的哭声，被子表面一起一伏可以想象她在被子底下强烈的抽搐。庄雨和最讨厌女人哭，女人哭的时候样子会变得很难看，眼睛肿得像烂桃子，眼泪鼻涕弄得一塌糊涂。他有些厌恶地耸了耸肩，想用肩膀把她顶起来。她却完全不领会他那一套，自顾自地猛哭。他可真的有点烦了，他说舒朗你不要这样了好不好我烦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舒朗不理，还哭她的。米克的 12 个女网友趁机从暗中跳了出来，在她眼前晃来晃去，那个戴棒球帽的跟踪者也来了，就跟在他们的床前，把她吓了一跳，舒朗尖叫着跳下床，往另一个房间里跑，结果一头撞在了壁橱门上，疼得她眼晃金星，有人从背后拦腰抱住她，她才手脚瘫软下来。他把她抱起来，发现她最近瘦得厉害，抱在手里轻飘飘的就像一个没有质感的空壳。也许这样下去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与其这样不如放了她吧，早点结束眼前这一切，双方都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她找回她的丈夫，我也重新取得妻子的信任，这样两边都摆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

庄雨和想起过去平静生活的种种好处来，不必一天到晚竖起耳朵来听着电话铃好抢先去接，生怕老婆发现老有女的找他事情败露。也不必成天提心吊胆担心有人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他靠在床头上清醒地抽着烟，他把近来的事情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他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清醒过，他看到自己正站在一处危险的悬崖边上，幸亏及时认清自己现在的处境，若是再晚一步就来不及了。

身旁的女人已沉沉睡去，灯光浓重的阴影落到她脸上，

使她的脸看上去好像跟平时有些不一样，有一种庄严而又残酷的美，庄雨和从没发现舒朗脸上竟有这样一种特质，刚才想好的事忽然之间又有些犹豫，他想她一定受不了那样重的打击，还是不要那么快就跟她说分手的事吧。

那天晚上十点钟，他们开车回城，在一家常去的餐馆里吃了点东西，两个人都没什么胃口，桌上的菜几乎原封未动。看到桌子对面庄雨和一副急着赶回家去跟老婆报到的样子，舒朗感到非常失望，她懒洋洋地用筷子在一上来就已经凉了的饭菜上戳戳点点，撇着嘴对庄雨和说：

“你快走吧，免得让人等急了。回头再不放心的话寻了来，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庄雨和见她气不顺，没接茬。

“你不走我走。”

舒朗“啪”地放下筷子拎起椅背上挂着的手袋就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从玻璃的反射中她看到一张冷漠无血的脸。

她并不指望他能站起身来追她——什么也不指望。

## 植物背后的女人

舒朗突然闯入潘雪晴的住所的时候潘雪晴正在给她那几盆巨大的阴影浓重的植物浇水，不知怎么忘记锁门或者是有意在等人，舒朗敲了敲没有人应就直接推门进去了。门廊里有一道屏风式的木质隔断，上面放着些奇形怪状的

小摆设，其中有一根向上竖起的根雕像极了男性勃起时的阴茎。灯光把那根东西的影子拉得极长，显得十分夸张。

潘雪晴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从没见过她有过男友，“一个人过也挺好”，她把短发向后一掬，微眯着眼睛冲着舒朗很平和地一笑，然后继续浇花。

舒朗说：“怎么半夜浇花？”

“想起来了，就弄一下。”

她语调淡然地回答。

舒朗原本是带着心事来的，她很想把她跟庄雨和之间的事跟潘雪晴说说，可被潘雪晴用冷水那么一浇，倒又说不出话来了。她在那棵长满硕大叶片的粗壮植物的对面坐下，淡黑色的影子像块湿抹布一般贴到她额头上来，她像被笼罩在某种咒语里的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她动的时候那些浮动不安的阴影就跟随她一起动，好像那些舞台上的追灯，追灯是把光亮的一面对人，而影子是把暗的一面不偏不倚套在人头上，走哪儿跟哪儿。

水滴没完没了沥沥拉拉从潘雪晴那只孔洞极小的喷壶里淋出来，珠子般地一颗颗地凝在那些阔叶的表面，固体一般。舒朗坐在一张小马扎上，视线正好和某些树叶平齐，她忽然改变了想法，以为她大老远地跑来是专门来看这些叶子的，生活总是使她放弃初衷，走着走着就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或者背道而驰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路。

两个女人相对而坐，也没什么说的，该说的话在白天全都说了，她俩在办公室里脸对脸，再熟悉不过了。

“睡吧？”

“睡”。

“你先去洗洗。”

“你先”。

两个人忙活了一阵子，就在潘雪晴那张布置得颇为讲究的大床上躺下。那床软得使人感到好像陷进了沙子里，一个人翻身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如同被推到了浪尖上，好一阵子波动之后才能平息下来。舒朗在这张床上产生了一些奇异的感觉，她想这么软的床不是专为男人准备的？

夜里，舒朗感觉自己睡得很沉可另一半已起身离去，舒朗分不清那个蹑手蹑脚离去的身影到底是潘雪晴还是她自己。她走得非常小心，好像生怕惊动什么，她的上身轻轻抬起，直僵僵的完全不是平常人的正常状态，她走路的样子也很僵硬，膝盖骨弯着，脚尖着地。舒朗翻了个身想把那个模模糊糊梦境赶走，而那些画面却愈放愈大，简直像用失真的放大机拍摄的电影，忽然是一个眼睛的局部，忽然又是一双没人穿的空荡荡的鞋子。

在门廊隔板和那棵巨大的植物后面，隐藏着一个人。

他是一个男人。

他们压低嗓门说着话，嚅嚅嚅，叽叽叽，舒朗坐起来侧耳细听，那声音又听不到了。

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又响起来，舒朗疑心那是隔壁房间电视的声音，但细听又不是，嚅嚅嚅，叽叽叽，还是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舒朗竭力克制住不让自己分心，她不应该偷听他人的谈话，可她又实在太想听听他们到底在谈什么，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们见过面吗？肯定见过。潘

雪晴认识的朋友，舒朗没有不认识的。舒朗用耳朵极力辨认那人的声音，声音很小像是耳语，嚓嚓嚓，叽叽叽，好像是某种动物被关在一个笼子里东碰西撞的声音，它好像要冲出去，它用头用力地顶，用身体使劲地撞，它们的动作凶猛无比，发出的动静一下比一下更响。可过了一会儿舒朗又觉得那只笼子里的动物并不想冲出去，它发出声响、弄出动静，却并不想干什么，它好像是在游戏，完全没有目的。

舒朗探过身去试图看个究竟，门廊里很黑，那棵植物的白瓷盆反射着一缕纵向的光亮，其余一切都融在黑暗里，黑暗像海绵吸水一样把夜吸收过来，吸进这套房子里，夜的浓度越来越高，什么也看不见了，人已经走了吧，怎么没听到有人下楼的声音，也许根本就没人，潘雪晴不过是去上了趟厕所现在她已经回来了就睡在自己的身边，瞧，她打着微酣睡得多香啊。舒朗却睡不着，庄雨和的影子在她脑子里缠来缠去，把她都快逼疯了。

## 第八章

### 我可不是坏人

十二个表情各异的女子在舒朗眼前一一出现，每天夜里，舒朗都独自一人平躺在床上在脑子里过电影，这时候，天花板上会亮起一扇巨大的像天窗一样的玻璃屏幕，屏幕上会出现米克的十二个女网友的脸。

那封信就在床头柜上搁着，信中的那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名单舒朗不知看过多少遍，一闭上眼睛那一行行字就会自动冒出来，那些人名和面孔交错出现，那么清晰，舒朗有时觉得自己是坐在电脑前，看到的一切都极其真切，但真切的图像在瞬间就会消失，变成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脸。她的手指触动米白色的按键，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上敲，她在整理自己的文章，“有毒的婚姻”又要准备下一期的“摩擦故事”，当然得往惨里写，男女主人公争斗得越厉害越好，

这就是所谓的卖点，没有卖点的东西是卖不出去的。舒朗的工作就是这样，赶完一期又一期，没完没了。

舒朗不知道该不该与那些女人见面，与哪个女人见面，是有选择地见还是按照那封信中提供的地址一一寻访她们，从中获取一些与米克有关的信息，舒朗拿不定主意。最近无论干什么老是走神儿，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迷了路。走进一处庞大的建筑工地，到处是水泥搅拌机轰鸣的声音，巨大的脚手架一节一节攀升上去，高处插着一面扑啦啦抖动着的红旗，暗中好像有人为她指引着方向，约会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那是一个声称知道匿名信是谁写的懒洋洋的男人的声音，当时舒朗正忙着，电话接过来的时候她有些心不在焉。

“什么？你说那封信？名单——噢，是收到一份名单，你是怎么知道的？”

“见面谈好不好，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挂上电话，舒朗没时间多想，又被卷进另外一些事情当中去，等她回过神来再找那张记有约会地点的小纸片，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看见我记在一张纸上的地址没有？”

舒朗问办公桌对面的潘雪晴。

“哪个地址？”潘雪晴说，“你每天要记十个八个地址，我哪能都帮你记着。”

潘雪晴抬头看了她一眼，怕她生气，又补了句：“要不我帮你找找看？”

“算了，”舒朗叹了口气，说道：“那件事不去理它也

罢。”

“到底什么事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舒朗欲言又止，这时桌上的电话铃起了起来，潘雪晴刚刚呼了一个人，就说：“可能是我的。”

“好的，是，行，没有问题。”她断断续续地对着听筒说着。

放下电话潘雪晴对舒朗说道：“我看你还是跟我说了吧。”

“我收到一份名单。”

“什么名单。”

“米克的网友——他们全都是女的。”

“是谁寄给你的？”

“我要知道不就好了吗？”

潘雪晴陷入沉默，两只眼睛盯着一个莫名的地方发呆。舒朗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潘雪晴跟一个男的躲在那棵巨大的植物后面压低嗓门说话，说了大半夜，醒来后潘雪晴却告诉她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做梦了吧？”她两条细眉毛扬得高高的，眼睛里满是无辜的问号。“我现在也经常做梦，梦里的情节越来越怪，都是一些毫无关联的事连在一起，有一次我梦见我的小学同学在咱们编辑部里吵吵嚷嚷，贾主编变成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你也在我们班里，坐在第一排，所以我记得我看到的老是你的后脑勺。”

“你那时梳着两条像蜈蚣一样的辫子，油亮油亮又细又长一直拖到地上——”电话铃响。

“你的辫子——”

电话铃又响。

“算了，明天再给你讲吧，我有点事儿，先走一步了。”

潘雪晴描述的那两条油汪汪的辫子还在眼前晃，她人已经不见了。那两条大蜈蚣似的辫子忽然间活了起来，在堆满稿纸和书的房间里爬来爬去，舒朗甚至听得见纸张被践踏时所发出的沙啦啦的响声，然后她看见越来越多脚的虫子布满墙壁和天花板，它们朝着各种不同的方向漫无目的地爬来爬去，那些纷乱的虫子仿佛是舒朗脑子里的某些影像，杂乱无章、却又在快速地、毫无商量地运行着。

外面起风了，木窗被刮得“砰砰”直响，舒朗从梦游般的想象中惊醒过来，看到办公室里的男男女女全都走光了，而刚才那张找了又找的纸条竟然出现在她的办公桌上。

建筑工地在离马路不远的地方，舒朗以为自己走错了方向，正欲转身离去，肩膀被一只陌生人的手轻轻拍了两下。你是舒朗吧，我等你好长时间了。说话的人略带南方口音，中等个，戴眼镜，长得毫无特色。身上穿着件深棕色双开叉西服，这种式样的西服舒朗在很多年前曾经见到过，不知是现在又开始重新流行了呢还是这家伙找了件老古董套在身上，反正从一开始就整个地不对劲——不知什么地方别着劲儿。

“我是一个生意人。”

他信手朝舒朗晃了晃那型号早已过时了的手机。

“你不想知道我做什么生意吗？”

郊外的风很大，舒朗感到自己的头发被风吹得像一面

破旗，发出很响的扑啦扑啦的声响，她有一种直觉：今天遇上难缠的了，她决定尽快撤离不论对方说什么怎样说。以前舒朗也遇到过这类男的，没事找事，借机套近乎，说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有点不相信我？”那人说，“你可以不信任我，你也可以调头就走，现在就走，没关系，不过我想你反正得打车回去，不如咱们一块走。”

舒朗心想说的也是。又想反正到大街上各打各的车各走各的路谁也不认识谁就完了。

他们一起往路边车站方向走，郊区车很少，舒朗已忘了来这儿的目地，只想快点离开这鬼地方。天色渐渐黑下来，他俩站在冷清的马路边打车，两条狭长的影子像两根突兀的手指，指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舒朗忽然觉得这种情景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空旷的大街，孤寂的人影，身边跟着个既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陌生男子。

“我可不是坏人。”

那人好像听见了舒朗脑子的里声音，然后冷不丁冒出这样一句。

舒朗觉得好笑，就忍不住笑了一下。这时候，从远处开过来一辆车速很快的出租车，舒朗和那人同时扬起手来招呼那车，那车却像得了夜盲症一样呼啸而过，根本不减速。

那人自言自语地说，真见鬼，今天这是怎么啦？又好像想起什么似地顿悟道，噢，我想起来了，这条路上出租车不能停，咱们得往前面走一下，拐到那边小路里去打车

才行。

这一带舒朗从没来过，他说不能停车大概就是不能停罢。舒朗只好跟着那人往前边走，但越走感觉好像越偏僻似的。大街上开过去的车一律风驰电掣，都像发了疯似的。舒朗盯着开过去的那些车，见车尾一律亮着血红的眼睛，就像那些传说中的怪兽，变得让人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

## 体育场上被惊飞的鸟儿

他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之后，舒朗见那人好像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忍不住就问，到底还要走多远啊？那人说你别急嘛总得走到一个能打车的地方才行呀你这么火烧火燎的干嘛好像谁要害你似的。他倒是一肚子委屈，比舒朗还委屈。听口气倒像是舒朗打电话把他约到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害得他打不到车回不了家。

舒朗气鼓鼓地走着，她想今天晚上我就豁出去了，我倒要看看这人到底想干什么。大不了跟他撕破脸皮，这没什么了不起。舒朗默默地像团黑影似的在那人身后跟着，环境似乎越来越险恶了，他好像根本没把她往能打车的地方引，而是引入歧途。

他说：“前面有一个体育场，我们不如进去坐坐，聊聊各自的事。”

舒朗说：“我没什么可聊的，如果你叫我来仅仅只为聊

天的话，那么对不起，我可没时间陪你，我明天还得上班呢。”

男人做出一脸无辜和很不理解的表情：“欸——，不是说你的工作就是陪人说话的嘛——杂志上这么说的，说你专陪人家聊那些男人追女人啦，女人追男人啦以及男女关系之类的事。”

他的一番话把舒朗说得目瞪口呆。

“什么陪陪的，你把我说成是什么人啦？”

“噢，我不是那意思，你别误会——”

男人的脸一下子变得很可怜，他说：“我知道你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你别怪我不会说话，其实，我呼你那么多回，又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不过是想给你说说我的爱情故事，我在这方面特不顺特倒霉。”

男人说着垂下眼皮，仿佛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眼睛似乎有点潮湿，声音也哽咽了起来。舒朗不由得心有些软，就劝道：

“有什么你就说吧，不过我不跟你进体育场，咱们就站这儿说好了。我事先声明，你的故事不一定能写出来，得看情况。”

说着话他们已来到一道半开着的铁栅栏门前，男人自己做主张地说：“进去吧，反正是公共场合，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他仿佛专挑让人不舒服的话说似的。舒朗懒得跟他一般见识，就随他进了那座黑黢黢的体育场。体育场里空无一人，有几只小麻雀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觅食，见了人来了似乎也没有要飞走的意思，或许是

根本没力气逃走——舒朗打了个哈欠——体会出鸟儿们正在经历的对活着的厌烦与倦怠。

“快来快来！”

男人欢悦地尖着嗓子在不远处冲她喊。

舒朗皱了皱眉头，走了过去。

他们找了一处较为干净的石头台阶坐下来，天空像石头一样清冷，空气是硬的，身旁坐在一个无趣的男人，只觉得从心里往外冷。你冷吧？他又像能读出她思想似的问道。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我再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不必了。”舒朗看上去脸色铁青。

“我看还是先找个地方吃点饭才好，你这样又冷又饿的我说什么也没情绪。跟你的痛苦比起来我那点痛苦算得了什么，算了吧，不说也罢。”

听了这话，舒朗立刻火冒三丈，她“忽”地从石头台阶上站起来，惊得不远处那些鸟儿扑啦啦地飞了起来，在低空盘旋。

男人用手去拉她，被她摔开了。男人用哭腔一般的声音跟她解释说，他真的完全没有恶意，他一直很喜欢看舒朗主持的那个“有毒的婚姻”专栏，《玻璃之城》杂志他每期都买，他说别篇文章他从来都不看一眼，专看舒朗写的。

“那又怎么样？”舒朗的问话显得很生硬。

“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我觉得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那就快说。”

男人还是坚持先带舒朗去吃饭，他说可以边吃边谈。

舒朗发现跟这人再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他比较认死理。不就一顿饭嘛，他还能把我怎么样，他还能把我吃了？舒朗不再与其争辩，听他讲述自己对吃如何如何有研究，见过什么什么样的场面。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云里雾里，让人分不清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

## 小饭店里的特色菜

男人好像会变魔术似的在路边变出一辆出租车来。那车在路边停着，亮着顶灯，仿佛专为等他们来。

“见鬼了，”舒朗说，“刚才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会儿倒有现成的车坐。”“我还是头一次看你笑呢，”男人说，“你笑起来很好看。”

“是嘛。”舒朗淡淡地说：“快点走吧。”

这时候，舒朗包里的呼机响起来，舒朗在包里摸了摸，好像没带手机。男人立刻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说：“用我的好啦。”

“谢谢。”舒朗对他笑笑，说，“我只简单说几句。”

“多打打，我在一旁等你。”

打完电话两人的关系似乎融洽了些，就上车一起去男人熟悉的那家餐馆。我吃完饭马上就得回家，我明天还得上班呢。

那当然。男人说，明天一早我也得上班。见到你真高

兴。男人又说，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祈祷，说哪天要是能见到主持“有毒的婚姻”的舒朗就好了，想不到我的梦想这么快就成真了，真的真的。男人喋喋不休地说着，让人怀疑他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

他说的那家餐馆终于到了，他们付了车钱下车，舒朗闻到食物的香味立刻就觉得饿了，肚子里咕噜咕噜叫着，舒朗悄悄瞟了身旁的男人一眼，担心他再一次听见什么动静。那家饭店的环境拥挤而温暖，到处红融融的，被隔成一间一间曲里拐弯的小隔间。他们走到了最里间，坐在里面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头顶亮着一盏形状怪异的小红灯。

那盏小红灯似花瓣形，细看起来又如女性生殖器那般半开半合。男人坐在灯下，被灯光照得忽然间变了脸，看上去好像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很认真地坐在那儿点菜，舒朗被这种暖红的颜色熏得有些犯困。

饭菜很可口，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男人再也没提他自己所谓的爱情故事。他很殷勤地替舒朗夹这夹那，只是男人一直说的所谓的特色菜一直没有出现。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酒足饭饱之后，舒朗听到男人打了一个骇世惊俗的饱嗝。舒朗怕他再缠下去，慌忙有些心虚地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

男人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尖，听起来奇怪极了。

“我喝得有点儿醉了，你总得送送我吧。”

“我不能送你，”舒朗说，“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家离这儿很近的，一点儿都不远，真的我不骗你，

就在刚才那个体育场附近。”

舒朗也喝了小半杯啤酒，肚子里一阵热一阵凉，很不舒服，但她的头脑却出奇地清醒，她想绝对不能跟眼前这个男人再纠缠下去了，她必须想法脱身。为了不欠人情，舒朗坚持自己付账，男人趁机一把抓住她的手两人拉扯了好一阵，几乎把结账的柜台撞翻。

站在小饭店门口打车的时候，舒朗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

“怎么没吃到小饭店里的特色菜？”

“什么特色菜？”

原来他说过的话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这时候，来了一辆出租车，舒朗对那个男的说：“你先走吧，不用管我。”

“那哪儿成啊。”

男人说着连拉带拽把舒朗塞上车。

“上我那儿去吧，”男人说，“上我那儿去认认门，让我怎么说好呢，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已经爱上你了，这种感觉很痛苦，真的，比醉酒还痛苦。”

男人无助地靠在汽车后座上，表情像个真正失恋者加酒鬼。他的爱情来得就像自来水那么容易，说开就开，说关就关。车子朝着一个莫名的方向无声地开，舒朗觉得既疲倦又心烦，微闭着眼睛，懒得搭腔。男人的手就在这时搭过来了，先是放在舒朗的后背，很轻，若有若无，然后往上挪了一点，再挪一点，放到舒朗的肩膀上。

那只手很重地压着她，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她不知道

朝哪边动才能摆脱那只手的压迫，车窗外的景物移动得很快，那只手在她身上移动的速度也在加快，她的身体像路面，那只手就像奔跑在上面的汽车。他的手就像在和那车比赛速度，那车开得有多快他的手动得就有多快。舒朗在想象中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尖叫，那尖叫的声音吓得司机手一抖，车子歪歪斜斜一头栽进路旁的一条浅沟里。

车窗外的景物呈倒置状态，树和房子什么都反了，整个夜都是反的，什么都不对劲儿，那男人有一只尖尖的像锥子一样锋利的鼻子，在她的肉上一下下地扎着，舒朗觉得疼极了。

尖叫比想象中晚来了几秒，车子“吱——”地一声停住，司机闷着，不言不语，像个没有脑袋的机器呆子，或者他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戏每天都在上演，他早已麻木了。

舒朗拉开车门的同时，心也像裂开来那样难受。她想这是一个怎样污秽难堪的夜晚啊，这一切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呢，舒朗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 调查毫无结果

查来查去舒朗发现米克那十二个女网友也许根本就是虚构的，有人在暗中操纵她，给她寄来那份名单，让她陷入迷局，无法自拔。有不少自称是知情者的人其实不过是

怀有某种目的的无聊男子，他们跟女记者套近乎的惟一目的是想给自己增添一点吹牛时的谈资，“舒朗跟我上过床”，他们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满脸不屑地对另外一些男的说。他们好像轻而易举地就能把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女人弄上床，那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各种游戏中的一种（也许还是投资或者说是门票最便宜的一种，一顿饭就能解决问题）。舒朗听潘雪晴闪烁地透露过一些，说她跟来找她的不同男人上床，“当然我是不相信的”，她一边整理桌上的东西一边眼皮都不抬地说。

当然我是不相信的。

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谁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女人你看不透她，她说话的语气常常是淡淡的、漫不经心的，却是一把软刀子。

舒朗怀疑米克常趁她不在的时候回家拿些东西，有时整理衣柜，她发现领带少了一条，那条暗绿和棕色图案交织在一起领带前两天还在衣柜的一角挂着，舒朗每天都能看到它，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衣柜里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些衣服舒朗自己都记不清什么时候买的，有的只穿过一次就往角落里那么一塞再也想不起它来。那条领带明明前两天她还看到它，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不是他回来过又有谁会专程来偷一条领带？

舒朗像挖地道一般把东西一件件从柜子深处掏出来，她有许多惊奇的发现，有一双她只戴过一次的红羊毛手套从衣服里面掉出来，那双鲜红的手很有表情地横陈在地板上，好像刚刚干过一件很特别的事。

屋子里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领带，好像是谁无意间翻了调色盘，把红红蓝蓝的颜料堆砌到一块儿，但找来找去就是不见那条暗绿色的领带，莫非米克专程回来一趟就为取走这条领带？舒朗越来越想不通了。怪事一件连着一件，都快把人逼疯了。

舒朗把衣柜里所有衣服都翻了出来，也不见要找的东西，屋子里正乱着，门铃响了起来。

大胡子宋如一堆零乱而庞大的垃圾出现在舒朗的视野里。他背上背了许多东西，手上也拎着一家什，脸黑黑的看上去就像个爆米花的。他靠在门框上，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的嘴张了张问舒朗他可不可以进去。

舒朗说：

“我不愿意让你进去是怕脏了地。”

“弄脏了我擦。”

“那你这些东西就放在外面吧。”

“放在外面？那可不行，宁可人在外面东西都不能在外面，回头再让小偷偷了去。”

舒朗笑道：

“小偷会要你这堆破烂？”

大胡子宋也笑了，说：“我把东西放门口吧？”

舒朗朝一旁偏了一下头，表示让他进来，他就拎着他那堆破烂家什走进门来。

舒朗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放在茶几上，那升腾上来的热气使他的脸看上去有点模糊，他的脸像木刻一样有着纵横的纹路，眼睛却很黑很亮，极有神采的样子。

“喝水。”舒朗说。

“嗯。”男人说。

“你饿不饿？我这儿可没什么吃的东西，不过我找找看，也许能搜出点什么来。”

“那我成要饭的了。”男人说。

“你本来就是是个要饭的。”

“我给你的那篇稿子你看了吗——写旅行的？”

“你就为这事来找我？”

“你以为呢？”

“我以为还有别的什么。”

舒朗给大胡子宋煮了两包方便面，又在里面放了两个鸡蛋，端上来的时候香喷喷的一大碗，把大胡子宋感动得直流鼻涕。好久没吃过热乎饭了。大胡子宋说，我经常孤魂野鬼似的一个人在外头过。

你活该。舒朗说，谁叫你拿旅行当职业来着？所以说——你活该。

大胡子宋把头埋在面碗里，呼噜呼噜吸溜那碗面条，再抬头的时候，那大海碗里被他吸得连汤都不剩了。舒朗觉得这情景似乎在哪儿见到过，也就是说这件事好像发生过，细想却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大胡子宋忽然开口问道：

“调查有结果了吗？”

“你也知道那件事？”

“你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该走了。”

大胡子喝干净最后一口面汤，长吁了一口气说：“有人在背后捣你的鬼，当心掉进别人的陷阱。”

他神神鬼鬼地留下这样一句话，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大门敞开着，门把撞在墙上，发出扑啦扑啦的响声。舒朗走过去关房门的时候，忽然想到大胡子宋真的来过吗？他是她文章中一个虚构的人物，怎么会在现实中真的出现。他来来去去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甚至连他吃过的面碗都是干干净净的，从没有人动过的样子。舒朗在屋里转了一圈，坐到电脑桌前开始工作了，在新的一期杂志中，大胡子宋将要去一个新的、鲜为人知的地方，大胡子宋的探险行为总是最能吸引读者的。贾主编手中挥舞着一杆鞭子，让舒朗不停地写下去，杂志社要靠吸引读者活着，舒朗要靠杂志社活着，要活着就得不停地写下去，所有的问题都是一环套一环的。舒朗感觉到指缝里传出来的疼痛，一下一下灼着她的心。

## 第九章

### 一个灰绿色的下午

资料室过于浓重的阳光涂抹在孙小姐的脸上，使她的脸看上去脸皮薄得好像快要透明了似的，一根根细而弯曲的毛细血管若隐若现地透出来。她的眼睛不大，嘴唇很薄，说话的时候眼皮不断下垂，好像生怕把什么不该说的话一不留神说出来。舒朗是通过那份名单上的地址找到她的，也就是说，她是米克十二个女网友之一。

“干什么都没意思。”小孙微微皱着眉头，说：“现在我已经不玩电脑了，电脑把我的血都快吸干了。”

舒朗直来直去地问：

“你和他见过面吗——我是指你的那个网友‘超级男人’？”

“我们从不见面，我们只在网络里聊天。”

“都聊些什么？”

“多了，我们无话不谈。”

舒朗想起沉默无语的米克，他那张脸像岩石一样铁灰着，脑袋里仿佛也塞进了同样质地的东西，灰，硬，没有生气。

然而，孙小姐描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另一个生机勃勃有思想有生气甚至略带些顽皮的男人。

“我们聊得很好，”孙小姐侧过脸来让开一些太阳光，微眯着眼睛说，“我知道他是有老婆的男人，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什么，我们之间无话不谈，甚至谈到男女之间的事。”

舒朗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灰，最后变为铁青。她想起在数不清的夜里他俩在各自的房间里工作时的情形，除了电脑轻微的“嗡嗡”声房子里没有一点声音，他俩一人一台电脑，很少互相干扰，沉浸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米克只活在舒朗的文章中，还有大胡子宋，以及那些活生生的人物，他们只有生存在舒朗的文章之中才会有血有肉，一旦回到现实当中立刻变成面目模糊不会喘气的平面人。

骗局越做越大，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预约幸福——

有毒的婚姻——

这些吸引人的栏目全都要靠舒朗一个人独立支撑，《玻璃之城》犹如一面面旗帜悬挂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窗口，随时随地提醒着舒朗必须小心翼翼地走下去，必须把事情

做圆满。

生活空洞极了，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填满。米克与孙小姐，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空间，虽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这不过是她的一面之词），但听起来倒颇为心心相印。

从孙小姐工作的那座蓝玻璃大厦里出来，舒朗一下子不能适应外面过于强烈的阳光，感到一阵眩晕。这时包里的呼机意外地响起，把她吓了一跳。

舒朗从包里拿出呼机看了一下，见是庄雨和呼她，他在呼机上留言，让她下午三点到他们经常约会的那家饭店见面。他从不要她回电话，他发出的信号就像已经发出的文件，没有更改的余地。

有辆色泽暗绿的出租车在舒朗身边悄无声息地停下来，舒朗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子开在溢满阳光的路上，好像驶入一条河，四周是流动着的变幻不定的景物，舒朗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这样急匆匆地赶去和他见面，见过了又回到各自的轨道，各管各的，有时想想觉得这个人好像不存在一样。

饭店旋转的雕花玻璃门还是老样子，他们从没有一起进出过这道门，总是一前一后，装做不认识的样子，庄雨和很在乎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但他同时也很在乎和舒朗的这种关系。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舒朗也很少给他打电话，不见他的时候心里反倒清静，躲在家里写那些虚构的故事是对现实一种逃避，故事里的那对男女过着人们理想中的那种生活，“舒朗”与“米克”是那样和谐，他们经常外出旅行，去一些神秘莫测的地方，

那些地方事实上是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可那些幼稚的读者还在四处打探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有一个美丽的具有魔幻色彩的名字，它们不存在于地球上，只存在于舒朗的脑袋里。

穿过幽长的看上去好像没有尽头的走廊，舒朗来到那个很久没有来过的房间门口，门开了，他显然一直都在等她，听着她的脚步声由远至近，他把门打开迎她进来。他们没说话，就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相互搂抱着，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他们开始脱衣服了，每脱一件就说一句话，一个说已经有好久没在一起了。另一就说是啊。身体的温度逐渐升高，火辣辣地贴在一起了。

庄雨和的精神似乎总也集中不起来，他每动一下都要竖起耳朵来紧张地听听门外的动静。

舒朗平躺在那儿，两眼望着天花板。

是不是有人？他说。

没有吧——你太紧张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像匹马似的从她身体上昂起头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把手，说，看哪，门把在转。

舒朗抬起头来看了一下，门把纹丝不动。

看哪，门把在动——

庄雨和紧张地跳了起来，呼吸急促地站在屋子中央。  
看哪，门把在动——

舒朗睁大眼睛盯着这个赤身裸体男人，感觉怪怪的，屋里子的光线是灰绿的，死一般沉寂，男人身上爬满扭动不安的小虫。他像树一样站立在那儿，忽然变成了那些小

虫的背景，他的肉体不存在了，那些小虫越来越多，以镂空的小点构成一个不确定的图形，舒朗忽然明白，这个男人对她来说是根本靠不住的。

是的，是有人一直在跟踪我们。

舒朗一边穿衣服一边幽幽地说。

## 隔着玻璃交谈

他们怀疑跟踪者是庄雨和的老婆邹虹。一个女人女扮男装出现在各种场合是一件相当刺激的事。傍晚时分，舒朗从那家饭店出来，心里觉得空洞极了，她在街上乱走，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她仿佛看到邹虹头戴男式棒球帽尾随其后，她快的时候她也快，她慢的时候她也慢，她一转身拐进一家商店，那是一家专卖乳罩的妇女用品商店，一个个圆润的、以假乱真的乳房悬挂在空中，舒朗透过乳房的缝隙注视着街上匆匆忙忙走过的每一个人。

一对紧紧相拥着的男女，以一种歪歪斜斜的步态相互缠绕着从商店门前走过；一个挺胸撅腩的女郎底气十足地走了过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看，倒退着回来，就像一段倒放的录像带，一头扎进这家乳罩商店，东掐掐西捏捏，把许多乳房弄得变了形，然后很快又弹回来复原到原来的形状。舒朗想起那只捏住她乳房的男人的手，她似乎仍活在他的掌心之中，在怨恨的同时还是忘不了他。

就在舒朗四处张望之时，被人一把揪住。

这一举动把舒朗吓了一跳，以为那个女扮男装的跟踪者终于现身，显出原形。

然而，眼前站着的却是一个陌生女人。

她穿着极少，露着光光的两条胳膊。

这是一个纷乱的季节，街上穿什么的都有。

她们站在乳罩商店门口，抱着胳膊面对面站着说话。

舒朗渐渐想起此人曾经是“有毒的婚姻”中的一个角色，她有一个非常在乎她的丈夫而她本人却并不把婚姻当回事，她很任性也很能折腾，她似乎总在寻找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在舒朗的记忆中，这个露着两条光光胳膊的女人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没有原因，疯了似的想走，想离开那个她认为埋葬了她一切的家。

“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

说这话的时候她正用勺子搅动一杯咖啡。她们去了一家带玻璃墙的快餐店，快餐店三面环水，环境很好，她们的谈话却有些障碍，中间好像隔着一层玻璃，舒朗总是听不清她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就产生一种错觉，她们各说各的谁也不了解谁，她们的谈话就像捉迷藏一样一点都不明朗，似乎谈了一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说。有那么一瞬间，舒朗忽然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她想自己每天那么辛辛苦苦地干究竟值不值得，她所记录下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吗？那些人跟她谈的到底是不是真话，要是疯话假话谎话那她的工作到底还有没有意义……舒朗脑子里出现了种种颇为复杂的图案，头像要裂开来一样胀痛。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激越的声音，乐器和歌者的噪音高亢得就像很快就要断掉的金属，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急骤，沙哑，撕裂，一切都在空气中迅速破碎，然后随风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舒朗望着窗外不断飘飞的物体，她惊讶地张大嘴。对面那个女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她的事，她似乎说话有瘾似的，一张朱红的嘴连续不断吐出奇形怪状的句子。这个人是谁她到底想说什么她们怎么会在这个奇怪的下午坐到一起没完没了谈话文不对题东一句西一句……舒朗觉得她快被这种奇怪的感觉逼疯了。

后来舒朗发现她们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她是在“有毒的婚姻”里出现过的另外一个女人，他们的故事舒朗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不是男的不好就是女的不好，一个不安定的家里必有一个“噪音源”，无休止地发出“噪音”，这样的家永远不得安宁。

那个跟踪者到底是不是庄雨和的老婆？这个问题经过一下午的搅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

## 楼梯上的一对男女

有一男一女坐在楼梯上说话，舒朗是循着声音上楼的，那种声音越来越清晰，被楼道里的共鸣放大了好几倍，听上去就像从无线电里传出的声音。舒朗一级一级走上去，那对男女的脸就像恐怖片里的镜头那般渐渐显露出来。

一盏路灯从他们头顶的正上方投射下来，他们的脸被照成两张骷髅，眼窝深陷，牙齿毕露，舒朗觉得有些撑不住了，就侧靠在楼梯斜长的粉墙上喘息。楼梯上的那对男女声音越来越高，忽儿纵声大笑，把粉墙震得扑簌簌地往下掉沫子。舒朗昏沉沉地站在粉尘之中，睫毛上顶着几斤重的颗粒，眼皮涩得睁不开。

舒朗——

那对男女同时放开对方朝她扑了过来，冲着她哇啦哇啦大声讲话。她看到他们的嘴张得很大，她甚至看到他们嘴巴深处的急促晃动的小舌头。那两人一左一右把摇摇晃晃的舒朗扶进屋，舒朗这才发现她进了自己的家。

她看到倒置的家具和斜放着的床，那对男女正手忙脚乱地把她往床上搬，那女的正俯下身去解她的鞋带，男人负责把她的身体放正，舒朗像个落水者那样手脚胡乱划动着有一下正正地打在了那个女人的脸上。

“哎唷，舒朗呀，”女人直起身来用柔软无骨的南方话大声说她，“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啦？怎么搞的嘛？”

舒朗这才认出那女的是她南方来的表姐怡昕。

大胡子宋从怡昕身后闪了出来，忙着端茶倒水俨然一副主人模样。他是她笔下的一个人物，却时不时地进入到现实中来，以一个旅行家的身份反复出现，他出现的次数越多舒朗的脑子里越混乱，不知道真与幻之间到底有没有边界。他像一个可以在两种状态下自由转换的人，你叫他退回到书中去，他就退回到书中去，你叫他到现实中来，他就在现实中一再出现。

这一夜舒朗一直陷在错综复杂的梦境中，隔壁房间的灯忽明忽暗，不知他们在搞什么鬼，到了后半夜舒朗被一阵阵尖厉的怪叫声惊醒，她躺在黑暗之中听那叫声此起彼伏，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竖起耳朵来听了一阵子，终于听出那是表姐的声音。

表姐在舒朗家住下来，白天舒朗去上班，表姐就把大胡子宋叫来聊天，大胡子宋也不流浪了，一大早就到舒朗家来“上班”，舒朗离开家的时候就听到他们的笑声从楼上传下来，表姐的到来使他们家天天都像过节一样，充斥着一种艳俗的热闹气氛，这是一对爱说爱笑的男女，却与舒朗格格不入，舒朗在他们的笑声里总是听到一种刺耳的声音，这声音不论隔多远都能听得见。

电话铃一直在响，潘雪晴从桌子后面绕过来帮舒朗接电话。

“你看上去心情不太好，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其实也没什么，家里来人了，有点烦。”

她们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噢，这电话是找你的。”

潘雪晴把电话递给她，表姐的声音随即从听筒里像股烟似的冒出来。

“舒朗呀，你快点回来一趟吧，家里出事了。”

舒朗皱着眉头问：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表姐自做主张地说：

“回来你就知道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表姐吞吞吐吐地说：

“大胡子宋走掉了。”

她这一说倒把舒朗给气乐了。

“你说什么？”

“他走了……”

“这就对了。”

“喂喂，你说什么——，喂——”

舒朗不等她说完就挂断电话，伏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地笑个不停。潘雪晴以为她哭了，走过来正欲劝她，却发现她是趴在那儿笑呢。

“我还以为你哭了，原来在笑，有什么好笑的？我看你最近不正常。”

舒朗忍住笑说道：

“我从来就没正常过。”

表姐和大胡子宋的恋爱把舒朗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的，舒朗坐在办公桌上写稿子的时候那个可爱的只存在于虚幻世界里的大胡子旅行家滔滔不绝地说着话，米克跟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跟他们一起旅行舒朗觉得很快乐。

他们到一个叫做大驼山的地方去玩，那天大胡子宋带来一个长发瘦脸的女子一起去玩，大胡子管那女子叫阿春。阿春长着一张酷似狐狸的脸，眼神飘忽不定，忽东忽西，头发很长，从两边包住瘦瘦的脸。

旅行总是充满了探险的意味，他们一伙人穿得怪里怪气，到火车站去找当地老乡的“蹦蹦”车拉他们。老乡的

“蹦蹦”车大概是手扶拖拉机改成的，开起来动静极大。他们四个坐在黑暗的车斗里，把大包放在脚下，五脏六腑被颠得都错了位，舒朗说她想吐，米克一直紧握着她的手。舒朗看到阿春趴在大胡子的膝盖上，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色已晚，他们在一边安营扎寨一边看天边奇异的晚霞。大朵大朵的灰色云朵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快速变幻着形状，阿春坐在一棵树下唱着一首无词的歌，声音尖厉凄美，穿透层层云絮抵达云层的最深处。那些舞动的灰云和着她歌声的节奏在空中扭来扭去，像越聚越多悬浮在半空中的人，他们的裙袍被冷风鼓动起来，扑天盖地，张狂之极。

米克已支起木架准备烤肉，舒朗觉得冷，回到帐篷里去拿衣服，在帐篷里她看到米克的一些常用的东西，笔记本，书，手表，还有一只已经停用很久了的话机。这些东西使她感到亲切，她想，他们会有一个非常甜蜜的夜晚，当她走出帐篷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舒朗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自家的床上，身边散布着她白天文章中写到的那些东西——米克的东西：一个灰绿皮的笔记本，两本书，一只停止走动的手表和停用许久的话机。屋子里光线暗淡，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些许，但还是无法让舒朗看清周围的一切。她依稀听到有人在哭，那哭声断断续续，像从冰缝里传出来的声音，锥子一样扎着人心。

舒朗赤裸着从被窝里钻出来，外面很凉，皮肤一下子缩紧起来。舒朗怎么也找不到一件衣服，灯绳也找不见，卧室里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发生了错位，逃离原先所在的地方或者平移或者干脆不见了。她梦游似的在自己的屋子里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口，她不知道自己这究竟是在梦中还是已经醒来。她寻着哭声的方向一路找去，看见一扇黑黢黢的门。

门开了，门里面同样也站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舒朗以为是镜像，她伸手触摸那冰凉的镜面，却一把抓住了一只热乎乎的乳房。

舒朗看到她白天所写的故事里的阿春。

“你怎么会在这儿？”

女人道：

“我住在这儿。”

“大胡子到哪儿去了？”

“他走了。”

“你们吵架啦？”

“我们总在争吵。”

“你爱他吗？”

“我想——是的。”

“他爱你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舒朗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砰”地一声关上，无声无息地睡了。

第二天，刺目的阳光照射进来，舒朗眼前一片银白，像有金属的异物刺入眼内，眼皮又涩又痛无法睁开。舒朗挣扎着起来，到卫生间刷牙的时候听到表姐隔着一道门问她：

“昨天晚上你梦游了吧？”

“没有啊，我昨天睡得好好的。”

她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开始刷牙，绿泡沫从嘴角露出来一些，舒朗顺手用毛巾抹了一下，听到表姐在说：

“不对吧，我明明看见你直眉瞪眼地到处走。”

“是嘛，那太可怕了。”

舒朗咕噜咕噜漱着口，然后“扑”地一声吐出来，说：

“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还打扮得这么漂亮。”

“今天上午我约好了他要来。”

“谁要来啊？”

门铃响了。

表姐抢先冲过去开门，过了一会儿，大胡子宋出现在舒朗的视线里，他俩直杵杵地站立在她面前，看着她往面包上涂果酱。舒朗的手停在半空中，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说：

“看来，我只有提前去上班了。”

“舒朗，你吃完饭再走嘛。”

“不啦，谢谢。”

舒朗走在亮晃晃的街上，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她把手里捏的半块面包塞进嘴里，神情恍惚地往前走着，街上横七竖八布满树影，舒朗踩着这些树影走出去的时候就等

于把这一天交出去了，写虚构的故事，做无聊的采访，打电话，回呼机，忙来忙去一天排得满满的，米克只活在她的文章里，现实中她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车来了，她奋力地挤上去，把家和树影留在了后头。

## 那个位子触目地空着

庄雨和要到上海去出差，他呼了舒朗要她到首都机场去送他。他们在约好的地点见面的时候阳光正照射在他们头顶上，是一天中最好的一刻，阳光像蜜一样抹到任何一样能够抹得到的地方。舒朗上午临出门的时候洗了一个澡，身上软绵绵、热烘烘的，被阳光一照人仿佛要化掉一般舒畅。

在去机场的路上庄雨和突然提出分手，舒朗像被冰水从头到脚浇了一遍，来了个透心凉。

“别问为什么”，他语气生硬地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是不是你那位发现了什么？”舒朗说，“如果——”

“没什么如果”，他粗暴地打断她说，“没有如果。”说完他交给她一只牛皮纸袋，舒朗不知道纸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离飞机起飞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们在候机大厅侧面的一个小咖啡座坐了一会儿，两人都闷着。望着舒

朗铁青的脸，庄雨和吞吞吐吐地问：

“你丈夫——他回来了吗？”

“他回不回来与你无关。”

“不管怎么说——你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没觉得现在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我都习惯了。”

“邹虹一直派人监视我们，那人可能你也认识，他叫关键。那个袋子里是他们偷拍的一系列照片，所以我们不能再……”

舒朗脑子里浮现出那个头戴棒球帽的男子形象，他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倏地一晃，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看来他的工作很有成绩，居然拍了这么多照片。庄雨和走后，舒朗一个人坐那儿一张一张翻看那些照片，对面的位子已经空了，并且，不再会有人来坐那个座。周围的人都以为她在等什么人，所以躲她远远的或从她身边绕过去，那个空位子触目地空着，舒朗面对的只是一本纪念册。回想起来他走的时候一声不吭甚至连声再见也没说。不说就不说了吧，舒朗没有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她坐在回城的大巴车上昏昏欲睡。

## 第十章

### 一只长腿尖头的鸟

街上的人渐渐少了，舒朗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等人。

街道两边的商店都亮着灯，各种颜色的灯光像液体那样泼洒到路面上来，染得平整的路面上红一块绿一块，地面像玻璃做的一样反着光，像幻境里的某种场景。舒朗背着一个白色的包，站在一幅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下，远远看去像一个不动的假人。

出版商阿鸟在街对面出现的时候，头顶上的一撮头发正好竖着，远远看去还真像一只长腿尖头的鸟。

他的影子越过宽阔的街道像时钟的指针那样伸展到舒朗脚底下来。

“是舒朗吧？”

那人隔着马路问。

有车开过，暂时阻隔了舒朗的视线，但舒朗还是看见那人在缓缓开过的电车缝隙里朝她招手。阿鸟穿越斑马线过来与舒朗接头，他步履轻快看起来就像一个脚不沾地的长腿驼鸟。

“你是舒朗吧？”

阿鸟飞奔过街，紧紧夹住胳肢底下的一只黑皮包。他不放心似的又问了两遍，这才同她正式谈话。两人在夜色渐浓的街道上缓步行走，红的光绿的光像变魔术一样在他们的脸上晃来晃去，舒朗用余光瞟着身边这个瘦个子男人，觉得他像戏剧里的某个人物似的不真实。

“要强调真实性，”他说，“对，是的，是真实性。”

他说话像跟自己叫劲，有一句咬一句。他来的目的是想动员舒朗把杂志上的系列文章汇集在一起，出一本纪实性质的书（这本书教人如何幸福生活）。他说他是看到舒朗在杂志上的文章才来找她的，他决定投资这本书是看好这本书的可读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用鹰一样的敏锐目光看中了这本书，并且决定把它推向市场。

阿鸟等于给舒朗出了一个难题，他一再强调这本书的“真实性”，而“预约幸福”栏目原本就是虚构的。把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堆砌在一起，使舒朗后来的生活越来越走向极端。

招聘丈夫的主意是表姐怡昕想出来的，这是个很荒唐但却很实际的主意。怡昕是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她想什么就做什么完全不顾后果，她和那个大胡子宋的事已经搞得

够乱了的了，两人一会儿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夜里做爱大呼小叫，舒朗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用棉被蒙住耳朵，可还是听得见。有时候他俩又血红着眼睛互相看着跟仇人似的，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每当这种时候舒朗又得扮演调解员角色，到男的这儿鼓捣鼓捣，又到女的那儿哄一哄、骗一骗，怡昕还经常使点小性子，撒个娇什么的，明明是还想跟他好却又装模作样假意推脱，这种事儿事儿的女人搞得舒朗真有些烦了。可他们在她眼皮底下吵架，舒朗也觉得受不了，不劝劝似乎显得太冷漠了。

“你们有完没完啊？”

舒朗直着嗓子冲怡昕吼道。

那天大胡子宋在酒足饭饱之后突然跟怡昕争吵起来，舒朗从厨房里冲出来的时候，大胡子已摔门而去，留下伏在桌上一抽一抽哭得一塌糊涂的表姐。

舒朗弯下腰来劝了又劝，把那男的痛骂一顿，又把表姐怡昕夸得跟一朵花似的，列举了她八大优点。怡昕不停地哭，烫过的头发根根直立，看上去就像一只碰不得的刺猬。

舒朗心里说我招谁惹谁啦嘴上却说好啦好啦怡昕别哭了啊。

呜呜呜呜——呜呜呜——

那哭声听起来好有节奏。

好啦好啦，回头我骂他还不行嘛——

呜呜呜呜——呜呜呜——

你到底要怎么样呀？要不就跟他彻底分手算了。

没想到怡昕哭得更厉害了。

舒朗开始不耐烦了，冲她大吼大叫。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啊？啊？！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结成冰，连刚才一直嗡嗡作响的冰箱也一下子静止下来，静得让人心口堵得慌。

舒朗丢下发愣的表姐气哼哼地去上班。一路上看到乱哄哄的景象，到处是人和车，他们像一片流动不定的乌黑的云，不知道它们究竟要飘到哪里。舒朗脑子里也充斥着这样一些漂泊不定的像云一样的东西，它们有时是白色的，白色的云朵外面镶着铅灰色的边，曲曲折折，勾勒出怪诞的图形，有动物，房屋，还有人。有时则是一种说不清的颜色，发红的深色，一团一团像汹涌的泡沫。

她脑子里乱极了，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要到什么地方去，杂志做了一期又一期，就像一列永不到站的列车，永远都在行进当中。关于米克的种种传说没有一种是可靠的，米克就像她生活中的一个幻影，她随时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却捕捉不到他的踪迹。舒朗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别的事都可以不管，工作上的事却认真得近乎苛刻。

在杂志社乱糟糟的环境里，舒朗愣了一会儿神，她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让自己变得清楚明白一些。有两个电话是找她，潘雪晴过来找她两次。她像个木偶似的在办公桌的缝隙里走来走去，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潘雪晴欲言又止似的出现在她眼前，她好像在说舒朗我找你有事咱们谈谈好吗？

舒朗的耳朵里出现了耳鸣和回声。

舒朗我找你有事咱们谈谈好吗？

潘雪晴今天的表情看上去怪怪的，她怎么啦出什么事啦爱上谁啦被谁抛弃啦还是抛弃谁啦……怀孕了还是总也怀不上孩子？要做人流或者不做吃药也可再或者就干脆把他生下来。

我想找你谈谈。她说。

这时，来了一个双目红肿的女人找舒朗，她是冲着《有毒的婚姻》而来。她一坐下就哭，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很故作地揉眼睛。舒朗知道她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这类女人舒朗总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女人的故事和舒朗的思路像两边平行线一路往前走  
着。

女人说那个男的一直追她一追就追了八年……

舒朗想怎么可能呢都什么时代了，两人在同一个屋顶下过日子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八年？八年早烦了。

在舒朗脑子里还有一个遗留问题，那就是潘雪晴刚才站在那里跟她所说的那番话，她到底想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办公室里人影晃动，有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女人讲到爱人的死（一种虚拟的死），大声地、不带喘气地抒起情来。舒朗听着听着直想笑，当然她得绷住劲儿不让自己真的笑出来。

阿鸟的电话及时赶到，像救火车一样把舒朗给解脱了。

阿鸟说，需要几张她和米克一起旅行时的照片。

阿鸟还说……

## 假米克出场

怡昕找来一个男的，长相跟舒朗的丈夫米克相去甚远，不是说五官上的不一样，而是整个气质上的不一样。他端坐在沙发上，两眼盯着缓缓走进来的舒朗，那情形好像一幕戏正在上演，而舒朗是不知不觉走到这出戏里来的。

“你好，”他说，“你的事儿我听说了。”

舒朗满脸不高兴地坐在那人对面，说：“我有什么事？你又听说了些什么？”

“不是说你的丈夫失踪了，你现在急需一丈夫吗？”

舒朗用力闭上眼睛不想再看见眼前这个男人。

“什么叫我丈夫失踪了，我现在急需一丈夫啊？”

“可是——把我找来那人就是这么说的呀？”

“她有病——脑子有毛病，”舒朗指指自己的太阳穴，“喏，这儿有病，现在你懂了吧？”

那人不紧不慢地站起来，交给舒朗一张名片，说，那么——再见了，他的一只手伸在半空中，舒朗没去接，她不想跟一个陌生人握手。那只手就很尴尬地在舒朗眼前划过，藏到一个她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你怎么回事？你把他轰走了谁来当你丈夫？”

怡昕用手一边吧哒吧哒按着遥控器一边扭脸问舒朗。

舒朗说：“以后啊，我的事你少管。”

“少管？我是你表姐呀，我不管谁管？”

“已经够乱的了，我求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添乱？我这可是为你好呀！”

她从电视剧纷乱的情节中挣脱出来，拉开架势准备与舒朗展开一场舌战。舒朗心烦意乱不想跟她多说，就推说自己有点头疼想回屋休息。怡昕很遗憾地叹了口气说：

“瞧你这身体……算了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怎么，晚上你还安排了什么活动？”

“噢，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朋友过来玩玩，跳跳舞、聊聊天，大家热闹热闹。”

舒朗听到自己脑袋里“嗡”地一声，像有一小堆炸药被人点燃了导火索，火势正顺着那根纤细的导线一点点向她靠近，她听到许多纷乱的声音，乐器声，鼓声，有人直着嗓子唱歌的声音……卧室外的客厅好像正在经历一场战争，舒朗平躺在床上，盯着卧室天花板发呆，舒朗忽然间感到自己成了生活的局外人。

米克的影子在她床前晃了一下，他似乎是进来找一样什么东西。他在床底下那个抽屉里翻找着，只看见两只手苍白地反着光，面目不清。舒朗感到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胳膊、腿和脑袋分别被人拆散下来分放在卧室的各个地方，她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胸口发软，眼皮下坠，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啦，她挣扎着想说话，嗓子眼儿里却被人塞满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想要睁开眼睛，眼睛却好像被胶水粘住了，涩极了，沉极了。米克的影子越变越大，神情是冷漠的。他嘴角紧抿着，嘴唇薄得成了一条线。

米克米克米克……

她听到有人一连串地叫着这个名字。

紧接是许多人发出来的爆笑声、噤里啪啦拍巴掌的声音、尖锐的口哨声、女人尖叫的声音。

舒朗突然一阵发慌，她看见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屋子中央的一张床上，只有她躺着别人都站着，他们的笑声、欢呼声全是冲着她来的。女人们扭动着肢体，男人们晃动着脑袋，录音机里的音乐放得震天响，她一丝不挂从人群里慢慢升起来，直到脸就快要贴在天花板上那一刹那，舒朗一个激灵醒了过来。

主编的一个电话把舒朗从床上叫起来。

客厅里灯光很暗，他们在开舞会。

他们像没看见她似的，他们玩他们的。

“喂，是我。”

舒朗在狭窄幽暗的门厅里接电话。主编在电话里大声说，你们那里怎么那么吵，在开舞会？主编在电话里催问稿子的事，舒朗头痛欲裂。主编那端已经挂断电话，舒朗手里捏着电话愣了一会儿神儿，这时候她听到有人低声在叫她的名字，她扭过脸来看到那张下午被她轰出家门假米克的脸。对不起你叫什么来着？舒朗微眯着眼，很不礼貌地说。

周兵。他说。我记得我下午给过你名片吧？

舒朗笑道，你还挺顽强的，把你轰走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周兵不做声，在黑暗中抿着嘴笑。他们在门厅里找了两把椅子坐下来，一人点了一根烟抽着，烟头的小亮点像

两只红红的眼睛，在黑暗中忽闪忽闪的。好啊，我说怎么找不见你们了呢，原来躲在这儿说悄悄话呢。怡昕像阵风似的旋进来，又像阵风似的转出去，并把周兵带走做她的舞伴去了。

## 灯光及虚假布景

周兵进入舒朗的生活，并使她的生活一点点地变了样，这完全出乎舒朗的预料。生活往往和想象的不一样，想象中可能发生的事，在现实中一般都不可能发生，而有一些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却像自己长了脚似的一点点地朝前走着，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事情似乎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出版商阿鸟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给舒朗，说他急着要一组她和米克外出旅行时的照片，因为旅行都是虚构的，当然就不会有照片。但舒朗又不想失去这次出书的机会，只好请周兵帮忙。

舒朗对周兵说，记住，米克只是你扮演的一个角色。周兵耸耸肩笑道，这还用说，真让我当他我还不干呢。当时两人正在街上走，去阿鸟指定的一个地方拍照片，听了身边这狂妄男子的话，把舒朗的鼻子都气歪了。

“怎么啦，这话你还不爱听呀？”

“你说的这种破话谁爱听呀？”

“那相还照不照了？别忘了我可是你花钱雇来的临时帮忙的。”

“我可不想雇一个不负责任的模特，照出来的相片好不了。”

“这么说，我现在要走还来得及？”

“随便”

两人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站着，不知该往哪儿走。恰好被走得满头大汗的阿鸟一把薅住，用略微有些尖细的嗓音对他俩说：“天哪，我正满世界找你们呢，还愣着干嘛，还不快换衣服准备照相。”

他俩被推进一间小黑屋，由于外面光线太强一下子不能适应，两人都跟盲人似的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着。这时候，舒朗感到周兵的手无意间拉了她一下，但没等到反应过来就松开了。舒朗脸上有点发热，喉咙口好像塞了一团什么东西，火烧火燎的，她想，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吗？灯亮了，四周是虚幻的沙漠，布景搭得逼真极了就跟真的差不多甚至比真的还像真的，厚重的云层，起伏的沙丘，还有一棵活得很旺的树。两人被化妆师摆弄着开始拍那些虚假的旅行照。一会儿在海滩上漫步，一会儿又在山路上做跋涉状，服装发型都是化妆师帮着弄的，那些胳膊腿都跟不是自个儿的似的，被人扭来扭去套上这套上那，舒朗和周兵只要做出甜蜜微笑的表情就可以了。

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沙漠是假的，海是假的，山是假的，石头是假的，连丈夫都是假的，舒朗想起自己那一系列营造幸福的文字，忽然感到一阵反胃。灯光亮极了，

人像呆在烤箱里的脆皮烤鸭，皮肤表面油汪汪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汗。头发被化妆师揪得生疼，头上横七竖八别满了卡子，舒朗感到浑身上下被上刑一般，难受极了，脸上的幸福表情却不能走样，直到最后嘴角都木了。

“你的嘴怎么啦？”

“笑过了，缩不来了。”

在电车上，舒朗的嘴像被卡子夹住了似的，上不去也下不来。

“你以后怎么办？”

“以后我再也不笑了。”

夜晚的电车上人很少，售票员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昏昏欲睡，她把车内所有灯都关了，这使得车窗外的灯火显得格外明亮，街道两边各种炫目的光像变幻莫测的幻象。

舒朗忽然开口问道：“周兵，你觉得今天的游戏玩得怎么样？”

周兵把两手架在前面那排座位的靠背上，十指交叉着，头发根根直立，从侧面看他的侧影堪称英俊。

“嗯？你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

“不行，你得告诉我。”

周兵凑过来缠住舒朗一个劲儿地问她刚才到底说了什么，舒朗明白他是借题发挥，并不点破他，反倒有点儿喜欢他这样。周兵脸上的光线因窗外光线的变化而变化，舒朗觉得有点看不清楚他了。他们聊了一阵突然发觉已经坐过站了，于是赶紧下车，两人站在一个从未到过的站牌底

下笑了一阵子，然后徒步往回走。

“这下可是真旅行了。”周兵说，“下午拍的那些全都是假的。”

“你是故意让我坐过站的吧？”

“你这人心眼儿怎么这么多？”

“不多行嘛，现在坏人那么多，不多个心眼儿就完了。”

“那么——看我像坏人吗？”

舒朗斜了他一眼，笑道：

“反正不像什么好人。”

舒朗回家的时候大胡子宋和怡昕正相拥着靠在大沙发上看电视，见她回来并不避讳什么男的手还是搭在女的肩上，只和她简单打了个招呼。舒朗推门走进自己的房间，顾不上脱掉鞋子就把自己扔到床上去了。

大床发出吱吱格格的声响，一股股波浪在舒朗身体下方不安地涌动着。她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笑声，他们大概在看一个两人都感兴趣的电视连续剧，像真正的温馨和谐的小俩口那样。舒朗躺在那儿，胸口发闷，身上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她感到躺着难受就从床上坐起来，房里没有开灯，月亮的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进来，把床罩上的图案映照得一清二楚，一个又一个整齐排列的花朵好似一张张猫脸，这图案平时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舒朗嘀咕一句，转身站在窗前，她平时很少有时间朝外面张望，忙来忙去，连上厕所都在看稿子。和米克在一起的时候有时两人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也许就是这种“各忙各的”

的状态害了他俩。

今天这一天过得很奇妙。

舒朗打开桌上的电脑在上面乱敲。她不想就这么轻易睡去，她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到底等什么呢？

电话铃响起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很刺耳。

一遍、二遍、三遍，电话响到第三遍的时候舒朗听到有人去接，那是怡昕颇为不耐烦地哑着嗓子“喂”了一声，舒朗发觉自己正竖起耳朵屏息听着，可惜电话不是找她的，怡昕在电话里随便应付了几句就把电话撂下了。

“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

这个问题在舒朗脑袋里转了半天，她终于明白自己在等什么了。

## 独坐黑夜的一角

那对恋人关上电视后到另一个房间睡觉去了。客厅里空荡荡的，刚才电视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像尘埃似的缓慢坠落，余音似乎还在。舒朗独自一人坐在沙发的一角，没有一点睡意。她想，该不该主动给他打个电话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呢，这么晚了打电话总归不太好吧？

可另一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他正等着呢。

她坐在那里像着了魔似的，翻过来调过去只想打那个电话。她一遍遍地模拟那场对话，设想着电话打过去之后

第一句话该怎么说。又想象着他对她的态度，会不会很冷漠呢？要是那样的话这电话不如不打。

舒朗随手放进一盒录像带，有一搭没一搭地看起来。看了一段才发现，原来是那种带子。一定是刚才那两个色情狂看的。她摇了一下头，笑笑，用遥控器把带子停下来，空气里布满了嗡嗡的声音，不知那声音从何而来。刚才那个念头还在舒朗脑子里打转，她疯了似的想给他打电话，另一方面又疯了似的按住自己不去打这个电话。她脑袋里像有两个疯子在打架，谁都占不了上风，因此撕扯得很厉害。她按了一下“放送”键，叮咚的音乐带出一连串与性有关的画面。混乱的呻吟声此起彼伏，舒朗觉得喉头冒火心跳加快，她看到许多的乳房和许多的大腿，那些表演性的女人看上去都很自然，不像表演而像真干。

这是一盘带点故事情节的一段一段的三级片。风景拍得很美。每一次做爱都带一点小铺垫，这倒很合舒朗的胃口，舒朗不喜欢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喜欢有一点氛围带一点小曲折。舒朗看着片子里的男男女女，一开始还觉得刺激，可过不了多久她就麻木了。

电话在寂静中像枚定时炸弹那般突然炸响。

舒朗在黑暗中哆嗦着，无论如何也不敢去接那电话。

“怎么不接电话呀？”

怡昕睡眼朦胧地从他们那间屋里出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踢踏着鞋到门厅去接电话，她有些不耐烦地“喂”了一声，然后对着里面喊：

“舒朗，找你的。”

舒朗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周兵。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该不该给你打这个电话。”

“是嘛。”

“你睡了吧？”

“还没有。”

“在干什么呢？”

“看电视。”

“看什么电视？”

“看——”

舒朗忽然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不是，没什么——”

舒朗手里拿着电话，忍不住还想笑。

“舒朗，我打电话来是想问一句，你现在还愿意让我扮演那个角色吗？”

“让我想一想，明天告诉你。”

舒朗挂上电话，心情好得直想找谁谈谈。怡昕早就回屋睡觉去了。录像带径自往前走着，画面上阳光明媚，停着一辆高级红色跑车。男女主人公还没出场，舒朗知道待一会儿将要发生什么，抢在他们办事之前，她把他們给定格了。

## 第十一章

### 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

假米克周兵在杂志社一亮相引来一束束妒羨的目光，谁也没有见过米克，只在舒朗的文章里见过，这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周兵是来接舒朗下班的，他举止落落大方，似乎并不避讳什么，当然他的一切举动也拿捏得恰到好处，就像一个擅长表演的演员，既把戏做足又不过火。舒朗看着他直想笑，又不好真的笑出来，就眼含笑意地看着他，睫毛一闪一闪的，像在看一场热闹的表演。

潘雪晴最近的行踪有些怪怪的，经常晚来早走，不知她在忙些什么。平时上班她一惯埋头于稿件堆里很少过问别的事，至于别人来的客人她更是正眼都不看人家一眼，就当那人不存在。

今天她似乎对假米克特别多盯了两眼，目光在无框镜

架后面扫来扫去，像探测器似的对周兵浑身上下进行了全角度多方位扫描。

“你真是米克？”

她突然开口问道。

“不是真的还能是假的？”

周兵回答得镇定自若。

潘雪晴用手扶了扶无框眼镜，慢条斯理地说：

“那可不一定，现在什么没有假的啊？”

周兵被她噎得一愣一愣的，咽了口唾沫，正要与她辩论，见舒朗给他使了个眼色，就只好把要说的话给吞回去了。

在电梯上两人四目相对的时候忽然觉得无话可说。电梯徐徐下沉，表面上却是看不见的，好像还呆在刚才那个空间里。一道亮光照射进来，电梯门开了，他俩从电梯里跨出来的时候，舒朗的目光正好落到另一扇电梯门的门口，只见那扇门忽地一闪，把一个男人的影子“忽”地包了进去，那扇银亮的金属门就像一双奇妙的手，说变就变，转瞬之间就把一个舒朗想看又没看清楚的东西给变没了。

“你怎么了？两眼发直好像着了魔似的。”

“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人。”

“人？什么人？”周兵四处张望着，说，“什么人不是人？这儿到处都是人。”

大厅里走来走去的果然到处都是人。

“我怎么觉得刚才上去那个男的很像米克——”

“.....”

舒朗听到周兵还在她脑后嘀嘀咕咕说着什么，但她一句也没听清，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扇紧闭的门上，两眼直勾勾的看上去像个病人。那扇门忽然开了，舒朗一眨眼功夫就消失在那扇门里。周兵站在原地没动，他觉得舒朗像一股令人无法把握的气体，飘来飘去，变幻莫测。

随着电梯的上升，那个幻影在舒朗眼前越来越清晰，刚才那个背影的确很像米克。但是，在这个时间米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是到他们杂志社还是到这幢楼里的其它单位办事，舒朗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和米克在一起的时候，米克一次也没到这幢楼里来过，怎么现在两人分开了他反而来了，这不大可能吧？

楼道里空无一人，楼道两边的房门全都关得紧紧的。舒朗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慌乱极了，像是许多人在水泥地面上奔跑发出来的。前面有人在跑，后面有人在追，大家都朝着同一方向莫名其妙地狂奔，你追我赶，你挤我、我挤你，很少有思考或者说静下心来想一想的时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总像是被裹挟着往前走，干什么都是一阵风。

舒朗回头看看，楼道里空空的，连半个人影都没有。她放慢自己的脚步，那些重重叠叠的脚步声也就消失了。她来到办公室，见其他同事都还没下班，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各忙各的，唯有潘雪晴不见了。舒朗问坐在门口的一实习编辑，潘雪晴去哪儿了？那女孩头也不抬地回答，不知道，走了吧？舒朗轻轻地“哦”了一声，她想自己大概是看错人了。

转了一圈下来，舒朗见周兵还大厅里等她，心里忽地

一动。

“我还以为你早走了呢？”

周兵说：“我是来接你下班的，你不下来，我走了多没劲。”

舒朗说：“哦，我刚才看错人了。”

## 有人在哭，有人在恋爱

《有毒的婚姻》座谈会会出现空前火爆的情况，从一开始局面就有些无法控制了，事先准备好的那些座椅早已被人占满，有的一把椅子上还挤了两个人。来开会的大多是女人，也有个把男人，不过他们淹没在人堆里，很不起眼。各种各样的女人出现在会场上，有的打扮得很怪，头发遮住大半个脸，有的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紧绷绷一律向后，从正面看有点像个秃子，有的穿着花衣花裤让人眼花缭乱。有的穿得很素，好像掉进墨缸里似的从上到下一身黑。有的穿得很露，低胸的裙子让人想入非非，超短裙短得让人望而生畏，有的则穿得过于古典，一排钮一直扣到下巴底下还不肯罢休，下面是一条大扫帚似的黑色长裙，走起路来忽悠忽悠的。

会场上情形很怪，有人在哭，有人在恋爱。许多人从外往里挤，还有一些人试图挤出去。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舒朗还没露面已被那些人夺过麦克风抢先发

了言，她们似乎都是有备而来的，手里拿着厚厚的讲稿。其中有个烫着标准“菜花头”的妇女走上讲台讲述她的婚姻故事，她一开口说话所有的人都感到牙疼，像吃了什么酸东西以后的症状。“菜花头”自己讲得津津有味，什么“秋意渐渐浓了”、“我的心……”她两眼发直下巴稍向前伸，表情呆板看起来比较吓人，就这种人号称是《有毒的婚姻》最忠实的读者，舒朗对自己工作的意义表示怀疑。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

“菜花头”开始抒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舒朗实在无法忍受，闭了一会儿眼，再睁开时讲台上的人变了，由一个菜花头妇女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小男人。他眉头紧锁满口“忧郁”，大声讴歌青春，舒朗听见人们嘴里的牙齿像一片破旧城墙那般哗啦哗啦倒塌的声音，她自己的牙齿也裂了很大的一条裂缝，她虽然看不见但却感觉得到。

“忧郁”说话像朗诵一样每个字都拖得很长。

“忧郁”平均每说一句话就要甩一下头发。

“忧郁”的手势太多，小手倍儿白比来比去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满口“忧郁”的男人终于走下台去。

舒朗溜出去以上厕所的名义喘口气。她静静地坐在抽水马桶上，卫生间阴凉的空气使她略感舒服，白瓷砖上映着变形的人脸。她想，座谈会怎么会搞成这样？她以前天真地以为，她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生动，有趣，充满挑战，现在想来却是最最无聊的一项工作。

舒朗听到自己的寻呼机催命鬼似的嘀嘀响成一片。  
阿鸟以他无所不在的劲头从屏幕上钻出来：

“速回电话。有急事。”

他总是“有急事”，什么狗屁事到了他那儿都成了急事。这时候，舒朗听到离卫生间不远的会议室里再次爆出一阵哄笑，随后还有口哨声和拍巴掌的声音，听上去就跟耍猴戏似的。从卫生间出来，舒朗找了个地方给阿鸟回电话。阿鸟在电话那端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咋咋呼呼恨不得从电话线里钻出来。

“怎么搞的你？半天才回电话！”

“还怎么快呀？”舒朗气呼呼地说道，“再快我成神仙了。”

“舒朗我告诉你，跟我做事你就是要成仙，料事如神，什么事都比别人快半拍才行。”

“哦？”舒朗说，“那是你，不是我。”

“你做事的节奏太慢了，”他说，“这样下去可不行。”又问，“你那里怎么乱哄哄的，听起来像个自由市场。”

舒朗说：“你的感觉不错。我得放电话了，我们正开会呢。”

“哎哎，正事还没说呢，你们那组照片不行，得重拍。”

“怎么不行啦？拍了半天你知道我受多大罪吗？”

阿鸟说：“这就叫受罪啦？实话告诉你吧，受罪的事还在后头呢。”

打完电话回到会场，会场上正乱着，有一大片女人手执白手绢在那儿嚤嚤地哭，舒朗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问谁谁都不理她，只顾自个儿哭自个儿的。那一大片白手绢像一群飞不高的鸽子扑啦啦在她眼前晃，白得千篇一律，白得刺眼。舒朗想怎么她才出去这么一会儿场上的气氛就变了？刚才还是热热闹闹哄笑叫闹转眼功夫就变了——变追悼会了。

谁死啦到底怎么啦出什么事啦都疯了吧……

座谈会最后变成一场闹剧，而《有毒的婚姻》的主持人成为一个被忽略的角色，没人知道她是谁，好像此事与她无关。

## 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着

面包车在郊外的公路上匀速行驶，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着，有时要穿过一个公路隧道，车内的光线就“忽”地暗了下来，好像到了夜晚的感觉，四周的景物昏沉沉的。等车过去就好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大片绿色田野从车窗外掠过，山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那重重叠叠的山峰使舒朗暂时忘掉座谈会上那些烦心的事，大脑里面一片空白。

车上坐的几个人全都是阿鸟找来的，有摄影师和他的女朋友，大胡子宋和怡昕，当然还有假米克周兵。周兵坐在舒朗旁边，一声不吭。

“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内向？”

舒朗斜了他一眼问道。

“我怎么内向了？”

“你看上去好像不太高兴。”

“我不知道这车要把咱们拉哪儿去。费了那么大劲照了那么多相，说不用就不用了，这不是折腾人嘛。”

“有意见你别来呀——我看让你来当我丈夫也不合适。”

“哪儿不合适？”

“哪都不合适。”

“我看挺合适的，最起码我不会丢下你不管。”

“你——，我懒得跟你多说。”

“怎么样，说不过我了吧？”

两人一句接一句赌气似的说着气话，其实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次外出旅行其他人对他俩来说如同车窗外移动的景色，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只有他和她，他们之间也许会发生一点什么，至于到什么程度两人心中都没底。

车内的男男女女都是一对一对的，只有阿鸟是一个人。他坐在司机边上的座位上，一路打着瞌睡。大胡子和怡昕坐在后排座位上，不断发出吃吃的笑声。摄影师小丁带着他孤傲的女朋友靠窗坐着，他们之间的气氛似乎有点冷，大概是因为什么事谈不拢，正僵着，两人都像刚吃了冰砣，满脸冰霜。周兵和舒朗坐在司机背后的那张椅子上，一句一句打着嘴仗，表面上听起来他们的话都是对立的，可实际上却是话里有话，用语言撩拨、刺激、试探着对方的内心。

工作进展顺利，他们一行人原本打算在当地过夜的，因拍完照时间尚早，就决定连夜往回返。舒朗和周兵在回去的路上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车内灯光暗淡，舒朗感觉到周兵的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放到她手背上，她感觉到从他手心里传来的不同寻常的热度。

“你的手怎么这么热？”

“是你的手太凉了。”

说着，他一下子把她的手抓过去放在自己两只手当间，用力揉搓。舒朗顿时觉得那只手火烧火燎地着起火来，那股火从手掌烧到小臂，从小臂一路烧下去一直烧到胳膊上部然后通过前胸直入心肺。

汽车停在一座公路桥上，不知何故桥上车堵得很厉害。

他们像静止在半空中，不说，不笑，也不动。

对面的汽车开过来，刺眼的亮光一闪，然后稍纵即逝。

他们好像忘了缘由，不知为何来到这里并且在此滞留，他们沉醉在某种情绪之中，忽然之间丧失了对外界的反应，陷入一种二人意境，目中仿佛已无他人存在，只剩下他和她。他们在一个狭小幽暗的空间里畅游，偶尔划过的一道亮光使他俩看清了对方的脸，两人都觉得那种感觉很奇妙，当他们再次隐在黑暗里的时候，内心深处就充满了欲望。终于，他搂过她的肩——很紧地搂着她，想要把她吃了似的。他们心里都明白，今夜他们是谁也过不去了。

## 他在他的大床上等他

卫生间响着哗哗的流水声，他在他的大床上等他。

他的床似乎比一般的双人床要大些，几乎是个方形柔软大靠垫，人深陷在里面，好像被埋在云层的深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舒朗翻了个身，床垫如波浪一般涌动起来，她的心仿佛也跟着一起摇晃，七上八下，忽高忽低。刚才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舒朗心里平静如水，几乎没有什么陌生感，毛巾放在哪儿，香皂哪儿，香波哪一瓶是空的、哪一瓶里面有她好像心里都很清楚似的，一拿一个准。那种热腾腾的香气蒸腾着往上涌，舒朗有些看不清自己了。她想自己的丈夫米克，他也许在这样一个晚上，跟某个女人走了，住在她家里，永不再回来。他爱那个女人吗？亦或那个女人很爱他？他也像自己这样在别人家的浴室里洗澡然后准备上床是吗？一想到这些舒朗心里忽然乱起来，她草草地在身上打了一遍肥皂，还特地在阴部和乳房上多打一些，然后用水冲洗干净。当她湿漉漉地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周兵一把抱住她，用下巴贴在她腮上，问她：

“都洗完啦？怎么这么快？”

舒朗侧过脸来看他，说道：

“还快呀？我觉得在里面呆了好半天了。”

他一路走一路把手伸进她裹在身上的浴巾里去摸她的乳房，当他的手指触到她的乳头的时候，她有些受不了了。她原打算笑着推开他的手，催他去洗个澡再来，可还没等

她开口他已重重地压过来，两人一起滚到床上去了。

宽大的弹簧床被他们压得吱吱作响，那像神经一样敏感的簧丝几乎要断了。他用力搂住她疯狂地吻她的嘴唇，她也不顾一切地回应着，两股激情的烈火燃烧在一处，在他们的舌尖翻滚跳跃。像两个擅长在垫子上表演高难动作的体操运动员，他们的舌头灵巧极了，一会儿是柔软地弯曲，一会儿是坚硬地长驱直入，一会儿慢得像在风里飘，一会儿快得像暴雨急促地打在屋顶上，丁丁咚咚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一边吻她一边在她身上摸索起来。看得出来，他在这方面经验十足，熟练得让舒朗有些起疑，莫非他有众多女友？这个念头一冒出来颇为扫兴，激情顿时减少了一半，她感觉到被他压在下面，又酸又疼，就用手去推他的肩，催他快去洗个澡。周兵正在兴头上，哪里肯走，她越是推他，他的手就越是往深处游走，像个不知疲倦的探险者。井打了一半哪能就此罢手，非得深钻下去不可。

舒朗说：“去冲个淋浴，很快的，我在这儿等你。”

他把头擗在她胸前磨蹭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了似的直起身子，又把头垂下来吻了她一下，好像恋恋不舍似的。

周兵到卫生间洗澡去了，留下舒朗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她想，爱情来得这么快，是真的吗？这个人的感情可靠吗？这是一个速成的什么都被简化了的时代，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可言。

周兵再次出现时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再细看他，发现

他头发湿了，整齐地往后梳着，梳子的印迹清晰可辨。面孔经过热水的熏蒸变得红扑扑的，使他的脸色看起来要比平时好许多。

舒朗躺在那里，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似笑非笑地对他说：

“你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周兵一边用浴巾擦干胳膊上的水一边说：

“好哇，到现在你还在想着另外一个人。”

舒朗抿嘴笑，不说话。他的身体再次贴上来的时候竟是意外的冰凉，他的皮肤出人意料地细——像又凉又硬的大理石，她的手指在大理石的表面轻轻划过，一点点地接近整个事件的核心。他似乎也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动不动，像是要把一件重要的东西交出去。她握住他，用力摇动起来，整张床、整个房子都在晃，天旋地动一般。随后舒朗感觉到他膨胀的激情在空气中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不断冲撞着自己，使人欲飞翔又欲沉沦，各种意念交错出现。

## 在时间的某个点上隐匿起来

怡昕发现舒朗不见了。三天三夜没回来不说，还把手机和呼机统统关了，从此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得无影无踪。怡昕给舒朗他们单位打电话也找不到人，他们说她没来上班，还让怡昕转告她，主编这两天正到处找她，有重要的

事要跟她谈。怡昕手里捏着电话一阵一阵直发愣，她想现在这事情怎么全都反过来了，她寻找一个失踪的人，他们反而向她要人。

“舒朗不见了。”

她没办法，只好给大胡子宋打了个电话。

大胡子显然还没起床，声音听起来呜里噜嘟懒洋洋的。

“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说丢就丢呢？”

“怎么不可能，她丈夫米克就是——”

说到这儿，怡昕倒想起一个人来，她知道舒朗和谁在一起了。她放下电话便去找周兵的电话号码，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她明明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而翻遍所有小本都不见周兵这个名字，好像有人在跟她玩捉谜藏游戏，东躲西藏就是不让她看见。

到了第四天下午，舒朗主动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那时怡昕和大胡子宋正在床上，他们什么也没穿，怡昕接电话的时候，大胡子宋还在不停地摸抚她，弄得她神情恍惚。

“喂，怡昕吗？我是舒朗。”

怡昕听到一个更恍惚的声音。

“舒朗，这几天你跑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处找你。”

“谁找我？”

“阿鸟，还有你们领导，另外——”她停了一下，继续说，“米克回来过，说是有事要找你谈，可惜你不在。”

怡昕一边讲话一边试图推开大胡子宋那只上上下下运动着的手，可是你越推它，它越是变着法儿地跟踪过来，躲也躲不开。

“他还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他用嘴吸吮她的乳房，弄得她很刺激，她必须克制住自己才不致于叫出声来。耳朵里舒朗的声音继续传来：

“他打算怎么办？离婚？”

“他没说。”

“他怎么样——看上去还好吧？”

“还行，你呢？”

“我挺好的。”

“是跟他在一起吗？”

“是的。”

“你快点回来吧，满世界的人都在找你。”

“我真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中来。我烦透了。”

“舒朗别这样，有些事……”

这时，怡昕被弄得忍不住叫出声来。

“干什么呢你？”

“哦，没什么——”

怡昕正被男朋友抱在怀里又揉又掐，好像那些器官都被拆卸下来变成一件件在他手里把玩的器皿，他对它们投入激情，跟它们说话或者咬它亲它，而要求她若无其事地打电话，这怎么可能？密匝匝的血管和神经把那些风起云涌的信息丝毫无损地传送过来，过电一般流遍全身。

她已经无法再跟舒朗讲下去了，可舒朗那边什么也看不见，她喋喋不休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她对米克回到家里来找她表示吃惊，她说对于米克的真实情况到现在

为止她一点也不了解，所听到的种种传说可能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至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除了米克自己谁也不知道。

怡昕把电话机撂在枕边，里面传来的话越来越听不清了，她耳边响起另一种声音，欲望中的男人的声音。

## 第十二章

### 鬼脸面具

这几天舒朗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弹簧床发出有节律的吱吱的声响，舒朗看见自己的衣服堆在一边，衣服旁边有一个鬼脸面具，还有一株叶子长着古怪锯齿的植物。周兵的性能力强得惊人，做爱时间通常以小时计，舒朗从没遇到过像他这样强大的对手，同他较量过几个回合之后，就有些离不开他了。

周兵的家布置得别具特色，从他的审美趣味上你很难判定出他的职业。有一天他俩亲热过后开一盏小灯躺在床上聊天，周兵用胳膊搂着舒朗一边抽烟一边让舒朗猜猜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猜你可能是一个艺术家。”

舒朗微闭着眼睛毫不犹豫地说。

“你太抬举我了。”

周兵吞吐着烟圈似笑非笑地说。

“那——无业游民？”

周兵一口烟呛在嗓子里，吭吭地咳了一阵，笑道：

“我说你这人怎么忽东忽西的啊。”

他说话的时候一只手不断地抚弄着舒朗的头发，舒朗感觉自己对他充满依恋，但她不知道他们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多久，一想到这儿，她心里倒又感激起阿鸟和他策划的那套纪实风格的书来。

在书中他扮演米克。

在床上，他是她真正的丈夫。

庄雨和已寻找种种理由从她的生活中抽身离去，他说他老婆派人跟踪他俩，而舒朗后来又听到另一种版本的传闻，说她老婆在外头有人，他的事她老婆跟本不管。不管怎么说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跟周兵比起来，庄雨和实在算不上一个好情人。白天阿鸟来电话，说照片明天出来让他们一大早过来看，周兵吸完最后几口烟，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说：“赶紧睡吧，要不明天一大早阿鸟要来堵被窝了。”

第二天一早，阿鸟果然等不及他们来公司，一大早跑来按门铃。他们匆匆忙忙穿上衣服，简单整理了一下床铺，舒朗跑去开门。阿鸟嗅着屋里的气味儿走进来，他还没开口，舒朗知道他又要说什么了。

“我在那儿累死累活，你们可倒好，电话也不接，这

两天你们躲到哪儿去了？”

周兵把一只手搂在舒朗肩上说：

“按照你的创意，我在极力扮好我的角色。”

照片铺天盖地地铺了一床，周兵家一大半被那张大床占去了，所以他们三人只好在床上挑选照片。有了照片，原本虚构的人物就落到了实处，成为有鼻子有眼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人。舒朗用轻松的语调写成的一篇篇游记就要变成一个真故事，一个大骗局，一本包装得颇为成功的畅销书。舒朗看着照片上的人物，忽然觉得他们看上去有点陌生，她想，这些人物到底是不是她所写的那一群人呢？是先有他们还是先有照片上那些人呢？米克看到这本书又会怎么想？有人假扮他的名字在书中一次次亮相，那么现实中的真米克会不会生气……舒朗不敢再往下想下去，她想得头都大了。

这天晚上，舒朗盘腿坐在床上，托盘里放了一杯咖啡，她手里用一支圆珠笔在纸上划来划去地改稿子。周兵坐的位置恰好是在那个装饰品鬼脸的后头，一抹阴影从他的鼻梁上横踏过去，使他那张原本英俊的脸多了几分诡秘，让人猜测不透他的本来面目。他连职业都不肯告诉舒朗，他的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又似乎没一句是真的。

“周兵，我发现我越来越看不清你了。”

“是不是对那些照片不满意？”

“不是，我只是无法想象这件事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周兵把脸从阴影里移开一点，说：

“不管怎么说，我会对你好的。”

## 爱情幻觉

舒朗裸露着上身只穿一个乳罩坐在床沿上，近来她常莫名其妙地愣神儿。她坐着，他站着，他在她背后，远看像一对搭配合理的雕像，他们只要在一起，相互之间那股劲儿马上就上来，简单的说就是性的吸引，他们呆在一起只想做爱，不间断地爱。

周兵家的气氛似乎也特别适合做爱。那棵巨大的种在一只直口白瓷盆里的阔叶植物像一只巨大的手遮挡在床垫上方，舒朗躺在下面总是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味儿，是植物的芬芳和清洁的被套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周兵有时出门办事，说很快就回来，舒朗就一个人躺在床上等他。日子过得迷迷糊糊，有时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梦境中仍回到原来那个家，和原来那个人生活在一起，无休止的冷战，仿佛对方不存在似的，看见了也当没看见。

有一段时间舒朗因写《有毒的婚姻》那个栏目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只能睡二三个小时，米克在这段日子的作息时间和她错开了，她上床睡觉时他总是不在床上——已经起床或者这一晚根本没睡，舒朗因一心一意扑在新开的栏目上，其它的事根本没放在她眼里。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之间的裂痕大概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的。

在梦里舒朗听见有人跟她说话，她“忽”地从床上坐起来，寻那声音的来源。

“我去找过你，你不在家。”

声音好像从背后传来，待舒朗回过头去那声音倒又跑到前面去了。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老是他一个人的声音听不到另外一个人开口说话。他在和谁说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但却嗡嗡的回声很大。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我去找过你，你不在家。”

屋里好像有一台反复播放相同几句话的留声机，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令人毛骨悚然。

“你在哪儿？你出来我们谈。”

舒朗四处寻找米克的踪迹，窗帘被风吹得鼓了起来，窗帘背后好像藏着一个人。舒朗觉得害怕，就去掀那窗帘，然而咳嗽声又从背后传来，是一进门那个方向。与此同时刚才被吹鼓起来的窗帘又“噗”地一声瘪下去。舒朗惊恐地站在屋子中央，四周充斥着杂乱无章的人声，有男人低沉缓慢的声音，有女人尖锐急促的声音，有断断续续的啜泣声，也有说着说着哭起来的男人或者女人。婚姻使他们备受伤害，他们把所有冤屈都要哭出来，让舒朗记下来、录下来、写下来。舒朗记得她并没有把《有毒的婚姻》的录音带带过来，这些声音怎么会跟过来？

“你做噩梦了吗？”

“你哭了——”

舒朗在半睡半醒之间听到有人跟她说话的声音，睁开

眼睛一看是周兵，就冲他很含混地笑了一下，闭上眼睛又睡。周兵把窗帘“哗”地一下拉开，让刺眼的日光照射进来。他看见舒朗身上的皮肤在日光下显得尤为洁白，像白瓷一样反射着太阳的光线。他的手指落到她肩上，延着她身体的曲线一点点往下走，好像行走在一断蜿蜒曲折的山路上。

舒朗一开始还很平静，可过不了多一会儿那种情绪被人点燃，当他的手走到她身体的最高点的时候，她忽然扭转身体让他的手落下来。他们开始在很亮的日光下做爱，刚才那些混乱的人声被驱赶得无影无踪。

正进行到高潮之处电话铃响了，两人都觉得有些扫兴。周兵停下来去接电话，是怡昕打来的，叫舒朗马上回去一趟，有急事。舒朗有点依依不舍地离开大床，东一件西一件地乱穿衣服，试了几件都不是她的衣服，索性把那衣服脱下来扔在一边，对周兵说：

“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干嘛要被这些人指挥得团团转？”

周兵说：“你也好几天没回家了，回去看看吧。”

“你会一直对我好吗？”

“瞧瞧，又问傻话了吧。”

“他刚走，你们总是碰不上面。”

舒朗刚一跨进家门，怡昕就满脸遗憾地冲她说：“米克刚才来过了。”

她转身去追，只见楼道里空空的，有一只淡绿色的方

便面袋被风吹得一溜小跑着往前赶，家家户户紧闭着房门，仿佛一幢无人居住的空楼。她听到楼梯里有些响动，便一级一级沿着楼梯走下去。

在楼梯的缝隙里，舒朗看到有一个熟悉的背影一闪，便不见了。舒朗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震得楼板咚咚直响，她必须追上那个背影，跟他说个清楚。

在一楼幽暗的拐角处，她撞见一对正在接吻的恋人。

她明明看见是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两个？舒朗极为扫兴地往回走，不止一次了，她与米克擦肩而过，两人之间仿佛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黑洞，你越是想走近他，他就离你越远。

## 混 乱

舒朗再回到单位上班的时候，桌上的信件堆成了山。她打着哈欠一封一封懒懒地拆着，感到浑身没劲儿，直想睡觉。这时候，阿鸟的声音从电话里冒出来，他说为了那本书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了，他的声音听起来的确很疲倦，沙沙的有种说不出的杂音。

这天晚上舒朗和阿鸟在一家酒吧里见面，阿鸟对他策划的这本书显得信心十足，他看起来像个动画片里夸张的疯子，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他说他要把这本书炒作得尽人皆知。

舒朗心里没底，不知道这场骗局真炒起来了该如何收

场。

有歌手在唱歌，唱的是一首忧伤的英文歌，听不太清歌词。舒朗在喝一杯浓咖啡。阿鸟的嘴一张一合，不管对方是否在听他说，他都不遗余力地在那儿说。他的头朝前一点一点的，看上去真像一只拚命啄食的鸟。他说人活着就得拚命干玩命干干死了算，这句话给舒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后来的某一天，这句话突然从舒朗脑海里冒出来，舒朗眼前那只忙碌的鸟突然从高空坠落下来，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而忧伤的弧线。

阿鸟现在还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将要发生的事——谁也无法真正地预见未来。他现在活得正欢，像撒欢，像发疯，低矮的烛光把放大的人影投射到墙上，使他整个的人比平时放大了几倍，他的影子疯狂地舞动着，一会儿变成一只躯体庞大、长着长角的牛，一会儿又变成一只长臂短腿、动作机敏的猿猴，阿鸟整个人就像一锅达到沸点的开水，他坐在酒吧里，头上热气腾腾地冒着泡泡。

潘雪晴坐在一个比较黑暗的角落里独自喝着一杯茶，舒朗朝她走过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的笑容显得有些僵硬，好像凝在嘴角的一抹浮冰。

舒朗再细看时，是她的眼镜从鼻梁上滑下来，落到地上。

“没摔碎吧？”

舒朗俯下身帮她拾起眼镜。

“谢谢。”

潘雪晴接过眼镜，很不自然地冲舒朗笑笑。

“你在等人？”

“嗯。哦不，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

话还没说完潘雪晴突然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站起来急急忙忙朝外走去。舒朗一回头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在酒吧门一闪就不见了。

舒朗打车回去的时候已是深夜一点了，街道空寂冷清，树不是白天的树，灯也不是白天的灯，一路上她都在犹豫是回自己家还是回到周兵那儿，想着想着自己都烦了，最后还是告诉司机周兵家的地址。

回到周兵家，他还没睡，正在看不知从哪儿借来的几张影碟。

“你上哪儿了，电话也不打一个。”

他显然有点不高兴。

“跟阿鸟在一起，商量那本书的事。”

“顺利吗？”

“还可以吧。”

“我一直等你回来，等得我都困死了。”

他打了个很夸张的哈欠，眼角竟迸出一颗亮晶晶的泪来。

舒朗走过去有些撒娇地说：

“你生气啦？”

“哪儿敢呀。”

两人很亲热地上了床，周兵立刻不困了，好像战士上了战场，把别的什么全都忘了，一心只想作战。舒朗脑子

里却乱成一团，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刻心也没能完全放开，一团团阴影从眼前掠过。她忽然坐起来，拧开灯，说有话要对周兵说。

黑暗中传来周兵扫兴的声音：

“怎么啦？”

“不知道，心里乱得很。”

舒朗觉得有一只手从黑暗中伸过来将她的手攥住，说：

“舒朗，你什么也别担心，有我呢。”

他又把她拉过来搂在怀里，她渐渐安静下来。他的手再次游动起来，当触到她的乳头的时候，他对她说，你看你，这儿都变硬了。

## 内心的噪音

潘雪晴最近情绪极为反常，她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好像有什么话要跟舒朗说却又张不开嘴。舒朗听说她准备调到另一家杂志社去工作，舒朗问她，她一口否认此事，还忿忿地说了句：

“你听谁说的？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不负责任乱造谣。”

舒朗赶紧低下头去忙手底下的事，心想，脾气还挺大，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听说你要出一本书？”

潘雪晴忽然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问。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听说的。”

说完，又把头埋到纸堆里去。

舒朗觉得潘雪晴最近的反常情绪似乎跟自己有关，但到底有什么关系她似乎一时半会儿还想不明白。舒朗近来被阿鸟的指挥棒指挥得团团转，记者会啦，请朋友吃饭啦，这种活动几乎天天都有，《预约幸福》那本书还没出来，媒体上已把它炒得沸沸扬扬，已到了即将爆炸的极限。

阿鸟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睡了，眼睛熬得红红的像两只带血的灯泡。

人们在舒朗面前走来走去，人人脸上一脸诡秘。

舒朗坐在一个麦克风前介绍自己的作品，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和，脸上似乎还带有一丝笑容，但心里却慌乱不安，她越来越感到整个事情的不对头。不说别的，真米克和假米克的关系就很难处理，米克现在还没跟她离婚，要是有一天米克真的回来了怎么办？照片上到处都是假米克的脸，脸上贴满谎言。

舒朗感觉自己好像在念报纸，念的都是与己无关的事。书中写到的那些旅行，那些神秘的小岛一次次地出现在她的作品里，其实那些地方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很多人都信以为真，甚至连旅游公司的人都来找过舒朗，要她和他们一起合作开发新的旅游线路，来和舒朗联络的人甚至答应可以先给一笔钱。事情弄到这种假戏真做的程度，舒朗后脑勺直冒凉气。

阿鸟发言的时候精神异常亢奋，他说起话来嘟嘟嘟像

打机关枪，他实在太能说了，他说话好像不过大脑似的。舒朗不敢看他那两只血红的、仿佛冒火似的眼睛，他眼睛里有一股动物般嗜血的光，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活生生地吞下去。他讲呀讲呀口干舌燥声音嘶哑最后简直可以说是声嘶力竭，人们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还以为这人就这样，可是，渐渐地，麦克风发出的巨大的噪音以超大的频率刺激着人们的耳膜，人们的耳膜像海绵一般被挤出了水，痛得失去听力和知觉。

舒朗不知道这种噪音是来自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后来她听到“砰”的一声巨响，麦克风的噪音渐渐平息下去。会场上的人蜂拥着往一个地方涌，一圈一圈又一圈，围了个水泄不通。

阿鸟是因心脏病突发被送进病院的，在此之前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患有心脏病，他一向认为自己身体很好，因为他从不感冒发烧咳嗽甚至连脚气都没得过。舒朗见到他的时候他虚弱地躺在床上，小脑袋安安静静地埋在白被子堆里，这一回他的嘴是真真正正闭上了，闭成一条线。

“你好，阿鸟。”

舒朗语调平和地说。

阿鸟挣扎着坐起来不放心地问：

“那本书的事怎么样啦？”

“书的事你先别管，先好好养病吧。”

阿鸟说：“我不管谁管？我在这儿呆着真跟坐牢一样啊。”

舒朗拉了把椅子在阿鸟床前坐下，看到别的病床也有

人看望，还带了很多水果之类的东西，便问阿鸟想吃什么，她可以帮他去买。听了这话，阿鸟白了她一眼，说，“我怎么吃得下啊！”

他的眼睛里依旧布满血丝，他说他现在吃不下睡不着，日日夜夜操着心，他说医院这种环境对他的身体没好处，他说他想出院，外面还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干。他激动地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看着他这么闹腾舒朗百爪挠心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她只好撇下阿鸟不言不语地走了，走出离病房很远的地方，她仍听到有个嗓音跟在她脑后声嘶力竭地在那儿喊：

“让我出去！”

## 结局还很热闹

那本书还真被阿鸟炒作起来。

封面上那半个人脸分不出男女，另一半隐在一块玻璃的后面，玻璃上反射着这座城市的倒影——几座高大伟岸的建筑物显出冷漠的表情。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舒朗没有开灯，她站在窗口，看街上急匆匆的行人。周兵还没有回来，他说过要回来吃晚饭的。以前和米克在一起的时候，米克回不回来吃饭舒朗并不在乎，有时甚至巴不得他在外面吃，自己好省点事。而对于周兵她很在乎，她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外头忙些什

么，大概忙挣钱吧。周兵手头比较宽裕，说明他的工作一定比较来钱的，不可能靠死工资过日子。舒朗隐隐约约打听到，周兵在一家外资企业做业务，成天跑跑颠颠忙得很。

有一次舒朗问周兵：

“你为什么要扮演我文章中的米克？”

周兵回答得很干脆：

“我只是想做一些冒险的事。”

现在所有人都把他当成米克了，很多人买了那本书，就把书中照片上的人当成真的，以前他们看过舒朗那么多文章，这回终于见到真人了，他们争相购买那本书，为的是先睹为快。他们不管是真是假，白纸黑字的事情他们全都相信，周兵一时间居然也成为报纸娱乐版的红人，谈起话来口若悬河，照片也英俊逼人，像个真正的明星似的。这些日子，周兵成了个比舒朗还忙的大忙人，他穿着讲究，衣帽得体，一举一动都恰到好处，看得出来，他在外面很有人缘，是个颇受欢迎的大红人。

他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回来的时间则越来越晚，舒朗很为他担心。

这是一个人人心态都很浮躁的时代，很多人不安于现状，想要超越自己，干出一番与众不同的事业来。阿鸟、周兵都属于这类人。舒朗一直以为周兵是真心爱她，直到现在她还不相信周兵他们一伙人是在利用她。她甚至还天真地以为，只要米克同意跟她离婚，她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嫁给周兵，从此过一种浪漫而又现实的日子，不必守着过

去那桩已死的婚姻，过沉闷无趣的日子。

满街都在卖舒朗写的那本游记，舒朗却躲在窗帘后面看热闹。她想，人们不知道会不会想到有一个叫舒朗的女人，虚构了一套浪漫游记，给小岛起了许多美丽的名字，地球上却从来没有那些小岛，也许有，但并不叫那些名字。那些舒朗梦里到过的地方全是清一色的神秘，每次他们出去都能见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舒朗把这些事物写得活灵活现，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人预言，在这座城市里将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旅游热潮，大家利用闲暇时间去寻找那些书中所描写过的地方，那将是一场壮观的超大型的捉迷藏游戏，这时候，谁会想到这场游戏的设计者正站在高层建筑的一扇窗口，画满神秘符号的一块古怪窗帘半掩着她的脸，她从高处朝下看，凝神盯了一会儿街市上的某一景象，然后轻轻一笑，合上窗帘。

## 第十三章

### 处在十字路口

醒来时已是满室阳光了，舒朗撩开一点窗帘，看到天空的颜色蓝得出奇，窗外有鸟叫的声音，是一个难得的好天。舒朗今天不用上班，星期天她在杂志社值了一天班，今天是星期一，可以有一天的补休时间。

舒朗懒懒地躺在床上，身边的人早已不见了，留下一个松松的空被窝，舒朗想起他平时躺在那儿的样子，心中不免涌起一股复杂情绪。

舒朗躺在床上愣了一会儿神儿，她看到窗外有两只鸟蹦蹦跳跳落在窗台上，它们啾啾地叫着，扭着头相互打量，怡然自得的样子。舒朗想，其实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弄得很简单，是自己把它复杂化了。米克离开她也许不全是他的错，为弄《有毒的婚姻》那个栏目，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

搭上了，她不分白天黑夜地听录音，整理，做记录，米克对她来说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他在她身后走来走去，悄无声息地喝茶，吃一些没有声响的小零食。那个走来走去的好像他的躯壳，他真正头脑里的东西并不属于她，也不属于他们共同居住的那套房子。没有人知道他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他很少说话，眼睛深藏在镜片后面，在某一个角度你无法看到他的眼珠子，面对他的时候你常常觉得是在跟一个没有黑眼珠的人在说话，很难看出他的表情。

周兵却要生动得多，和他在一起的感觉与跟米克在一起完全不同。但周兵却不是一个让人能放下心来跟他过日子的男人。对于周兵的依恋连她自己也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爱情，还是只有性没有爱。性和爱，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来说的。性是单纯而短暂的，爱却是复杂的，纠缠不清的，没有道理可讲的。

舒朗感到自己的生活总是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不断地做出判断和选择。

那一天舒朗一直都在犹豫，该到什么地方去，做些什么事情。要做的事情乱糟糟的没个头绪，犹豫来犹豫去舒朗发现一天的时间都快过去了，她什么事也没干成，一个人在家里转来转去。到了天快黑的时候舒朗决定给周兵打一电话，她想郑重地说出要和他好好谈一谈的想法，可一听到周兵在电话里的声音，她立刻又被卷到他那种情绪中去了。

“你在哪儿呢？”

周兵问。

“在家呢。”

舒朗用下巴和肩夹着电话回答。

在电话里她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感觉异样，很可能把原来的想法全部推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你吃饭了吗——又是一天没吃对吧？”

“嗯。”

“我就知道你一个人在家什么都懒得做。你现在赶快打一车出来，在咱们上回吃饭的那个地儿，你还记得吧——对对，我跟阿鸟他们在一起呢，还有两个朋友马上就来。你赶快过来吧，过来一起吃饭。”

挂上电话，舒朗开始想出门穿什么衣服。她把衣柜里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看，觉得都不适合今天晚上穿。衣服只拿过来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还放在自己家。毕竟不是正式同居，两人都有临时观点，所以能凑合就凑合。舒朗想自己现在过的这种日子算什么呢，妻子不像妻子，情人不像情人，这样想着便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悲观厌倦的情绪。

一路上他们都在打电话催她，阿鸟在电话里尖声叫着说，再来不来菜就吃光啦。电话好像又传给了另一个人，这人是谁舒朗没听出来，他说舒朗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舒朗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那人说今天是我生日呀。

舒朗说你怎么又过生日？我记得上个月你好像刚过生日。

上个月过生日的是小耿。今天是我，喂，你听出来我是谁了吧——

舒朗把手机电话关上，不想再听下去。她让司机调转头朝相反的方向开，司机问她到底上哪儿，舒朗说你就往前开吧。有一条可以抄近路回家的道，由于几天没走已经被堵死了。

回家的那条路变化很大，有一些地方几乎变得认不出来了。有很多路边的小店都被拆除了，留下一堆堆破碎的砖瓦，还有一些拆了一半的墙壁好像长了牙似的在路灯下冲着路人张着嘴，里面因为没有灯显得很黑。舒朗想是该回趟家了，再不回去连路都不认得了。

“他刚走。”表姐说，“他就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表姐指着那张靠窗的沙发，神情沮丧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呼我？”

“他不让。他说你回来了就回来了，没回来就算了，他只不过是路过这里，顺便拿点东西。”

“他拿走了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拿什么东西。”

“他都说了些什么？”

“问我你的近况。”

“你怎么说的？”

“还能怎么说，照实说呗！”

“他说他看到你最近出版的那本游记。”

“是吗？他说什么没有？”

“说了，他说，这是一场骗局。”

舒朗突然意识到什么，她什么话也不说，拿起沙发上的小包转身就往外走。有一个声音追着她问：

“哎，干嘛去呀你？”

舒朗已经走远了。

凭直觉舒朗预感到可能要出事。

她站在楼下空旷的马路上打车，但等了一会儿没遇到一辆空车。她等得有些急了，就站在路边用手机给周兵和阿鸟打电话，但拨了几遍他们俩的电话全都打不通。

“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在这种时刻，这种冰冷的声音真叫人发疯。

## 掉进一个黑洞

这天上午，舒朗到杂志社去上班，同事们的态度全都怪怪的。有的正在交头接耳说着什么，见她来了，就冲她不自然地笑笑，然后假装哼着小歌各自散去。有的正在电话里神秘神秘地说着什么，一回头看见她，立刻挂断电话，好像有什么事怕她听见似的。

舒朗想，今天真是见了鬼了。

她在办公桌前坐下来，看见办公桌对面的潘雪晴冲她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手里拿着一张纸假装有事转身离去。舒朗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想能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

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仔细观察，周围人倒没有什么异常，电话铃照响，呼机照回，来了客人照常接待，客客气气，礼貌如常，但舒朗总觉得在平静的表层下面隐藏着一股灰褐色的暗流，只要稍微有一个火星子，就会“轰”地一下满屋子窜出火苗来。她看看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每个人似乎都绷着那么一股劲儿——尽量装得正常，举止稳重得有点过了分，反而显得不自然了。

“喂——”

有一个人拉长了声音在那儿听电话。

舒朗感到有点儿做作，那人平时似乎不是那样的呀。

“喂，嗯？哦，是我……噢，他呀，他现在不在。刚才？不知道……大概……可能……”

那人说话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似乎有什么话不便于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

办公室里静极了，连一个老编辑咕咚咕咚喝茶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在那儿慢吞吞地翻报纸，一张，一张，哗啦哗啦响着，声音也是被夸张放大的了，听起来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电话铃在这种近乎真空的静寂中突兀地响起来，舒朗看到所有的人都像被电烙铁烙了一下似的，胳膊或者腿猛地抽搐一下。舒朗手抖得厉害，她有点不能控制自己，她迈着一一种慌乱而奇怪的步态走在办公桌到电话机之间那短短几米的路上，走得异常艰难。

“喂——”

舒朗听到自己的声音虚飘飘的，好像浮在半空中一只

柔软的、会变形的白色汽泡。

喂、喂、喂、喂……屋子里到处都是回音，像在山谷里大声喊叫时所发出来的，层层叠叠，一浪高过一浪。

“请、问、找、谁？”

舒朗听到自己吃力得好像在爬山，一字一顿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几个字，电话那端却又没缘由地断掉了。舒朗手拿着电话愣愣地站在那里，她看到众人的目光齐唰唰地落到她身上，那些目光是有重量的，像水枪打到她身上一样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舒朗有些支撑不住，她微张着嘴，让这种重量得以释放。

她低头看见自己的身体在一块块瘪下去，胳膊细得只剩下一根条状的骨头。她从来也没发现自己有这么瘦，瘦而疲倦，她庆幸眼前没有一块镜子，那水银制成的玻璃却在眼前赫然出现，她惊讶地张大眼盯着镜中的自己，这个满脸倦容的女人到底是谁？

舒朗在下班的路上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她像往常一样在地铁站等车，她差不多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等待那趟固定的车。对面的车缓缓而来，有一些人上去，有一些人下来。那个方向不是她要等的车，她站在车站的另一端，显得有些孤单。这时，一名青年男子手持一张报纸边走边看从东向西慢悠悠地走过来，他看报纸的样子看起来有点怪，微偏着头，好像很入神的样子。他走路那样子让人不由得替他揪着心，担心他会一不留神跌下站台去。

舒朗站在他背后，盯着他的后背，盯着盯着她看到他手中的那张报纸，报纸的头版有一张巨大的女人脸——她看着看着才看出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报纸的中间有这样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

## 撕开一个伪装女人的面具

列车呼啸而过，带走了那个男人、那张报纸和那行触目的黑字，却把那张由许多灰色颗粒组成的人脸留在了站台上，挥之不去。

在舒朗的畅销书——那本神秘游记卖得正火的时候，有人跳出来揭露事实真相，说舒朗实际上是一个独身女人，根本没有什么丈夫，书中的那个丈夫米克是她虚构的，还有那些美丽的小岛在地图上根本无法找到。文章用了很恶毒的词语攻击舒朗，说她是戴着面具伪装成美女的骗子。

那些刺耳的声音化成文字满满当当塞了舒朗一信箱。

有很长一段日子，舒朗不敢去碰那把开信箱的钥匙。那把钥匙小小的，就挂在门旁的一只猫头鹰的眼睛上，那只眼睛转动的时候小钥匙会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天色渐渐黑下去了，舒朗坐在自己小书房的一只矮沙发上，膝头摊着一本书。其实她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身体深陷在沙发里，一直陷到了底。听着那把小钥匙所发出来的清脆的声

响，她感到全身冰冷，从头发丝一直冷到了脚指尖。

她看到另一个舒朗的影子从沙发上脱离她缓步而去，是的，她清楚地看到她到门厅去拿那把小钥匙，然后拉开门用钥匙插进锁孔。小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牵动着她的神经，她听到锁簧“哒”地一声弹跳，信箱的门开了，里面的印刷品像沙子一样流出来，流了一地，把她的脚面都埋没了。

她怔怔地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她想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一步？她该怎么办？她愣了好久，最后决定打个电话给阿鸟，问问他该怎么办。可是，阿鸟不见了，周兵也不见了，他俩都跟约好了似的同时在舒朗的视野里消失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

## 千奇百怪的人眼随后也出现了

舒朗给杂志社带来了大麻烦。

编辑部的电话像疯了似的响个不停，全都是找舒朗的，有的质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她是不是真是一个独身女人；有的则替她打抱不平，说那个写文章造谣中伤她的人实在是太可恶了。两天下来，舒朗精疲力尽，头发乱蓬蓬的，小脸变得蜡黄，下巴尖得能当锥子用了。

这一天下午，同事们各忙各的事去了（也可能是因为怕吵而躲到别的地方去了），编辑部里只剩下舒朗一个人。舒朗听不到别的声音，只有一台开着的电脑发出轻微

的“嗡嗡”的机器运转声。舒朗坐在办公桌前，嘴里咬着一根铅笔。她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她想，那电话就要响了，她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周围没有一点声音，空气粘稠地流动着，粘稠到无法呼吸的程度。

电话铃骤然响起，炸破了粘稠的空气，像一刀一刀刺破丝绸的剑。

舒朗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好像此事与她无关。

那电话一遍一遍响了好久，打电话的人像个长跑运动员，耐力极强。舒朗挨不过他，只好从座位上站起来，慢吞吞地朝那边走。

她伸手去拿电话，一只手被人按住。

“别接了，你到我屋里来一下。”

舒朗听到后面有人在说话。

主编的办公室里有了一些变化，桌子和书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在墙角的地方还摆放了一盆蔫巴巴的指甲花。

“舒朗，你坐。”

舒朗坐下。

主编自己点上一根烟，抬眼问舒朗要不要抽烟。

谁都知道舒朗已经戒烟了，主编也知道。

“不，谢谢，我戒了。”

“抽一根吧。”

舒朗见他坚持，只好接过那支烟来点上。

屋子里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对坐着吸烟，那景象看起来似乎有点怪。主编沉默不语，使时间变得冗长难忍，隔着两道厚厚的木门舒朗仍能听到那边刺耳的电话铃声在响

着，那铃声长了翅膀似的追着她，让她无处可逃。

他们中间的沉默不知持续了多久，他们抽完一支烟随后又各自点上一支继续，仿佛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不为别的就专为抽烟似的。

烟雾在屋子的上方缭绕，有越聚越浓的趋势，它们幻化成乌紫色的云朵，奇形怪状似的贴在主编室的墙上，它们蠕动的样子像嘴像乳房像男性生殖器，千奇百怪的人眼随后也出现了，它们或睁或闭，没有瞳孔，只是一只只大而无神的眼睛。渐渐地，主编的脸已经隐退到烟雾的后面，很多张愤怒的嘴跳到台前来，冲着舒朗呜呜哇哇地穷嚷嚷。

最后，主编像个害羞的大姑娘似的对舒朗很委婉地说出了想辞退她的意思。

舒朗说：

“你不用说了，我懂了。”

“舒朗，我们也是没办法，希望你能理解……”

舒朗没有摔门而去，而是从容地按灭手中那根抽了一半的烟，然后掸掸身上的灰，转身离去。

很多天之后舒朗想到回去拿回自己的东西的时候，见她的办公桌早已被人占了，新来了一个女孩子，头发染得黄黄的，边打电话边咬指甲，见到她，很不礼貌地横她一眼，冲她呶呶嘴说，喏，你的东西在那儿。然后继续用脖子夹着电话跟对方神聊，对方一定是个男的，要不怎么惹得她心花怒放的，又是扭腰又是跺脚。舒朗到墙角弯腰拾起属于自己的那一捆书，忽然觉得无力再直起腰来。她想她在这里干了六年，白白浪费了六年大好时光，看得见摸

得着的，也就这么点东西。

## 想到关键的一个

舒朗突然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在她还没有真正离开之前她想一切可能还来得及。那段时间她天天闷在屋子里抽烟，人瘦得更加厉害了，她把家中所有镜子都蒙上了一层白纸，她不想看见那个精神萎顿、骨瘦如柴的女人。

表姐怡昕跟着大胡子宋到西部的一个名字很难让人记住的大沙漠去探险，一去就再无音讯。舒朗也不指望他们什么，他们有他们的世界，对那对男女来说，舒朗只不过是局外人。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精神世界并不融合，哪怕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舒朗也感觉到被排除在他们两个之外，她每天上班走下班来，中间有许多空暇时间，他们两个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她一无所知。

在家呆的那几天舒朗觉得自己简直有点神经质，她从门旁那面穿衣镜前走过的时候心头总要紧，难过极了。她找来一些她从前练习画画用的白纸，用剪刀铰成跟镜子一样大小，用胶水抹在白纸边缘，然后粘在镜子上。她再也不想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了，那种可怕的脸色像个女鬼，每次照镜子都会把自己吓一跳。家里到处蒙上了白花花的白纸，有风吹过会发出一点轻微的响声，除此之外舒朗就像是坐在真空中，不吃，不喝，不喘气。

她呼了庄雨和。

已经很久没跟他联系了，不知他现在还在不在这座城市。

她没想到有一天庄雨和会成为如此关键的人物，几乎可以决定她的命运。现在，他是她的最后一点希望了，只要庄雨和的一句话，主编就会立刻收回辞退她的一纸公文。她从来也没求过他，她想，他也许不会拒绝她，至少不会拒绝得那么难看。

舒朗下决心要去找他。

他没回电话。她等了一晚上，一直都没回，千呼万唤，电话都打烂了，却没个回音。

她给潘雪晴打了个电话。那边的动静很怪，潘雪晴显得支支吾吾，显然有男人跟她在一起。

“你已经睡了吧？”舒朗问她。

“噢，还没有。”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说。”

“好啊，你说吧。”

“没什么不方便吧？”

“没什么不方便。我能有什么不方便啊，就我一个人。”

可舒朗听得出来，她分明在撒谎。她不仅已经睡了，而且正和一个男的在床上，他们也许正在兴头上的时候被舒朗打断了，所以显得很不高兴。舒朗想，庄雨和没准也在干这事呢，没人能分出身来听她说说话，那股气积郁在她身体内部，东突西出的简直快要把她的表皮给胀破了。

第二天舒朗起了个大早。虽然事情要等中午才能办，

可是舒朗还是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一想到那些程序繁杂的准备工作舒朗就感到既甜蜜又头疼，她把今天这个日子看得很重，今天的事要是成功了，她就什么都有了；今天的事要是失败了，她就什么都没有，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她很看重那份工作，她从来也没意识到自己那么在乎她在《玻璃之城》的那个位置，她必须保住那个位置，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舒朗咬了一夜的牙所做出的决定。

她给自己简单做了一点早餐，匆匆忙忙吃了，然后开始淋浴。

水被调到最烫的位置，卫生间里雾气弥漫，舒朗低下头来看见自己染得红红的脚指甲晶亮地浮在白瓷砖地表面，身体其它部位统统隐去了。那十个红指甲是舒朗为去见某人昨天夜里现染的。沾满腥红汁液的小刷子在指甲表面划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不错，痒丝丝的，像是有人在用爱抚的手玩味着她的脚趾。她一边染指甲一边觉得自己无耻，我这是要去干什么呢？她再一次想到“妓女”这个词，这个词会在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下子冒出来，冒得有些莫名其妙。

淋浴的水烫极了，有些无法忍受。皮肤被热水烫得红了起来，热辣辣的感觉很刺激。舒朗洗完澡，通体透红地站在屋子中间，她看到桌上的小钟只移动了一小格，接下来该做什么，她心里茫然一点底都没有。

## 第十四章

### 旧日情人

庄雨和的办公室在那幢大厦的顶层，好几年前舒朗曾经去过一次，那时他俩正热恋着，并且热恋正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来得及进入实质性的领域，因此两人的关系都有一个期待值，对未来的某一天（准确地说是对未来某一天的某一张床）充满向往。再说，庄雨和是舒朗女友的老公，这个事实在事情的进展速度上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当时的舒朗觉得自己无法一边跟女人做朋友一边再跟女人的丈夫上床，这样做太阴险了。

那一次去庄雨和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很有些转折意义的，虽然当时他们并没有真干什么，可话语的铺垫已经到那儿了，话说到了就好办了。两个人对看一眼，彼此都能看得见对方心里怎么想。舒朗清楚地记得从那天起两人的

关系就开始走向隐秘的深渊，舒朗像变了个人似的有些不管不顾了。

有一阵子他们俩像发疯了似的频繁通电话，一会儿找不着就烦躁得受不了，心像要爆裂开来一样，随时随地充满危险。他们走路的时候想着对方，吃饭的时候想着对方，睡觉的时候还是想着对方，甚至和一个人做爱的时候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整个人像着了魔一样，就是想跟对方见面，见了面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说些不着边际的疯话，互相往对方心里挠挠痒痒罢了。

舒朗记不清他们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是在上床以后。

上床像一道蓝色边界线，把他俩恋爱的全过程分作上半场和下半场。

舒朗走在通往庄雨和办公室的那条长得没有尽头的走廊上，两边的房门一扇一扇紧闭着，里面仿佛隐藏什么秘密。舒朗越走越觉得紧张，她不知道这一趟去求庄雨和结果会怎样。只要他能答应帮这个忙，舒朗就一定能在杂志社做下去。舒朗他们杂志社的直接上司就归庄雨和负责的那个部门管，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就看庄雨和肯不肯帮她了。脚底下的地毯似乎非同寻常的柔软，走着走着人都快要陷下去了。

舒朗后来发现不是地软而是她脚软。好容易走到庄雨和办公室门口，舒朗已经脚软得有些站不住了，为了稳定一下情绪，她只好在他门口蹲下来，用膝盖抵住砰砰狂跳的心脏。嗓子干得厉害，像人抓了一把沙子塞进她嘴里，

硬逼着她咽下去，那些坚硬的沙粒拉得她嗓子眼儿直冒血。

这时候，门开了。

庄雨和大概是要去办什么事，无意间撞见了舒朗。

“你怎么在这儿？”

他衣着得体，问出话来却带刺。

舒朗咽了一下唾沫，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庄雨和很不情愿地把舒朗让进他的办公室，并且探出头去左右看看有没有人。舒朗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感到不舒服，但是没办法，既然是来求人家的就不能在乎人家的脸色。

“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他用这种语气问她，显然是待客的语气，而不是在招呼关系亲近的人。舒朗坐在茶几对面的长条沙发上，胸口堵得仿佛塞了一团棉花。他坐在他那大办公桌后头，背靠着窗。因为光线是从后面射过来，使得他的脸色看起来有点暗，眼睛陷在两团很深的阴影里，看不太清他的表情。

“你怎么不说话？”

他这样问了一句，气氛松弛了一些，但接下来的还是大段的沉默。他那冷漠的样子使她疑惑起来，自己过去到底跟他有没有那种关系？

“庄雨和，我有件事想求你，你能帮我吗？”

“那要看是什么事了。”

“这件事你肯定能办到。”

“那可不一定。”他站到窗口面朝外，愣了一会儿然后猛地朝她转过身来，说：“舒朗，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这个位

置上什么事都能办得到？”

舒朗“哼”地冷笑一声，觉得这个人真是很无聊。她想，大不了她什么都不要了也犯不着跟这种人在这儿费唾沫。她拿起自己的小包什么话没说径自走了，房门在她背后敞开着，那人一直没敢在她身后弄出任何响动，想必他心里也不会太好受吧。

## 插曲：有外遇的女人

“你们的事其实我早就知道。”

邹虹这句惊人的开场白吓了舒朗一跳。

舒朗面色惨白地站在门口，两手抱着门不知道该不该让邹虹进来。

“怎么，不让我进门？”邹虹问。

“是他让你来的吗？”

“他？你也不想想他会让我到你这儿来吗？”

舒朗闪开门，把她让进来。

两个女人又重新坐到一起，一时间感慨万千。她俩虽然一直是敌手，彼此心里却清楚其实她俩骨子里是很相象的。

“以前，你们全都误会我了。”邹虹不紧不慢地说，“特别是庄雨和，他一直是一个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的人，他总以为自己特别了不起，别人全都是配角就他是主角，其

实，呸——，他不就是一个小官儿么？他有什么呀？他什么都不是。”

“你们吵架了吧？”

“我现在都懒得跟他吵——没功夫搭理他。”

“他说你派人跟踪他……”

邹虹突然停下来不说话，屋子里出现死一般的沉寂，随即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

“我派人跟踪他……他不派人跟踪我就算谢天谢地了……”

接下来所有的情节都进入混乱状态，邹虹一再强调自己在外另有男友从来没时间和精力盯着自己的老公。“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她说，“你们的事其实我早知道，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我早就不爱他了。”

开着的电视上正播放着一首新歌的 MTV，舒朗背对着电视，听到电视里传来的歌词老是爱呀不爱的，好像今天她们两个女人坐下来谈论的主题。邹虹兴致很高，她似乎是抱着一种局外人的态度来看待这场爱情游戏的。毫无疑问，她是这场游戏的大赢家，她是玩赢了之后现在来数钱的，你看她那兴致勃勃的表情多像在炫耀她的胜利。

舒朗朝着眼前这个女人出神，喃喃自语似的说：

“你变了，变得比以前开朗了。”

“你也变了，我们都在变。”

她身上兴高采烈的光芒收了一些，变得较为平实或者说真实一些了。她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稳稳地坐在沙发上，是打算长谈的架势。电视屏幕上冷漠的金属光泽如

锡纸般一层层敷在她脸上，使她看上去像个百变女郎令人琢磨不定。

那一晚她俩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忘了，掉入一口回忆的深井，四周是黑漆漆的墙壁，只有借助于对方眼里的一点点光亮才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她们回忆起在学校的时候她们共同喜欢过的一个小伙子，为他争风吃醋闹别扭，现在想来真有点不值得。那时她们都是对方的假想敌，穿衣服要比，上课要比，谈朋友还是要比，舒朗说邹虹实际上就是另一个自己。

天色不知不觉已经黑下来，两个女人谈得似乎有些刹不住车，回忆像一架从黑暗之中朝她们滚滚开过来的列车，挡都挡不住。舒朗似乎觉得她今天碰见了一个最知己、最善解人意的女人了，她以前怎么没发现邹虹和自己竟然如此相像，如此谈得来呢。一时间嘴里的话像拉开闸门的水，哗啦哗啦往外冒，止都止不住。

“你们的事其实我早就知道。”

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她终于又从终点回到起点，说了一遍今天下午一见面她所说的头一句话。

“你和庄雨和——”她拖长了声音以示强调，“你们的事不必瞒着我。”

“我们什么事也没有。”舒朗表情严峻地说。

邹虹“噗哧”一声乐了，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瞒我呢，有就是有，没关系，真的，这没什么。”

“邹虹，咱们不谈这件事好吧？”

“可是我今天就是专门来和你谈这件事的。”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你走吧。”

舒朗拉下脸来，一副不可商量的神情。

邹虹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说翻脸就翻脸，刚才咱们不是聊得好好的？”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你们怎么啦？闹翻了？”

听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庄雨和不是她丈夫而是舒朗的丈夫似的。舒朗想，以前他们千藏万躲的，费了多少心思，怕的就是庄雨和他老婆知道。可现在庄雨和他老婆竟然把他送上门来了，好像她丈夫是一件需要尽快脱手的货物，脱了手她才好放心大胆地进别的货。这世界要多怪有多怪，要多疯有多疯，变化太快了，人全都扭曲了，全都错了位。

## 封 闭

舒朗已经死了心，不想跟任何人联系，她想踏踏实实在家里呆上一阵子，把心思理理顺，然后再出去找工作。这一回，她是打定主意要找一份平静安稳的工作了，人在风口浪尖上活着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她舒朗活到这会儿才明白。

她又怀念起在学校教书的那段日子来。那时的生活简单得像一杯清水，除了干完了有限的那点工作，其它时间完全都是自由的，想干嘛干嘛，不想干嘛也可以什么都不

干。有个老教师成天热衷于到学校外面那块空地上去挖野菜，有一天舒朗和别人约会还被她撞见了。那人就是成天什么都不干的典型。舒朗都不明白这人一辈子是怎么混过来的，她穿着式样古怪的一件衣服，手里拎着一只空荡荡的塑料袋，慢吞吞地走在通往校外空地的路上，她那硕大的背影给当时的舒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背影给人的感觉好像一只膨起的塑料袋，大而空洞无物。

舒朗每次看到这个背影都有一种紧迫感，她想，人趁年轻的时候必须做点什么，要不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舒朗听说那个挖野菜的老女人得了一种怪病死掉了，舒朗就想，这下好了，她总算解脱了。

邹虹的来访带给舒朗许多关于学校的回忆，舒朗整天闭门不出，前前后后想了一些事情，想到阿鸟带给她的巨大成功以及后来那个神秘的揭秘者（舒朗到现在都不知道那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把她一巴掌从巅峰状态打下来，使她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媒体上声讨“假纪实”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人痛骂舒朗是个骗子。有一阵子，报纸上“舒朗”几乎成了“欺骗”的同义词。

舒朗闭门不出，她想，眼不见为净。她切断电话和外界断了联系，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然而这轻松只不过像个瞬间即逝的气泡，眨眼功夫就不见了。她开始变得烦躁不安，想东想西，后来她想试着写一些东西，让自己变得充实一些，就翻出她做《有毒的婚姻》的那些录音带来，一盘接一盘地听下去。

一个妇人的声音，又老又沧桑，这倒是正合舒朗此刻

的心境。她说的是什么舒朗完全不去听，她的思路早走了。

接下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粘得像鼻涕，带出呜隆呜隆的杂音。舒朗已完全记不起当时采访这个男人时是怎样一种情形，男人的声音带来的是一种模糊的幻影，那是一个形貌猥琐的男人亦或是一个外表英俊而内心虚弱不堪的男人，这些都无关紧要，他只是留下一些游移不定的声音。

舒朗在那种声音里模模糊糊睡过去，连日来闭门不出已经弄得她早晚不分黑白颠倒更不知道年月日了。这一觉似乎睡得很长，既清醒又昏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舒朗清楚地看到一个人，那人的身影她很熟悉，他很从容地走进她的房间，没有转过脸来看她而是低着头在床下翻找着什么。

有人坐在床头专心致志地擦皮鞋。

“咿啦——”、“咿啦——”、“咿啦——”声音拖得很长，比平时略慢些，米克在家的时候总是坐在那个位置擦鞋，他去上班前总是要把皮鞋擦得很亮，别的可以不管，哪怕他上面穿了一件式样已经落伍的暗格夹克衫，下面裤线歪七扭八，脚上的鞋子也是要一尘不染的。

那个擦皮鞋的男人在床头擦了很久，一直坐着不肯走。他的背影很像米克但光凭背影舒朗还是无法断定此人到底是不是米克。她很想挣扎着从梦境中走出来，眼睛却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无力睁开。身体沉甸甸地压在床垫上，床垫不堪重负似的完全变了形，失去了回复能力，舒朗感到自己的身体一直掉到了底，肋骨抵着硬梆梆的水泥地。

“米克，是你吗？”

屋里响起嗡嗡的回声。

米克米克米克是你是你是你——

舒朗醒来时他人已经不见了。床底下的那盒擦皮鞋的用具摆放得很整齐，看不出是否当真有人用过。

在家闷了一阵子，舒朗觉得不能再这样坐吃山空耗下去了。每次去银行取一次钱，她的心里都像被挖空了一块，那本纪实书虽然卖得那样火，可舒朗到现在为止还没拿到一块钱。她站在银行冰凉水滑的水磨石地面上看到自己隐隐约约的倒影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此刻是多么孤单，没有人可能帮她，所有的人都在算计她、利用她。走出那间银行，她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拨开人群急匆匆地往前走，遭到不少人的白眼。她心里好像有一只铁皮鼓在那儿咚咚敲着鼓点，把她原有的生理节奏全都敲乱了。

舒朗冲到快车道上如一头失去理智的小母兽，她从来也没想到她能跑得这样快，这样不顾一切，她完全陶醉于奔跑本身所带给她的强刺激中而忘了目的，身边的车擦着她的脸呼呼地从耳边掠过去，她真想有一股强劲的风把她裹挟着冲天而去，离开这片伤心之地，永远地走开，永不回来。

## 失去一切时的感觉

舒朗孤身一人穿梭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寻找阿鸟与周兵的踪迹。舒朗去过她和周兵曾经住过的地方，周兵早已搬得干干净净，连一个纸片都没有留下。房主以为舒朗想要租房，很热情地招呼她进去看看。

推开房门，满室阳光。房间显然已经被急于把房子租出去的房主打扫过了，没有窗帘，没有桌布，没有床单，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全都不见了，舒朗不相信自己曾经在这间屋子里跟一个男的睡过觉，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一切陌生又奇怪，舒朗怀疑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她跟周兵到底有没有那一段呢？

“小姐，你看这房子怎么样？如果中意的话价钱还可以再商量。”

叨叨唠唠的老太太，说着自认为符合逻辑的话。

舒朗怔怔的样子，看了叫人害怕。老太太唠叨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她想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个比一个怪，好心问她这问她那，她倒好，闷声不响装哑巴。舒朗弯下腰在地上捡起一个被人废弃的打火机，看了一下，装进口袋，就从那套房子里退了出来。

走在阳光刺眼的大街上，她真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沿着林荫道慢慢往前走，路旁的一幢老式住宅楼的一个阳台上站着一个吹口琴的小孩，他的眼睛乌黑油亮，吹的却是一个忧伤的调子。口琴声尖锐地刺入耳膜，站在树阴下看那热闹的街市，宛若一张静止不动的反转片。

“你要干嘛去？”

“你为什么站在这里？”

“你是谁？”

“你要找的那个人当真存在过吗？”

耳边嗡嗡地飘浮着这些奇怪的问题，舒朗左右看看，四周空无一人，是自己耳朵里的回音吗？舒朗加快脚步想把那些回音甩掉，跑过一段路她才明白，她想甩掉的正是她自己。

舒朗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夜里头脑变得异常清醒，清醒得连十年前的事都能回忆得起来，睡不着觉，人就变得喜欢想东想西，睁着眼一直看着窗帘外面的天空一点点地泛出青灰然后变成淡青，淡青又变白，这一过程得来漫长而又短暂，连续三天三夜了，舒朗一直大睁着眼睡意全无。她一边安慰自己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一边拼命地胡思乱想，一个个古怪念头不听指挥地往外冒。

她从床上坐起来，穿上拖鞋下地走走，她的走动带起巨大的阴影跟在她身后，阴影歪歪斜斜，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那盏可调的台灯把卧室里照的没有亮、全是影，那支插在细长条瓶子里的不知是真是假的孔雀羽毛，在墙壁上投下了极其阴险的一笔，看到那种形状的投影，不失眠的人也得失眠了。舒朗脑袋里好像被人装上了几台不同转速的马达，日日夜夜转个不停。她觉得自己想得很多，细想起来又什么都没想。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把床折腾得吱吱嘎嘎响。

舒朗从床上爬起来，在屋子里茫然地转着圈。她忽然很想给什么人打个电话，但一看时间是凌晨三点，什么人

在这个时间还没睡呢？她手拿电话怔怔地想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她趴在窗户上看外面，外面全是熄了灯的窗户。树影像浮在暗夜里的一只只手，在她眼前摇来晃去，她伸手去抓，她知道她什么也抓不着，可还是想试试。身子往窗外倾时，舒朗忽然觉得头重脚轻，低头一看下面是黑得可怕的深渊，她想，这时候如果眼一闭那会怎么样呢？

舒朗眼前出现了坠落的幻觉。一个女人脱离她的身体坠楼而去，她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比想象中的要长些，像一件兜满了风的衣服。

只要那么轻轻地往下一跃，一切都了结了……

就这么简单……

舒朗睁开眼看见眼前的景象，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她连忙转身离开那个黑暗洞口的边缘，以免被某种神秘力量吸过去，然后是坠落、坠落、坠落，最后抵达冰冷坚硬的水泥地面，发出“噗”地一声闷响。

## 没有岁月可回头

这一阵子舒朗一直忙于追账和找工作这两件事，别的事全都顾不上。有时她一边吃饭一边还在打电话。没有退路，无处可逃，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拼命向前，只有靠自己。

舒朗给以前所有认识她的朋友打电话，诉说她的不幸经历。她自己没有意识到她最近说话的腔调越来越像她以前采访过的那些女人，伤心，失意，事事不顺心。她说她必须得追回那笔数额不小的版税，不管是真纪实假纪实，钱总是真的。另外她还怀疑“揭秘”那件事是周兵、阿鸟他们自己做的，为了多赚钱他们什么都干得出。

“不会吧……”电话另一端的舒朗目前惟一信得过的女友潘雪晴，“他们不会那么卑鄙吧？”

从听筒里舒朗听出对方也在一边打电话一边吃东西。

“舒朗，有时间我们见一面，好好谈谈。”

“不行啊，我最近忙得团团转，陀螺似的。”

“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谈。”

“过一阵子吧，我最近没时间，真的，那本书的版税最近查得有些眉目了，我得先拿到钱再说。”

就这样，潘雪晴一直想跟舒朗谈的那件事无限期地拖下去。舒朗整日奔波在外，人瘦得厉害。她现在真羡慕那些不用上班呆在家里的女人，她们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听听音乐，看看CD碟，或者跟女友一起上街逛逛。现在自己却像个空心人一样没着没落的，人可以在一瞬间拥有一切，也可以在一瞬间失去一切，这个过程有时就像变魔术一样快。

舒朗想起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还是人人都捧着她，她是杂志社公认的能人，连主编都不敢拿她怎么样，她主持的《有毒的婚姻》是《玻璃之城》的王牌栏目，她自己本人以“模范婚姻”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她与米克的婚

姻是许多人所羡慕的婚姻，并且他们那种生活方式还成了许多读者争相仿效的对象，宽松而又亲密，浪漫而又稳定。他们四处旅行，走南闯北，到处探险，热恋一般地相亲相爱，而事实上呢，米克连个人影都不见，失踪了那么长时间，音讯全无。

舒朗自嘲地在日记本上写道：

“舒朗，你这是自作自受。”

刚写下这一行，就停了下来。

有风从窗子外吹进来，日记本很快自动翻过这一页，穿越许多个具体而又琐屑的日子，停留在未来的某一天上。

## 第十五章

### 第三只乳房

修楠这个人在舒朗的日子里消失很久了。

舒朗已经记不起这个人长什么样了，只是有一天她偶然翻看自己的电话号码本，用眼睛瞄到修楠这个名字以及名字后面的一长串写得飘忽而歪斜的数字，她随手拨了一遍他的呼机号，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了电话，他说我知道你会跟我联系的，这是早晚的事。

修楠在电话里的声音跟舒朗以前印象中不大一样，似乎是另一个人的声音，而且他打电话的时候背景声音很乱。舒朗问他现在在哪儿，他说就在家。修楠说我可以帮你找到阿鸟和周兵，准确地说我可以帮你提供线索。

“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对我生活中的一切了如指掌？”

“我是修楠啊，你以为我是谁？”

说完，便断然切断电话，再呼他也不回电话，就跟没这个人似的。

舒朗曾经见过修楠一面，可以断定这个修楠绝对不是上回和她见面的那个人。无法具体说出他们之间的区别，但总感觉怪怪的，好像一个人幻化成几个人以不同面目在舒朗的生活中依次出现。舒朗隐约感到这幕后隐约有一只黑手在操纵，这个人可能是阿鸟，也可能是周兵，她甚至想到米克。米克是真失踪还是假失踪，至今还是个谜。

舒朗注意到自己每次出门回后家里都会有些变化：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比如说在空无一人的白天，浴室里会冒出莫名其妙的水汽，镜子被雾气笼罩着，什么也看不见。舒朗就想，这一定是米克回来过了。

最近舒朗在外面四处找工作，顾不上想别的事。她原来还以为找工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凭她在《玻璃之城》的名声，找个差不多点的事做应该没问题。但是阿鸟那本书害了她，她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用那样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她，就好像她身上或者脸上多长了些什么，这种奇特的感觉渗透到她梦里，终于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与长有三个乳房的女子奇遇的梦。

她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她说，米克在我那儿。

她说，我想跟你谈谈，好好谈谈——

舒朗睁大眼，想好好看看她的脸，看到的却是她的三个乳房，她穿一件极薄极性感的黑色薄裙，眉毛描得极细。

她胸前那两个乳房乖乖地呆在应该呆的位置，在她的脖子低下裙领分岔的地方有一只乳房像手一样伸出来。

你好。

她那第三只乳房颤微微地伸向舒朗。

舒朗躲避时头猛地撞到了一根黑粗直长的铁柱子上，那是一根放大的直指天空的阳具，舒朗的头撞在上面，发出嗡嗡的响声。她疲倦，困顿，头晕脑胀，她不知道自己睡着了还是醒着，她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三只乳房的女人和巨大的阳具还在她眼前晃，她一半清醒一半沉睡，清醒的那一半听到外面下雨的声音。

修楠再次出现。

苍白无血的手和脸。

笑声。笑声。笑声。

空洞无物的笑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在屋子里回响，一阵低沉的电话铃声把舒朗从梦境中叫醒。舒朗打开床头那盏小灯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凌晨二点四十分，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的人不是有特别紧急的事就是疯子。

舒朗果然听到了疯子的声音。

笑声从电话听筒里蔓延出来，是刚才梦境的延续——和那梦里的笑声一模一样，这太可怕了。

“喂，你是谁……？”

舒朗听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细，像一根头发丝到了末端就要断掉。那边笑而不语。

“哈哈”干笑一阵，他说：

“你认识我。我们见过面。”

舒朗紧张得手心直出汗。

空气中飘动那个疯狂男子的笑声，舒朗想要挂上电话，可她好像已被一种神秘力量控制了，动弹不得。

夜是这样漫长，舒朗平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她这样已经很长时间了，她在等待那个电话，只有那个电话来过之后她才能入睡，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

她不再恐惧那个电话，她甚至能在电话里跟那个男的聊天。

“你是修楠，对吗？”

“你说呢……”

“你不觉得这样绕来绕去很无聊吗？”

“不，我觉得很有趣。”

舒朗渐渐习惯了他的声音，躺在床上听到他声音的时候甚至有点喜欢。有一回他们躺在各自的床上竟然说到了男女之事，舒朗先是被这一话题吓了一跳，然后很快跳重重障碍直奔主题。一旦开了头，对方明显就有些刹不住车，他在电话里说得很露骨舒朗却无力制止他甚至暗中想要他那样。她觉得身体发热浑身上下绵软而空洞，她和米克在一起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情况，当她的身体热烈而柔软地贴上去，碰到的却是他瘦得发硬的脊背。

他们的接触就像火焰与冰块相撞，火焰被冰激得滋滋作响，冒着一股苍白的浮烟，空气中充满了一股化纤的味道，像什么东西烧着了，又被熄灭了，那火焰的余灰仍在舒朗体内膨胀，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她想对丈夫说你抱抱

我不行吗哪怕是最漫不经心的抚摸，可他却像死人一样对她置之不理，他背对着她假装睡得很死，其实舒朗心里明白，他根本就是在装睡！

电话里那个男人正醒着。

他说：“我都硬了……”

舒朗把电话机放在枕边，右手捏住自己的左乳，脸上泛着兴奋的潮红。这一夜她睡得很好，早晨起来脸上气色清朗，眼睛底下的黑眼圈也消失不见了，舒朗觉得自己好像又变成一个新人。

## 生活很平常

舒朗的新工作是在一家小公司里当文员，工作简单乏味，薪水也不算太高，但舒朗图个清静。新公司里没人认得她，她独来独往，在别人眼里像个清高孤僻的怪女人。

她开始接受别人的好意，如果有人跟她提介绍对象的事，她不像过去那样拉长一张脸，而是温柔地含笑不语。朋友们都拿她当正式离了婚的女人来看待，反正离婚对舒朗来说也不过是一道手续的事。

新男友来源于各种各样的渠道，有的是单位同事介绍的，有的是过去的读者介绍来的，也有自己找上门来的。他们似乎都戴着统一式样的无框眼镜，白净文秀，他们一个又一个地从舒朗的日子里冒出来，让舒朗觉得有些应接不暇。令舒朗吃惊的是有些男的与她并不怎么熟，可三谈

两谈居然能谈到床上去。没有爱情也可以上床，这是舒朗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并且对方要比米克勇猛得多，热烈得多，舒朗一想到米克生冷坚硬的后背，便对床上这个新男友格外热情些。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舒朗又有了一个新男友小杨。小杨的工作不算太忙，经常有时间陪着舒朗坐下来闲聊，因此成了舒朗家的常客。在小杨前面还有一个不算太旧的男友小陈，他因到上海出差还没回来，小杨就插空进入到舒朗的日子里来。小陈是个有家的男人，舒朗跟他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说断就可以断掉的。而小杨看起来却像是认真地谈恋爱。他今年三十多岁，一个人无牵无挂地飘了这么多年，大概有些倦了，不想再做什么爱情游戏，只想踏下心来找个女人作伴，好好过日子。

他们第一次约会便是去看京剧。听着台上拿腔拿调的道白舒朗心里只觉得很不舒服，句句唱腔似哭，哭得嗯嗯呀呀，而坐在身旁的小杨看得好高兴。舒朗坐在那儿，却无论如何与周围的环境融不到一块儿去，他们与她好似隔着一道门，她虽然跟他们坐在一起可她还是觉得自己在门外，远远地看着他们，热闹是他们的热闹，锣鼓是他们的锣鼓，舒朗只觉得心乱，好像在替别人过着别人的日子。

后来他把她送到家，稀里糊涂就上了床，两个人似乎都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做爱之后略显尴尬。小杨小声对舒朗说：“舒朗，咱俩好吧，男女之事反正就那么回事，找来找去到最后还不是一样。”

舒朗记得小杨的前任小陈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

一个个是如此相像，连眼镜和发型都一样，他们都是约会吃饭玩玩闹闹然后上床，不过这总比以前那种麻木的生活来得刺激，米克不玩不闹不爱说话甚至连做爱都不喜欢，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小杨跟舒朗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做爱，然而他俩除了上床还是上床，似乎没什么可聊的。两个人都像动物一样互相满足着，第二天从床上爬起来各走各的路，白天上班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就跟没这个人似的。舒朗对他们这一段生活充满怀疑，她想这肯定有什么问题，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小杨并没有强迫她什么，一切都是她自觉自愿的。

她和小杨很少通电话，他想要见她就会自己跑了来，不来舒朗也不会专门打电话叫他。因为没有爱情一切变得简单明了，味道是少了一些，但却不怎么伤神。舒朗对自己说这样也挺好，她对那种复杂的伤脑筋的男女关系早就厌倦透了，她只想逃避，只想静下心来过几天省心日子。

然而，这种省心的日子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对方的合法女友就打上门来，说着那句极为讨厌的流行用语“讨个说法”，把舒朗给腻透了，一气之下换门换锁，让那个狗屁小杨滚得远远的，再也别来打搅她。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除了上班下班，舒朗很少外出。舒朗常自言自语地说：“这日子是怎么过的？”舒朗每天早上骑车上班，什么事还没干就觉得胳膊发软腿发酸，脑袋重重地垂在胸前，提不起精神来。没有了那些男友，舒朗再次陷入失眠状态，她对睡眠充满恐惧，不知如何打发那

些漫长的夜晚。每当这种时刻她都想打电话给修楠，她想和他好好谈一谈，她怀疑这个人和自己的丈夫米克有关，或许他们根本就是一个人，米克故意躲在幕后装神弄鬼，把情节越搅越复杂，而他本人正为自己设计的这场游戏暗中得意。

小来是那种即使站在阳光下脸上也会有些阴影的女人。她穿一件暗绿色的背心短裙，小腿看上去很长并且形状漂亮。她一条腿搭在另一腿腿上，慢悠悠点着一根烟。

小来的突然来访使舒朗感到有些尴尬，因为家里很乱，到处都是换下来的衣服和袜子，星期六舒朗不用上班一个人在家总是要睡到中午才肯起床。小来在上午十点钟的光景按响她的门铃的时候，她在床上睡得正香。

“我是米克以前的女朋友。”

小来开门见山地说。小来描述的米克完全是另外一个男人，他热情，风趣，大方，勇敢，小来的讲述进入一种境界，眼睛亮晶晶的。舒朗看着小来那张脸，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在她混乱的前后颠倒的叙述中，舒朗一阵阵走神，她搜肠刮肚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下午三点，太阳的光线斜到窗子另一边的时候，小来终于从她坐的那张沙发上站起身来，留下一屋子烟味，转身离去。

舒朗坐在原地没动，她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女人的高跟鞋磕着一级一级楼梯的边缘走下去的声音。那个念头折磨着舒朗，使她无法再想其它的事。她想她一定在什么

地方见过这张脸，她顺着记忆的隧道一路追踪下去，各种纷来的念头搅得她头痛。

据小来说，米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瞒着老婆与她交往，他们感情很好每天都想见面，一天不见心里就慌慌的。“这大概就是爱情吧。”小来用她那幼稚而又茫然的嗓音对舒朗说。舒朗问既然你们爱得那样深为什么后来没有结果呢？小来说我们的事反反复复拖了几年，我们甚至谈到结婚，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外地女孩孤身一人在北京是很想有个家的……

很快地，舒朗就听出那个叫小来的女孩子有性幻想的毛病。她可能跟米克在一个公司里呆过，也可能米克拍过一下她的肩膀或者扶过一下她的后背，她就把情节无限制地扩大延长，变成一桩爱情故事。这类女孩舒朗见多了，只觉得没劲。

## 人像一缕轻烟

周兵在某一个早晨拦住舒朗的自行车，把舒朗吓得差点从车上摔下来。

早上的太阳照在周兵的脸上，他的脸看上去比原来要黑一些，瘦一些。他以一个大鹏展翅双臂张开的姿势把舒朗从自行车上拦截下来，为的是要告诉她一个消息：阿鸟死了。

舒朗停下车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周兵的脸好像根本不认

识他似的，经过千辛万苦地追踪，舒朗已经把这张残酷的脸给忘了。她曾经努力想把这件事忘掉，那是因为她已经彻底绝望了，不抱任何希望了，就好比一个人死过一次之后再重新活过来，上一辈子的人和事全都不记得了。那段的日子为了寻找阿鸟和周兵，舒朗打了不知多少个电话，走了多少条街，跑了多少趟冤枉路，她是抱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寻找希望的，那时候她简直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真东西存在了。一切都是假的，骗人的，像纸糊的一样经不起手指头轻轻一戳。

周兵说：“我知道你恨我们，可是既然阿鸟人已经死了，你就别再跟他计较了吧。”

“他是怎么死的？”

“累死的。”

“累死的？”

“是啊，累死的，他有心脏病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人就这样，为挣钱不要命。”

他们到达火葬场的时候，阿鸟——那只活泼的鸟、多动的鸟、能言善变的鸟正静静地躺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很快他就要化成一缕轻烟了。周兵和舒朗在阿鸟跟前停留了一小会儿，默默为他送行。阿鸟很快被人推走了。他们从那个简陋的屋间里出来，见外面正刮着大风，把天都刮黄了。他们从“八宝山”站进入地铁，地铁车箱里涌进来一群喧哗的孩子，孩子们把这两个脸色铁青的人夹在中间，虽然同坐在一趟车上，心情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阿鸟死后，周兵承认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如

何策划做“假纪实”，以及后来又推翻前面的一切进行“揭秘”，把那本书炒得愈加火爆，周兵说商业上的成功带给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对舒朗的伤害也是深重的。他们给了舒朗一大笔版税，得到这笔钱，周兵以为舒朗的心情可能会好些，可他发现舒朗好像受了刺激，变得少言寡语，动作迟缓，眼睛无光，嘴唇干裂。眼前的一切变得太快，她可能无法接受。阿鸟死后周兵几乎每天都要去看舒朗，给她带一些好吃的东西，逗她开心。舒朗却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

周兵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你是说让我忘掉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舒朗睁着惊恐的眼睛问。

“只要你想。”

“生活像噩梦一样，你怎么可能让一个经历过噩梦的人睁着眼睛说自己从没做过梦？”

那天他们整整争论了一晚上，说来说去忘了缘由忘了起因忘了为什么而争吵，变得为吵而吵，为争而争，说来说去越来越无聊，舒朗打了个哈欠说：“你觉得咱们这么吵有意思吗？”

再抬头看他时，发现他已耷拉着脑袋睡着了。

## 似煎熬，似火烧

舒朗和周兵感情上的伤口似乎愈合得很快，他们的关

系没过多久就又恢复到从前了。他们像真正的两口子那样生活，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傍晚一起出去散步，夜里一起窝在沙发里懒洋洋地看电视。他们都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略带一点无聊性质的平俗的快乐，那些天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其实生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表面上的愈合带给他们的伤害实质上是深刻的，这是潜藏在平静外表下面富有张力的一股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就会演变成一股邪恶的力量，它是生活里的一种毒素，很多日常男女都是被这种看不见的毒素给毁了。

舒朗早晨起来穿丝袜的时候会想到薄如蝉翼的避孕套，疯狂做爱的结果是：昨天夜里他们把一只避孕套给弄破了。他俩在一起无论做什么，最后弄来弄去总要弄到床上去。他们贪恋着对方的身体和性器，试图用性来忘却一切，麻醉自己。舒朗喜欢被人抚摸时的那种感受，似煎熬，似火烧，什么也不想，仅用皮肤来吸吮他的手、器官和身体，人像鼓胀了的帆，又像张满了弓的箭，那种张力穿破皮肤饱满得无法言喻。

他们一声声焦灼地叫着，仿佛到了末日，末日又到了顶点，他们处在灼热的顶峰之上，四周没有风景，没有物体和水，对方的身体悬空而立，固态的云朵一般排山倒海似的压下来。

舒朗被冲撞被挤压成为泥成为水成为灰……他们在临界状态顽强而又疲劳地僵持着，不肯让高潮这么快就过去，他们奋力抓住高潮的尾巴，就像紧紧地抓住一束正在昂首

长啸着奔跑的快马的尾巴。他们追不上它，但却竭尽全力，他们以更快的速度奔跑，疯了似的要追上那个目标。目标不是立在前面的一个靶，目标是虚无的，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目标，目标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在自我追逐，自己把自己赶上绝路，逼到角落，压到谷底，推上峰巅。

激情过后却是一片荒凉。

死寂的尸体横陈枕边。

一切这么快就过去了吗？

他怎么不说话、不呼吸？这个静的男人还是不是刚才那个动的男人？舒朗侧过脸来看他，怎么看怎么不像。她打开一盏灯，灯光均匀而且细腻，她看他的脸，这是一张她曾经苦苦寻找过的脸，那时它像冰一样化掉，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却就在枕边，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看得那样真切。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很多东西在你特别想要得到它的时候，无论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在你已经感到心灰意冷无所谓的时候，它又意外地冒了出来，来到你的手心，让你握住它的时候都感到不真切，滑溜溜的好像总要逃似的。

舒朗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她支起身子斜靠在床头，点上一根烟，百无聊赖地吸着。身边的男人打着微酣睡得正香，舒朗盯着那张像婴儿一样宁静的脸，真不敢相信这样一张纯净的脸能把她害到今天这般地步。舒朗知道她是不可回头的，只有硬着头往前走，但前面的路究竟该怎样走，她感到心里没底，眼前一片茫然。

电话铃突然在客厅里低低地响起来，因为隔着一道厚重的木门，铃声显很有些变形：低沉，沙哑，时断时续。

舒朗掐灭手中的烟，直起身子侧耳细听，黑暗中像一个哑嗓子的人在对她说话。

“喂，是你吗？米克？”

舒朗拿起听筒刚说一句话，背后闪出一道黑暗压低嗓门用同样的腔调问道：

“舒朗，这么晚了给谁打电话？”

周兵伸手帮她扣上电话，不由分说抱起她就往卧室走。她轻飘飘的就像一个梦游者，被人从某个迷失的地方拾回来，带回到床上。

随后，舒朗进入拼贴画似的梦境，那个有三个乳房的女人再次出现，她是从窗帘后面渐渐显现出来的，就像电视上“淡入”、“淡出”的某个画面，她的第三只乳房清晰可见，但舒朗却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她的脸。她在房间里移动的速度极快，就像脚下穿着带滚轴的冰鞋，她移动的时候她中间那只乳房颤动不止，乳晕越来越大，乳头竖起，像照相机上的变焦距镜头，忽儿伸长，忽儿缩短……梦的情节怪诞而奇异，整夜整夜地缠绕着舒朗。

舒朗常常在早晨醒来时回忆梦中的情景，于是就有一些不甚连贯的片断从她脑子里一格一格地跳出来。周兵说，那些梦根本没有意义。他不知道那些梦像水草一样把舒朗紧紧缠住，舒朗像条鱼那样摆动着身体，试图从水草中逃出来。

有一天，舒朗梦见她睡在一只巨大的鱼缸里，脸上浸

满了水，但她还可以呼吸，并没有吐泡泡，而是吸着空气。身边到处都是水草，一根根、一条条像许多只伸向她的女人的手臂，那些手是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它们悬浮在半空中，随波摇摆，像是要抓住什么，又像要把什么推开。纷乱的梦境一层层展开，又一层层地聚拢、闭合，白天像一个新舞台，新一轮戏剧又将上演。

## 第十六章

### 关于米克的四种传闻

周兵想开一家酒吧的想法不止跟舒朗说过一次了，但舒朗觉得现在酒吧太多了，开酒吧未必能挣到钱。再说她现在还没找到米克，离婚的事还未正式办，跟周兵一起抛头露面出来做事总觉得有点儿不妥，怕别人说三道四。

舒朗背着周兵四处查寻米克的下落，而米克总像是在跟她玩捉迷藏，他们行驶在两条通道里，彼此能感觉得到对方的存在，可就是见不上面。舒朗觉得现在惟一的线索在修楠这个人身上，他可能是一个知情者。

周兵开酒吧的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每天忙里忙外，舒朗对他的事似乎并不关心，一天到晚坐在窗口发愣，问她怎么了，就说没怎么，眼睛看着窗外一个遥远的地方想心事。

“你还在想他吗？”周兵问。

“想谁呀？”舒朗说，“连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该想谁，心里就跟真空了似的。”

“你这是闲的，”周兵说，“你该找点事情做。”

“可是我再也当不成记者了——这都是你害的。”

“不做记者怎么啦？这世界上不当记者的人有的是，他们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可那是我喜欢的工作。”

“我忙着呢，没功夫跟你这儿胡搅蛮缠。”

“我说两句话，怎么就是胡搅蛮缠了呢……”

周兵这趟是回来拿钱的，酒吧正在装修，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因为还没正式结婚，周兵跟舒朗的银行存款是分开来的。这次周兵独立投资一家店，经济压力比他原先想象的要重得多。这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就说酒吧的装修吧，十万、二十万扔进去连个影儿都不见，但事情一旦运转起来就有些骑虎难下了。

舒朗只到装修现场去过一两次，隔老远就能听到工人“梆梆”砸钉子的声响。开一家有个性的酒吧，一直是周兵的梦想，却不是舒朗的梦想，舒朗的梦想还是想回到杂志社办栏目、写文章，不想像现在这样飘着。

这天天气很好，舒朗就有了出门的欲望。她已经几天没出门了，一个人关在家里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生活一旦失去了目标，就会做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来，偶尔到街上转转，也会看什么都不顺眼，经常是空着手一无所

获地回来。她看到那些忙忙碌碌拼命奔波的人，心里竟生出一股嫉妒情绪，她什么也不用做，从早晨到晚上，她可以什么事也不做，等待时间从她眼前静静流淌过去，她没有感觉，心像比身体提前衰老了似的，不恨也不爱，对什么都无所谓。如果说希望的话，那她目前只希望能快点见到米克，跟他正式办了离婚手续，这样她好名正言顺地再爱别的男人。

米克却一直拖延着和她见面的时间。

舒朗知道米克就在这座城市里，而且他们相距并不遥远，但他就是不肯露面，似乎还想让事情无休止地拖下去。

关于米克失踪的传闻有许多版本，舒朗在本子上大致总结了一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 a. 黑社会绑架说（说米克可能掌握着某种软件机密）
- b. 与某一女网友的爱情纠葛
- c. 想离婚（造成事实分居）
- d. 精神分裂

从这几种可能性延伸开去，舒朗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她不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想想都觉得有理，又都不像真的。只有让时间去证明一切，舒朗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总会水落石出。

舒朗出门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她已经到了不化妆不想出门的年龄，因为瘦，不化妆总是疑心自己脸色不好，发暗，发黑，颧骨顶得老高，嘴唇苍白，眼睛暗淡无光。化妆是女人最高明的魔术，倾刻之间就能把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舒朗端坐在梳妆镜前，那是一面专为女人化妆

而设计的三面立体镜，当一个人的头低下去的时候，另外两个人也同时低下头去。舒朗凝神自己脸的正面，她看到侧面的两个女人也正在凝神望着自己。她悉心梳理着自己的头发，每一缕都梳得非常仔细。她一边化妆一边等待一个人的电话，这个人她几乎每天都呼他，可他始终没有回电话。

修楠是通往米克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惟一通道。

他是一个永远不肯讲真话的知情人。

舒朗化完妆见修楠仍没回电话，她就不打算等了，音乐台正在放一首英文歌《我相信我会飞翔》，舒朗在镜前做了个飞翔的姿势，然后关掉音响开关，准备出门，这时，电话铃倒又出人意料地响起来。

修楠说：“我去外地了几天，你有什么事么？”

舒朗说：“我找你能什么事？还不是为了米克。”

修楠说：“米克的事你别找我，他不让我说。”

舒朗说：“可你知道他在哪儿对吗……喂喂，先别挂电话，你听我说……”

对方还是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就像一刀斩断一个人的脖颈，舒朗觉得血往上涌，堵在喉头的话没说完，变成痒痒的一团，如一群蚂蚁在那儿来回来去地爬。舒朗怔怔地出了家门，站在路口忽然想不起要到什么地方去。

## 寻找真相

周兵正把自己的梦想一钉一锤地变成现实。他整天泡

在那间由他亲手设计的酒吧里，直眉瞪眼地有些着迷。

舒朗逆光站在那里，像一具不真实的白色幻影。

声音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你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是吗？我在这里累坏了。”

“你还回不回去了？”

“忙完了我就回去，你先走吧。”

那具白色幻影随后就消失了。装修现场“唧唧”的钉子的声响再度响起来。周兵一心只想着他的酒吧，却不知道舒朗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

舒朗沿着夜晚的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街道两旁是各式各样的时装店、快餐店、眼镜店，被灯光照着，大玻璃鱼缸似的里里外外都很漂亮。

舒朗走走停停，手指摸到玻璃橱窗的表面，很凉。

她把脸贴上去，让发烧的脸颊降降温。

一半脸热，一半脸凉。

橱窗里有个正在理东西的小伙子不知从哪个木头人后面钻出来，正在给模特儿扒光了上身换衣服。舒朗赶紧把脸移开，但他们的目光还是躲闪不及撞到了一块儿。舒朗有点尴尬，连忙奔逃开去，她感到有人正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她的后背，目光穿透她的心肺，钢钉一般扎得她难受。

那场“纪实”的骗局还在这座城市里蔓延，舒朗走哪儿都感到有人在对她指指点点，她到超市去买东西，在迷宫一般的货架前转来转去，看着那些包装得花花绿绿的小

东西，正在出神之际，忽然觉得货架尽头有个白色身影一闪，待到定睛看时，那身影已经不见了。

她追踪那条身影从一排货架走到另一排货架，在她追踪的同时她感觉那个白色影子正在另外两排货架之间快速穿行，当她到达那排货架的尽头就要拐弯的时候，那个幽灵似的影子恰好也正欲拐进另一通道，白色衣角“倏”地一闪，让她望尘莫及。

舒朗心不在焉地挑了几种盒装的果汁，出来的时候她看见几个穿白衣的导购小姐站在货架边直眉瞪眼地看她，她结完账出来，总感觉手里的东西好像偷的一样，那些目光疙疙瘩瘩粘在她身上，热辣辣的，走出好远仍无法摆脱。她走在灯火迷离的街上，一罐接一罐地喝着盒装饮料。等把手上的几种果汁喝得一干二净，这才感到肚子发胀，想上厕所。她拐进路旁一条狭窄弯曲的胡同，看到路灯下坐着一群人正围在一起打牌。

灯是一盏孤灯，高高地挑在一截枯木做的电线杆子上，灯泡孤零零地悬在上面，发出病态的青光。一圈男人中间，有一张被灯影照得变了形的女人的脸，她出奇的瘦，穿一件前心贴后背的青花绸小背心，光光地露着两条竹枝样的胳膊。舒朗可以肯定她与此人素不相识，但不知为什么她认定自己与不远处那个面色青灰的女人有着某种神秘联系，那个说着笑着玩着闹着的女人其实内心是怎样地寂寞，只有舒朗知道。

舒朗没想到自己走了大半夜的路居然是去找修楠。

修楠家住在一片小区的一幢普通楼里，舒朗只去过一

次，如果坐在家里舒朗完全无法想象她一个人怎样寻着复杂的路径找到这里。

月亮升起来，银白的光线把人照得不那么真切，仿佛走在梦里。舒朗就像一个毫无知觉的梦游者，机械地穿行在黑黢黢的楼宇之间。但是她发觉自己异常敏捷，四周虽然黑，她却是夜光眼一般，行动竟比白天更为迅速、准确。舒朗推开一扇门，看到一个苍白的男人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

“你怎么来啦？”那个男人问。

“来找人。”

“他不常到我这儿来。”

舒朗盯着他的眼睛，看出他在撒谎。

修楠不肯告诉她事情的真相，他越不肯说，舒朗越认为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两人僵持了一会儿，修楠故作疲惫地打了个哈欠，用手背敲了两下大张着的嘴说：“舒朗，你看我困得不行了，我要睡了。”

舒朗好像没听见似的，她僵硬地站在门边没动，她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走。”

“你不走就别走了吧。”

他就大模大样地在她眼皮底下睡了。

## 演唱会上的尖叫

尖叫声此起彼伏，把舒朗夹在当中，周兵刚才还在身

边，高兴得摇头摆尾用手指插进口中吹着“流氓哨”，这会儿却不知跑到那儿欢呼去了。舒朗精神萎顿地坐在原地没动，体育场有几万人，可像舒朗这样没精打采的大概只有一个。舒朗被周兵连拉带拽带到演唱会现场，周兵本来也是好心，说她一个人整天闷着早晚闷出病来，应该多出来散散心才对。

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带舒朗出来散心。周兵是个很会玩的人，他想出来的花样令舒朗头晕脑胀。他让舒朗到游乐场的大转盘上去“洗脑子”，试图让她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那种高速旋转不断翻滚的转盘使舒朗在空中暂时失去了记忆，她的思维随身体一起腾云驾雾，在空中翻了几个圈。她没有像别的人那样揪住衣襟痛苦地尖叫，也没有闭眼睛，她大睁着眼睛，眼神发直。她眼前出现的景物模糊一片，绿色的树变成了红色，红色的屋顶变成了和天空一样透明的颜色，天地倒悬，空气被大片的色块磨破，天空出现了七零八落的破洞，绛红的洞、乌紫的洞、青灰的洞、棕绿的洞，那些洞还在不停地旋转，变幻，收缩或者放大，舒朗看着眼前奇异的景象，记忆出现了短暂丧失，过去那些记忆片断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向着圆心外飞逝而去，很快和那些破损的云连成一体，化为乌有。

舒朗从五颜六色的大转盘上下来，面色惨白，连嘴唇的颜色都是白的。

“怎么样？没事吧你？”周兵搀扶着她的胳膊问道。

舒朗没有回答。

她说不出话来，喉咙口好像堵着一团带血的腥味浓重

的棉花，呼吸受到阻碍，胃里一抽一抽的像是被一种强大的外力所牵引，只想一口气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吐出来，但通道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很难吐出来。

周兵扶着她往前走了两步，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她的身体像木头似的没有一点弹性，脸上不哭不笑没有一点表情，眼神发直，嘴唇微微有些哆嗦。他用力摇晃她试图把她晃醒，这时她才“哇”地一声哭出来并且伴有剧烈呕吐。

“要不要送你上医院？”

周兵吓坏了。他的脸也白了，嘴唇也哆嗦起来。

“还是上医院吧……”

他哆里哆嗦地说。

那天周兵如何带她出的游乐场的大门，又如何打车把她送到医院，舒朗一概记不得了。醒来时胳膊上插着输液的针管，身上盖着带红十字的白被子，舒朗当时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的手脚都被捆在了那张病床，她试着动动自己的脚趾，果真动不了了。

她就那样僵僵地呆着，想不明白为什么被捆在这张床上。她看到玻璃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涌入她的血管，渐渐地，血管变得粗起来，膨胀，膨胀，膨胀，血管被滴液胀得满满的，啊啊，血管变得像自来水管那么粗，并且还在增长，液体滴得猛烈而澎湃，如河流里的水那般欢畅。

尖叫声响起来。

惊天动地。

女护士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

舒朗静静地躺在那儿，似睡非睡。

护士唠唠叨叨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舒朗闭着眼睛装睡。她终于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捆住，除了那条胳膊她可以自由地动。

男女对唱声在耳边响起，一人追一句唱得正带劲。观众的尖叫声刮大风似的一阵响似一阵，舒朗忽然想起自己也用不着这么闲着，于是她就疯了似的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用驴一样的嗓音尖叫起来。

其实，在她叫的时候别人都已经不叫了。

灯灭了。台上正在静场。舒朗闭着眼睛尖叫的声音传得很远。人们的手电筒纷纷射向她的脸，她成了舞台上被追光照着的小丑。

灯光中心的女人双手捂着脸，叫得十分投入。直到周兵走过来拍拍她的脸，她却浑然不觉。

舒朗尖叫的声音一直在体育场的上空回响，演员出来了，那是一个又蹦又跳的年轻歌手，他的出场带出一长串山洪爆发似的欢呼，这时候，舒朗的叫声混合在别人的尖叫之中，似乎已经停止，没有人听得到她的声音。但是这种可怕的暂停其实正孕育着更大的风暴，果然，在别人都停止喊叫那一刹那，一个凄厉无比的女声从体育馆的某一角落飞出来，像一把把伶俐晶亮的小飞刀，把沉寂的夜幕一刀一刀割出破口，露出惊讶的牙来。

## 怪女人

洗手间在圆弧型的休息厅的一侧。舒朗穿过层层人丛走了许多级台阶下去又上来，这才走出那道通往体育场休息厅的门。

隔着一道门听那里面的喧哗，就有些听不真切。歌声变得细而悠远，像把音响调整到极小极小的状态，既能听得见却又听不太清，好像那里在进行一场隔世的音乐会，尖叫、欢呼都是上一辈子的事，而舒朗刚刚从一辈子走出来，又走进了别人的一辈子。

怪女人就站在镜子的背面，白色圆形洗手池“嘀哒嘀哒”滴着水，水声如钟表走动，把时间划成一格一格的。女人一直背对着舒朗，头发直垂腰际，脸嵌在镜子里，从镜子里看出，她，也在盯着自己。

我认识你——

舒朗听到自己的声音像个盲人。

那人不语。

略略欠下一点身子，假装洗手。

水声欢快地响起，那欢快的水声使舒朗顿时有了尿意，但她克制着自己的器官，她等待着那女人洗完手转过身来。

女人终于洗完了手，她转过身来，冲着舒朗高深莫测地一笑，说道：“你好！”

“真的是你啊，潘雪晴，好久不见，我都认不出你了！”

舒朗热烈地跨上一步去拉潘雪晴的手。潘雪晴表现得

像个陌生人似的，表情冰冷，手也是冰冷冰冷的。

潘雪晴把她那僵硬得如同石膏一般的冰手从舒朗手中迅速抽回，“好久不见了。”她怪腔怪调好像从喉咙深处发的声音。

舒朗说：

“想不到你的头发一下子就长这么长了。”

“是假的。”

“什么……你说什么？”

“你没有听错——头发是假的。”

她一下子就把头上那头美丽的假发像帽子一样摘下来，露出里面嫩嫩的红肉。她的头皮像一只刚刚剥去毛皮的兔子，在洗手间清冷的光线下反射着可怕的光亮。她冲舒朗笑了一下，因为没了头发笑容变得阴森可怖，嘴边出现了括弧形的皱纹，那两道纹被从上方打下来的光线勾勒很深，她立刻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舒朗夺路而逃，背后传来那光头女子的冷笑，一声比一声高，最后化做一声冷傲无比的尖叫。

舒朗躲在洗手间的玻璃门后边偷窥事态发展。

那玻璃门是由带花纹的玻璃制成的，透过玻璃门看出人和物变形得厉害，女人的身子在一边，花纹繁复的裙子则扭在另一边。男人也是身首分离的样子，有个男的站在那儿跟人说话，领带上面的脑袋没了去向，无头人似的。

那个长发女子终于走出来了，原来跟那无头男子是一

伙的，他们站在那儿说话，影子忽儿重叠在一块儿，忽儿又分开了。

舒朗把自己的脸一点点地从那扇玻璃门后边挪出来。

她看见站在那儿说话的一男一女竟然是米克和潘雪晴！

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舒朗当时觉得自己的脑子“轰”地一响，随后就变成了众人欢呼、喊叫、疯狂地吹口哨的声响。体育场里如同开了锅一般，所有的人都随着节奏一起摇摆，那一男一女很快融入摇摆的人群，眨眼之间不见踪迹。

## 同事与丈夫之间

潘雪晴与米克之间的关系在那个热闹的夜晚彻底曝光。舒朗无论如何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在那个晚上她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和她同来的周兵。周兵用那样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她，把她看得直发毛。

“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他。”

他眼睛盯着远处的舞台，舞台在整个体育场的低洼处，盯着看台的时候视线需要朝下。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算不了什么，米克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始终没人能代替。”

“你过于抬举他了吧？”

“那你为什么总要提到他？”

“我刚才真的看见他了——在洗手间门口，他跟我过去的一个女同事在一起。”

“就算是他那又怎么样？你反正要跟他分手，他跟谁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

舒朗说：“我懒得跟你吵，我要去找他们。”

舒朗站在体育馆门口等他们出来。离散场还有一段时间，大门口显得有些冷清，有几个孩子趴在大玻璃门上往里张望，他们的鼻子一律被压得扁扁的，像动画片里那些表情夸张的小人儿。这一刻静得出奇，门外的小孩变成了玻璃盒子里凝冻住的标本，一动不动，连睫毛都不眨一下。

就在舒朗从门里跨到门外那一瞬间，人潮涌了出来，如开闸放水，浩浩荡荡，奔涌而来。

那群小孩如林中的鸟儿四处逃散。

玻璃上盖章似的留下一枚枚圆溜溜的印子。

舒朗紧守在门口，眼睛不放过任何一对关系亲密的男女。每一对从她身边走过的人差不多都要没头没脑地盯她一眼，好像她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怪人。声浪密密麻麻重重叠叠雨一般向她袭来，把她打得脚步踉跄嘴脸歪斜口中喃喃自语没人能懂她到底是在说什么又究竟是在做什么等什么找什么看什么。

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体育场前面的广场空空荡荡，有个拾破烂的小孩手里拎着一只白化纤编织袋趿拉着鞋“滋啦——滋啦——”走过来。他在追逐一张飘在半空中的纸。那张纸好像通了灵性似的，有意在跟追它的孩子捉迷藏，

它飞得极低，几乎贴着地面，可当孩子跑近它的时候，它又“腾”地一下从地上跃起，在空中摇摆不定。

## 第十七章

### 美鱼岛游记

这段时间舒朗陷入对丈夫米克和女友潘雪晴之间的关系推测和冥想当中，这种身临其境的冥想相当吃力，它既不是凭空虚构，又不同于对现实的忠实记录，它是一种推测，又是一种创新，它是对人想像力的挑战和考验。舒朗一旦陷入其中就很难自拔，她的想像力就像一杆不断被拔长的一截比一截细的金属拉杆天线，越拉越长却不知到什么地方是个完结。

舒朗和米克结婚第一年并没有去那时很时兴的所谓“结婚旅行”。舒朗的意思是与其把钱大把地花在外头不如把钱扔家里。那时他们刚刚得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不必再在单人床上很勉强地做那事，所以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几年前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热衷于装修和布置房间，许多人都是用大白把房子马马虎虎刷一遍就算了，床也是随便买一个，样子大都千篇一律，从这家走到那家没什么区别。舒朗买了一张十分漂亮而且独特的大床，把它放在新分到的大房子的中间。订的其它家具都还没有到，惟独床先到了。舒朗笑着对米克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说着便去铺床叠被，大白天的他们就做了一回。

米克的脸始终是模糊的，虽然是白天，日光穿过浅色窗帘的缝隙很顽强地钻进来，照在他们赤裸的身上，舒朗发现米克的皮肤比想象中的要白细，每一个毛孔都能让人看得很清晰，但却无论如何看不清他的脸。

那一天舒朗记得自己从中午到晚上一直都没离开那张床。四周弥漫着微凉的石灰水的味道，窗帘飘动，呻吟声响过一阵之后，紧接着又来。总有一只手伸过去按床边上的那不断飘起来的窗帘，那条手臂留下模糊的阴影，投射到舒朗的脸上。舒朗微闭着眼，脑袋歪向一边，头发散落在大床上，像一篷旺盛的植物，从床单上生长出来，直冲房顶。

在那一年里舒朗撰写了许多篇关于旅行的假想文章，比如那篇关于海的文章就是她坐在自家的澡盆里写成的。

这件事揭露出来很令人做呕，但却是真实的。

那些所谓的海浪就是她从身上搓下来的泡沫，那些有着美丽名字的大船小船不过是漂在她水面上的一些纸船。她静静地潜在水中，让湿润的水沁过皮肤。有一些花瓣漂在水面上，那是她事先准备好撒上去的，花瓣的颜色看上

去有些奇怪，介于红和紫之间，幽暗而又诡秘地在她身边游来游去。她坐在水中想些心事，顺手把她所想到的记录下来，比如说那篇《美鱼岛游记》就是她在浴缸里写出来的。

“月亮升起来了……”

舒朗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这样一个开头。

在写《美鱼岛游记》那天晚上实际上外面正飘飞着湿漉漉的小雨，树被染得很绿，舒朗想下楼去走走又有些犹豫，怕泥点溅到新裙子上，这条白色的新裙子是她结婚以后买的，这两天她一直穿着。从楼上看水泥地上积着一洼一洼的雨水，雨水似镜面，里面含着楼宇、云和晃动的人影。在这样一个下雨的晚上能做的事很多，有的人在看电视，有的人在洗澡，有的人在做爱，有的人在争吵。邻居家的电视音量开得很大，传到舒朗家的是新闻播音员义正辞严的声音。

他们把电视音量推到最小，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做爱。

屏幕上的光线变幻莫测，反射到皮肤上一会儿是绿莹莹的，一会儿又变作青紫。舒朗看到米克的一条胳膊强有力地撑在沙发扶手上，沙发发出轻微的、有节律的响声，身子底下的沙发波浪起伏使人想到海水和帆船。《美鱼岛游记》里有一艘船名叫“香蕉女郎”，对“香蕉女郎”的详细描写实际上是在描写做爱。

“云层低下来了，它们一点点地靠近我的皮肤，有气流在我皮肤表面划过，轻轻的，温柔极了……”

“雨滴越来越稠密，我的身体已经被雨淋透了。船有

些摇晃并且倾斜，我们躺在波浪的表面，身体也如波浪一般晃动起来。”

舒朗在浴缸里写大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每当舒朗进入浴室，她感觉自己轻飘飘的柔软欲飞，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折叠——弯曲到任何一个角度和姿态。胳膊和腿在水里飘着，像绸缎一样随波逐流。此刻米克正坐在客厅的一角听一张 CD 唱片，他开着一盏落地灯，那盏灯色泽昏黄，光线向四周缓慢地分布，在他脸上布下一些阴影。偶尔有音符零零星星地飘进浴室，过一会儿又什么也听不见了。舒朗望着水面上漂浮的那块海绵，写下《美鱼岛游记》中最精彩的一段。

## 可疑的爱情

舒朗不知道她的好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到他们夫妻之间来的。在单位潘雪晴一直是公认的淑女，她待人谦和，工作作风严谨，很少和男人在一起嘻嘻哈哈，时常作出像圣女一样的高傲姿态，拒人于千里之外。她这种“冷若冰霜”的外表麻痹了舒朗，使舒朗以为她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有一天，舒朗把这些疑虑跟周兵说了，周兵满脸疑惑地望着她，过了一会儿才问：

“我真不明白你一天到晚老翻那些旧账干什么？”

“可我确实看到他们在一起。”

“那又怎么样呢？”

“输给这样一个女人，我不服。”

“什么叫输，什么叫赢——”

周兵丢下这半句话，去接一个电话。电话是酒吧打来的，叫他马上过去一下。自从开了那家倒霉的酒吧，他们俩就连说一句整话的时间都没有。吵架吵了一半，突然少了对手，这种感觉就像在楼梯上跑着跑着突然一脚踏空，连滚带爬地从楼梯上翻下来，不知落到何处。

舒朗一个人坐在傍晚将要黑下去的窗口发愣。她想象着米克此时此刻正和那个戴假发的潘雪晴坐在餐馆的某一扇窗下有情有调地吃着什么，这种想象令她恼火。她现在只想发泄，却又找不到对手，闷闷地坐在窗口，灯也不开，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表姐怡昕很久没有消息了，这时打来一个长途电话，报告了她的行踪。她说话的速度很快，而且兴奋、活泛，相比起来舒朗这边就显得沉闷、木然，怡昕在电话里不断地问“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没什么”舒朗听到自己的声音像个有气无力的活死人。

怡昕在电话里说了一个相当古怪的地名，舒朗从来也没听说过那个地方，怡昕就告诉她这是一个离新疆很近的小镇，他们正在徒步旅行，他们捡到一些动物的头骨还有好多远古时期的化石。

舒朗眼前出现了一个活脱脱的三毛形象，梳着两根乱蓬蓬的麻花辫子，辫梢上拴着两根断掉的鞋带。布衣布裙长统皮靴，脸被晒得黝黑，像个印第安女人……

“喂喂，你在听吗，舒朗？”

对方声音高亢地喊起来。

## 一只悬浮在空气中的菱角

周兵在装修的过程中给酒吧起过无数令人惊人动魄的名字，最后他还是老老实实选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名字：玻璃之城。“玻璃之城”是舒朗以前工作过的杂志的名字，后来又有一部香港电影好像也叫这个名字，总之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周兵征求舒朗意见的时候舒朗一脸无所谓，弄得周兵有些灰心。

舒朗整个晚上都在回味表姐刚才打来的那个电话。

他们是快乐的，他们的人生积极而富有意义，不像自己越活越觉得没有乐趣，生活中没有一件事能让她兴奋起来，无聊，琐碎，泡时间罢了。舒朗也讨厌到酒吧里看到那些闲聊的男女，他们胡说八道满嘴泡沫，生活像可以由他们任意涂抹的一幅油画，那些色彩是随心所欲甩上去的，想怎么甩完全得凭他们高兴。周兵现在的心思全在那间酒吧上，只要跟他谈关于酒吧的事他就高兴，其它的事一律不感兴趣。

一个男人要是为一件事着了魔，他就会成为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他吃饭想着那件事，睡觉想着那件事，走在街上想着那件事，坐在车里想的还是那件事。“玻璃之城”装修那阵子，周兵闷在家里画了无数草图。舒朗没想到周

兵的设计图画得比专业的还要精致，他画设计图用的是一种蓝色细笔，每一笔都像是蘸着他的心血在画，画得又细又直，看他画图简直就像是在从事一项微雕工程，他的一绺头发掉在额前，他的额头正对着一盏灯，灯光把那绺头发的影子投到他鼻梁上，像是用毛笔蘸着淡墨画上去的。

“你那些图可以送到美术馆去展览。”舒朗坐在电视机前幽幽地说。

“哎，你别说，你这句话还真提醒了我。”

从那天起他便把房间里贴满了图纸，那些纸风一吹就像满墙的枯树叶一般，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舒朗独自在家的時候，那些声音听起来很可怕，仿佛有扬声器把它们放大了似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夜深人静的时候，周兵在外面忙他的事还没回来，这又是一个没指望的夜，舒朗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听那满墙的枯叶瑟瑟地响，不知道这日子将要怎么过下去。

一张张图纸变成了真实的物体。

周兵梦想成真。

舒朗却越来越空虚。

表姐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一个电话向她报告她和大胡子宋的行踪。

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舒朗觉得自己像是被人从各种游戏里剔除出来，没有一种游戏有人带她玩的。听说《玻璃之城》杂志已改版，刊物的名称也变了，叫《今日时尚》，里面增添了许多彩页，变得比以前更时髦更轻飘了。

“有毒的婚姻”那个栏目早已随着舒朗的离去而变得面目

全非。听说那家杂志换了新老总，手下的编辑记者全都是他的人。潘雪晴也被他们排挤出来，现在在一家小报当记者。

这天晚上无处可去，舒朗心血来潮想去看看周兵的酒吧。

她打开衣柜看了半天，觉得哪件衣服都不顺眼。现在对衣服的厌倦程度也让她感觉自己不正常。她以前对服装是很有趣的，没事儿就喜欢出去买衣服，现在却提不起精神来。舒朗随便找了条牛仔裤穿上，上面穿了件颜色很重的针织衫。那件衣服是用很复杂的花样编织成的，看上去令人眼晕。舒朗觉得自己此刻的心情就像衣服上的这些水草花，相互缠绕，纠缠不清。

舒朗穿着那件水草花带网眼的衣服，坐在酒吧的一角喝着一杯白水。

很多人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

舒朗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乐的。

有一些熟人过来跟舒朗说话，舒朗一个都不记得了，她想，这是一些什么人呢？在杂志社时的熟人？读者？被采访者？她向他们做过婚姻调查？还是……舒朗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最后她听见自己内心深处发出空洞茫然的回音。

舒朗发现自己听人说话的时候精神一阵一阵地不集中，她像一个在课堂上极易走神的孩子，完全听不见讲台上讲话的人的声音，她脑子里嗡嗡的完全充斥着另外一种声音。眼前过来一个男人，说一阵，走了。过了一会儿

又过来一个女人，她面带微笑，语音清脆，说的是什么舒朗却完全听不清，只见她的嘴形画得过于夸张，浓红欲滴，像悬浮在空气中的一只大红菱角，忽上忽下，忽小忽大。

在晃动的人影中有两个熟悉的影子引起了舒朗的注意，那一男一女的两个人似乎引起了舒朗的视觉误差，她想，他们此刻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因为一个小时之前她还接到他们从新疆打来的电话，可那一对人男的留着大胡子女的扎着辫子他们不是大胡子宋和怡昕又是谁？

他们大概并不知道有人在暗中注意他们。他们说话的样子很夸张，有一群朋友围着他们，好像在听他们讲述什么特别的经历。一定又是在新疆捡动物骨头那一套，舒朗都听过多少遍了，每回他们打电话来，都说得玄而又玄，原来他们就是在北京的各个酒吧里流浪的。

舒朗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杯子里的白水。

她想走过去揭穿他们，就在表姐倚在吧台上给“天南海北”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她大摇大摆地走过去，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那个在北京各酒吧“流浪”的表姐一定会很尴尬……

舒朗正沉浸在想象的空间里不能自拔，周兵出现在她面前。他把她叫到酒吧的后头，说有事要跟她谈。穿过一道黑暗狭长的走廊有一个与酒吧相连的小房间，小房间里布置得很原始，一盏灯垂得低低的，上面围了个纸做的灯罩，灯底下有一张极其低矮的单人床，床单的花样有点像舒朗身上那件衣服，是繁复的水草图案，舒朗一眼看上去就觉得眼晕。

周兵搬出去住了。

他提出要搬走舒朗并没有太吃惊，而是很仔细地帮他收拾好东西，也就是两个皮箱几身替换衣服，钱两个人一直是分开来存的，没有什么争议，一副好和好散的样子。

临走前两人都很平静，好像周兵是临时到什么地方出差很快就会回来。

舒朗说：“要走就快走吧。”

周兵说：“你轰我？轰我我倒不想走了。”

两人在门边站着，眼睛对着眼睛，这情形倒有点儿像一对干柴遇烈火的男女，僵持着，等待着。

舒朗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说道：“咱们这是怎么啦？又不是生离死别。”周兵不说话，而是低下头来吻她，一只手托着她的背，一只手伸到底下去摸她，他们好像已经忘了分手那回事儿，热烈而又忘我地彼此抚摸。他用两手捧起她的乳很用心地亲吻她们，她喜欢他专心致志抚弄她们的样子，那对乳握在他手里，像是两件很可爱的、与舒朗无关的东西，任他捏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刺激的感觉从乳房的中心辐射出去，沿着既定的通道迅速扩散传遍全身，从脚趾尖到头发末梢，每一个最边远的部位都被振荡到。舒朗一直被顶在那扇门上，直到完成全过程。

他们气喘吁吁地穿衣服。

周兵出很多汗，头发黏成一绺一绺的。

“我会经常回来检查的，”周兵说，“你要小心一点。”

舒朗一边穿着乳罩一边笑嘻嘻地问道：“小心什么？”

“小心让我抓着。”

舒朗转过身去，周兵很熟练帮她把乳罩后面的那个小挂钩搭上，拍了一下她的背说：“这回真得走了。”

她站在那儿，只穿了很少一点衣服，双手抱着自己的肩，样子显得很无助。

“别别，你可千万别哭，我这人心软。”

他最后一次拍拍她的脸，然后消失在门帘后边。

## 夜晚的情绪

周兵的离去使舒朗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所事事的人。她从早到晚什么事也不做，一瓶矿泉水、一只淡而无味的白面包就能打发一天。她坐在窗边看窗户底下的人走来走去，感觉到生命的空洞和没有意义。她穿着件透明睡衣，光脚走在沁凉的大理石地上，脚心仿佛被人嚼着，身体在透明睡衣里昏昏欲睡，整个人就像呆在冰箱里，被冰镇之后变得麻木而且迟钝。

她在屋里转来转去，似乎是要找一件什么东西，可想来想去却又想不起自己要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她长时间地站在镜前观察自己的脸，有一只小虫在镜子表面爬行，舒朗看到它从自己的脸上横穿而过，就像一个在慌张中横穿马路的人。舒朗拿口红在镜子上胡乱涂抹着，她先是画出一个人的嘴唇，然后又画了一只手，最后她发现自己在镜子上写出的两个血红的字竟是：米克。

舒朗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去做的事，她从卫生间里出

来，身体僵直地走进客厅，她坐在沙发上，一只手迅速抓起茶几上的电话，飞快地、毫不犹豫地按了一串号码。

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来接。

一个无比慵懒妩媚的女声在电话里出气似的说了一声“喂”。

“我找米克。”

舒朗用一种无可商量的语气说。

“他不在。”她说，“你是谁？”

舒朗理都不理她，“嘎哒”一声挂断电话。

她气急败坏地坐在沙发上喘粗气。她这个电话实际上是试探性质的，她希望听到的是潘雪晴怯懦的、略带腼腆的声音，因为是她抢了别人的丈夫，不在理的一方本来是她。舒朗从没见过像她这么理直气壮的情敌，倒像是她舒朗没事找事把电话打到人家里无理取闹似的。

舒朗真是气坏了，她把电话当成了出气筒，动不动就往潘雪晴家打电话，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想打，拿起来就拨，电话拨通了，就一句话：“找米克。”

回答永远也是一句话：“他不在。”

“找米克”和“他不在”这两句话成为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找米克。”

“他不在。”

.....

“我找米克。”

“他出去了。”

.....

“米克在吗？”

“你是谁你找他干嘛？”

.....

这样一来一去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回合，终于，问的人也疲倦了，答的人也疲倦了，但态度上还是僵持着，一个始终在找，一个坚持不肯让步。打电话成为舒朗生活中最有盼头的一件事，或者说是一个事端。

舒朗穿着空荡荡的透明睡衣像个白日里的影子似的在无人的房间里游走，她把家具换了一个方向，使卧室和客厅看起来都有些陌生。她坐在换了一个方向的沙发上望着窗外出神儿。窗外是附着在另一座楼上浓密的爬墙虎，它们几乎把整幢楼都隐蔽起来了。这些爬墙虎是什么时候长起来的，舒朗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夜深人静的时候，舒朗闻到一股浓重的植物腐烂的味道，夜风从那扇开着的窗子里吹进来，带来了那股难闻的气味。舒朗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是这种味，头发上，裙子上，还有拖鞋上。

整个夏天都在腐烂，到处散发着海藻的腥味。

舒朗盘腿坐在沙发上，把电话机搁在膝上，她一遍一遍地看表，像在等待一个重大时刻的来临。邻居家的言情剧总要放到深夜，一句来一句去的对白，舒朗这边听得清清楚楚。全是骗人的把戏。舒朗从鼻子里哼一声。

电话铃突然间响起来，把舒朗吓了一跳。她盯着膝上的电话机看了一会儿，这才把听筒拿起来听。

“舒朗，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舒朗听出是原《玻璃之城》老主编的声音。

“还没”

“在看电视？”

“没有。正准备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这么巧？我还怕你不在家呢。”

“我怎么会不在家？我有什么地方可去？”

“别着急，”老主编说，“情况很快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老主编在电话里谈了他的想法，他说他打算把原来杂志社的那些人重新组织起来，搞一本全新的杂志。他说他的计划已经开始全面启动了，问舒朗有没有兴趣跟他一块干。舒朗只淡淡地说了句“那我考虑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

舒朗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放下电话，她依旧盘腿坐在那里没动。

她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地飘在空中，它们似乎都变成一些有形状的东西，伸手可及。

邻居家的电视剧终于唱起了那首每天必听一遍的主题歌，一个月来舒朗的脑袋快被这首歌给撑炸了。

她头痛欲裂。

她抓起电话想也不想就按动那串号码。这几个数字她太熟悉了，闭着眼睛都能打。

“喂，是潘雪晴吗？我想和你谈谈，你看我们能不能约时间见个面。”

这句话在舒朗脑子里演练过许多遍，有时她觉得就像电视剧里的道白，是背过许多遍之后才说出来的。

电话没有人接。

舒朗把她练过许多遍的台词交给了录音电话。她松了一口气，疲倦地倒下去，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舒朗似乎在梦里听到电话铃的声音，她的眼皮很涩睁不开，她想管她呢爱谁谁吧，她已有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必须好好睡一觉，她要求自己好好睡一觉，她现在是自己的家长领导上司情人丈夫，所有的角色统统都得她自己一肩扛着。睡眠像一锅粥一样黏稠极了，她听到自己强撑着起来接电话，梦里的话有些模糊，电话里传来电流嗡嗡的回声。她一半睡着一半醒了思路清晰地跟对方谈判。对方是她以前最要好的同事和朋友，全单位公认的最腼腆的姑娘。现在这姑娘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并且公然提出要和自己谈判。舒朗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越听越糊涂，是谁抢了谁的丈夫？谁是谁非谁对谁错？

她们似乎在电话里谈了很久，她们两个不知是谁还在电话里呜呜地哭。

或许是电话里的回声？

那夜的电话根本就没有接通。

## 第十八章

### 真假难辨

潘雪晴晃动着一头真假难辨的长发沿着饭馆外的玻璃窗走过来的时候，舒朗已在靠窗那张桌旁坐了很久了。

在舒朗打过无数个电话之后，潘雪晴终于同意跟她见面谈谈。

整个事情都反过来了，舒朗觉得自己倒像个第三者。潘雪晴走到窗边停下来，隔着玻璃向里张望，但她似乎看不太清里面的情形，微眯起眼，用手拂了一下头发。她那头飘动的头发虽然看上去挺美但却是假的，上回在体育馆看演唱会她们不期而遇，舒朗记得她是一个光头但戴着假发。

潘雪晴走进饭馆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她的穿戴打扮全变了，她以前穿得淡而浅，现在穿得浓而艳。舒朗想站起

身来招呼她，却又觉得自己显得热情过分，就坐在位子上没动等着情敌把自己从人堆里认出来。

“嗨——”

她热情地小手一摆，眼神活泼，身姿扭摆地走过来。

“来了很久了吧？”潘雪晴问。

“没有，刚到。”舒朗答。

从一开始舒朗语气里就透着一股生硬、难以调和的情绪。

潘雪晴变得收敛一些了，但她仍以主人的身份大包大揽，好像她们不是来谈判的，而是由她做东吃一小顿便饭。她招手叫来服务员，打开菜谱在那上面指指点点。舒朗不知道她都点了些什么菜，也懒得问，只想跟她好好谈谈，大家把一切摊开了算。

点完菜之后，有一段时间的冷场，两个女人似乎都在想到底应该怎么谈——毕竟是为了一个男人。

饭馆里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每一桌都坐满了人。生意人开始吹吹乎乎，桌上的手机乱响，一个个都显得生意繁忙的样子。邻桌坐着的一对男女却旁若无人闹中取静——他们也真能静得下来，含情脉脉地相互看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里没别人。隔着一张桌子舒朗用余光看着他们起腻的样子她就能想象米克和潘雪晴单独在一起是什么样儿。

这一联想令她作呕。

上菜了。

油腻得很。

汤很浓，鱼很肥。

舒朗不知道潘雪晴到底这是怎么了，从口味到穿戴全都变了，完全像另外一个女人。

“我得了一场大病，头发全掉光了，你瞧——”

那天在体育场那一幕再次在舒朗面前重演，她当众摘掉她的假发，就像摘掉一顶无关紧要的帽子。

“我们一开始是爱情，后来就变成了同情。”

她用手指梳理了几下她的头发，掀起嘴唇来那么一吹，然后把发梢一甩又重新把它戴到头上。她像变魔术似的在舒朗面前又重新变回她自己。舒朗惊讶地半张着嘴看着她，她想不是她疯了就是这世界疯了，这时，她俩同时听到一个唱了许多年但最近才红的女歌手用她那仿席琳·迪翁的嗓音大唱“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怎么啦……”

“你怎么不吃啊，来，吃菜吃菜。”

潘雪晴用她那有病的筷子大块大块地给舒朗夹鱼夹肉夹螃蟹，“放心，我这病不传染。”

舒朗脸色惨白但还是硬撑着冲她笑了笑，用筷子大口扒饭把一张嘴撑得满满的好让自己的表情不致于太尴尬太难看。潘雪晴坐在对面，她什么也不吃，很难得动一下筷子也只是拈一粒花生米来吃。

舒朗问：“你怎么不吃？”

潘雪晴说：“我一直在吃。”

这一次谈判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果。

“我们一开始是爱情，后来就变成了同情。”别的什么都不见了，只有这句话留了下来，很明显地摆在了桌面上。

桌上的菜只吃了一小部分，那些过于油的菜渐渐地积起一层油，没人再愿意去碰它们。

两人一起从餐馆里出来，站在门口准备各奔东西的时候，舒朗冷不丁地问了句：“潘雪晴，我想知道你们……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

“哦，我是说，你跟他——你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潘雪晴想了一下，用似乎沉浸在梦境里的声音对舒朗说：

“就在你们新婚的那一天，他白天先跟我上的床。他说他爱我。”

舒朗耳边嗡嗡的出现了幻听，后来潘雪晴说的是什么她一句也没听见。天色阴沉下来，街上的人渐渐稀少，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街灯亮了，最近的一盏街灯光线均匀地照着两个女人两张惨白无血的脸。

## 丢失的蓝风衣

一个结婚多年的人对于新婚之夜的回忆大抵都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太多个相似的夜晚都在操练同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后来渐渐地有了固定的模式，那个模式占据了很大的回忆空间，因此舒朗对于自己新婚之夜的回忆有多少是实有多少是虚连她自己都弄不清。

米克始终隐在时间的后面，让人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

舒朗一个人躺在床上，她已经这样躺了很久了，她试图回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她在这方面做了顽强的挣扎和努力，试图找到一丝蛛丝马迹，许多情节纷乱地跳了出来，但那只是一些时间的碎片，无论怎么拼也拼不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舒朗记得新婚那天米克的确回来的稍晚（不知新婚是指领证还是吃饭），说单位里有事要加班。

舒朗还记起那天的晚饭是她一个人吃的。

中午他们在饭店请了几桌朋友，大家都很忙，米克说不搞太复杂了，就那么意思一下。舒朗记得当时潘雪晴也在场，她和其他几个女记者坐在一块儿，隐藏得很深，一点也看不出她和米克之间有什么事。到了晚上舒朗回到家中看到桌上有一张米克给她写的字条，说单位里有点事要晚点回来。那时米克还没辞去公职，他在公家单位工作而且离家很远。

晚回来就晚回来，舒朗也没有多想。

吃过晚饭舒朗躺在床上给朋友打了几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结婚的消息。然后她想起该去洗个澡，就在她在卫生间冲澡的时候，米克用钥匙开门进来。雾气弥漫，她无法看清他的脸。他一点点地向她走近，舒朗清楚地记得那天穿了件颜色很深的蓝风衣。

大片的被热水淋湿的蓝变成了墨汁一样的黑。

巨大的飘移的黑色的影子应该是米克。

“米克米克是你是你是你吗？”

舒朗听到自己的声音像空谷里的回声，一声一声重叠

着。

雾气越来越浓，他们的身体已挨得很近，可她还是无法看清他的脸。他把手伸过来，抚摸她湿漉漉的头发。

“我怎么怎么看不清看不清你的脸脸脸……”

回声越来越重，他们留下一堆衣服到卧室去做爱。完事之后舒朗才想起卫生间的水龙头好像没关，房子里到处回荡着水声。推开湿漉漉的玻璃门，舒朗再次看到那堆衣服，这才想起这是一件米克从没穿过的新衣服。

第二天醒来舒朗再想问那件衣服的来历，那件衣服已经不见了。

“什么蓝风衣？”米克说，“没有啊。你大概看错了吧。”

## 噩 梦

舒朗的神经敏感得就像一根风中的头发丝，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她就会被惊得一头冷汗。她与外界完全脱离了联系，闭门不出。即使偶尔出门她也很害怕遇到认识她的人。她尽量选择夜晚去买东西，这样可以避免与人接触，她不想说话不想回答问题不想和无聊的人闲聊或者打招呼说你好再见。她心里烦透了，想起那些人他就心烦，楼里有一些无聊女人专门爱打听别人的隐私，她们在舒朗背后指指点点看她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怪物。

一个人在家，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透明睡衣也薄得快要破了。舒朗不再往外打电话，外面的电话也打不进来，

她把电话线给拔了，电话底座上那个透明的塑料小插头只要轻轻一掐就掉了。

现在，她完全自由了，没有人再来打扰她，她要好好睡一觉。

舒朗安安静静洗了一个澡。这些日子以来虽然一直是她一个人住，但她总是觉得乱糟糟的，各种各样的人在她心里进进出出，他们就像幻影一样在她眼前滞留，有的时间长些，有的时间短些。有一些面孔她甚至都想不起是谁了，可他坐在她对面，跟她说这说那，还特别强调叫她用笔把他说话的内容记下来。还有一些女人见了她就哭，用手捂着脸哭得呜呜的。

现在终于安静下来。

她把身上那件透明睡衣像蛇蜕皮那样一点点地脱在脚边，看到那皱皱的一堆，她想到那个一直在骗她的男人——他们的婚姻一直是一场双重骗局——她在外面也另外有人，可是，她是受不了他的冷漠、他的不把她当人、视而不见、没有欲望、不跟她上床、不理她、不碰她、不要她……她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那样做的，这能怪她吗？她赤裸地站在镜边，想到他坚硬硌人的脊背，像铁条一样嵌入她的胸乳。

最硬的碰到最软的，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

他一动不动，似乎是睡了。

她知道他没睡。

他们僵持着，就像一场耐力比赛，看谁能熬过谁。

她想，他不是个性欲太强的男人，这不怪他。

于是放了他。

很多个夜都是这样对着他的脊背度过的。

他的背影很诱人，可惜并不实用。

世界上最热的火碰到了最硬的冰，也不过就是这样子。

舒朗真想痛哭一场，于是她就站在淋浴器下嚤嚤地抽泣。热的雨淋在她脸上，已经分不清是泪还是水。她觉得四肢疲塌塌地往下沉，眼皮涩得睁不开。她对自己说好好睡一觉吧，明天一早醒来把一切都忘掉。

舒朗洗完澡爬上床的时候外面传来了湿漉漉的雨声，她疲倦地躺在床上，感觉到天快要塌下来般地沉重。气压极低，胸口像压着几十斤的重物，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不想动，再也不想动了，真想就这么永远躺下去，沉到最舒适最安静的湖底，听不见也看不见，能有一段黄金般的纯睡眠。

但是，她的身体和大脑仿佛分裂开来，成为两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机构。一个沉甸甸地往下沉，像把铁砣丢进海里；另一个却像一整桶刚刚捕获的鱼，你挤我我挤你正处于亢奋状态，身体和头脑无论如何也无法协调，这种分裂让她感到很难受。她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很快睡着，安眠药就在床头拉开的那个暗盒里，一个洁白的小瓷瓶仿佛已躲在黑暗里向她招手了。她想，那种小白药丸只需两粒就能让她什么都不想一觉睡到天亮或者更长，在黑暗中她的手已经向那个方向伸了去，她听到空气中飘浮着一个遥远尖锐的声音，像细丝一样拉得极长，宛转迂回，若隐若现。

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进来，没太关好的窗帘就像

一幅竖长条的轴画，月亮正好镶嵌在这幅画的左上方。

舒朗借着一点月光，把手伸向床头。那里有一个暗盒，平时不大打开，拉开之后空气中立刻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松木的味道，这味道使舒朗想起这张床刚买回来时的情景。那时他们刚结婚，一部戏剧刚刚演到第一幕，中间仿佛跳过了若干章节，一下子就到了尾声。

她在黑暗中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装药的那个小瓷瓶握在手中，这是一个冰凉而精致的小瓷瓶，以前舒朗每次看到这个瓷瓶都会想到世界上最文静、最纤秀的冰美人潘雪晴。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个大笑话，这个集淑女和荡妇于一身的女人，演技实在是太高超了。

潘雪晴穿着一身浅色衣服，坐在对面那张办公桌上，低头看稿，有一绺短发从她的额前掉下来，她的眼镜在黑暗中闪烁着神秘的光。

另一个潘雪晴却是妖艳的，长发如蛇，步态如醉。

舒朗慢慢将那小瓷瓶打开，把里面的小白药丸一粒接一粒地倒出来，她忽然很想数数瓶子里到底有多少粒安眠药。在打开床头灯的时候舒朗不小心碰翻了玻璃杯，暗夜里那清脆的“ ”的一声响把她吓坏了，这时，一阵风从窗子猛烈地灌进来，舒朗彻底醒了。

## 另一种说法

“其实——米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修楠出现在舒朗视野里的时候，舒朗看见很多类似于火苗的人影在他身后窜动。

这是一家翻修后又重新开张的迪厅，面积扩大了近一倍，但人却不见少，还是人挨人人挤人的样子。舒朗以前来过这儿，所以修楠在电话约了这个地点见面，她很痛快就答应了。

他们坐在二楼靠栏杆的两张高脚椅上。

说话必须大声嚷嚷，不然震耳欲聋的音响把人声吞没得无影无踪。

“你说什么？”

“我说，其实米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想象他哪样？”

“你把他想得太坏了。”

舒朗冷笑道：

“哦？是嘛？”

许多人歇斯底里地不知是痛苦还是快乐地原地抽搐起来。修楠冷静地坐在对面，像有一层看不见的薄膜包在他周围，使他完全与周围环境脱离开来，成为变幻莫测的光线之中一尊不动的雕像。

有个声音高亢的女歌手站在领舞台上唱着一首很有力量的劲歌。

人群变成了牵线木偶，女歌手手中攥着许多根看不见的牵动人群的线。

舒朗感到自己的牙齿跟着节奏一起扭动。

修楠静止不动。

有一道闪电劈面而来，正劈在修楠脸上。

他的脸顷刻间分成两半，左脸变黑，右脸变白，他的面目忽然间变得有些狰狞，似笑非笑。那道光过后，他又很快恢复了原状，舞曲的速度减慢下来，灯光也变得柔和舒缓起来。

“跳舞吧？”修楠问。

“我现在哪有心情跳舞？”

“那你有心情干嘛？”

“我现在连死的心都有了。”

“说是这样说，可还不是活着？”

“难道你非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你错了，我是想救你。”

他拉起她，两人一起走下阶梯。

“米克爱的是你，只是他现在弄成这样子，已经没法回头了。”

他们旋转得很慢，他凑到她耳边，说了这样一句，舒朗感觉很不舒服——不知是因为那句话还是因为他的这种举动。

## 纠 缠

修楠说米克一直处于进退两难的状态难以自拔。在潘雪晴得病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只不过是迷失一阵子，热情

过后就会回家。可是现在不行了一切都晚了再怎么着也来不及了。他说米克现在感到很后悔很内疚。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面无表情类似于梦呓，他的种种举动让舒朗感到害怕，她真后悔让他送到家门口。

他们从迪厅出来的时间并不算太晚，但修楠坚持说要送舒朗回家。

“送你到门口，我调头就走。”他说。

于是舒朗就跟修楠上了同一辆出租车，车内很暗，舒朗有意无意地把一只背包放在两人中间，她不是怕修楠对她怎么样，而是本能地讨厌他。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生厌恶，就会看他什么都不顺眼，一举一动都别扭。车内很闷，空气不流通，舒朗觉得直恶心。

“能不能开一下窗？”舒朗说，“我闷得要命。”

“你怎么啦，你不舒服吗？”

修楠隔着那背包探过头来脖子伸得像拉杆天线一样长。

“我是说让你帮忙开一下窗。”

听她这样一说，他又着急忙慌地在黑暗中寻找打开窗子的机关。看他那笨手笨脚忙得不着调的样子，舒朗真是从心里烦透了他。

修楠说：“找不着开关——我这人一直都是这样，找什么什么就在我眼前消失，所以今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你从我眼前溜走了。”

“你说什么？”

修楠忽然变了脸，就像在迪厅里那个被闪电劈成两半

的男人一样，面目变得狰狞起来。他猛地拉住她的手，开始喋喋不休地诉说，说他这些年来的甘苦，说他如何如何一直在暗中喜欢着舒朗，默默地爱着她，注视她的一举一动，并且跟踪她，收集与她有关的一切资料。他的话很长，没有逻辑，没头没尾，他似乎要一直这样说下去了。

“停车——”

舒朗忽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司机一声不吭地来了个急刹车，然后静默着，用后脑勺对着他们，好像在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好了好了，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还不行吗？”

修楠用手推了一下司机的背，说道：“还不快开？”

司机把车开得直晃，像是肚里有气。

舒朗突然开口问道：

“你根本不认识米克，对吗？”

“那又怎么样，我爱的是你又不是他！”

说着一把拉过她来在她嘴唇上强吻了一下。舒朗再次尖叫声搞得出租车司机真的有点不耐烦了，他刹了车叫他们两个统统滚下去。

舒朗下了车，慌不择路地奔跑起来。她感觉到修楠在她身后一路狂奔，她甚至感觉到有一只黑手一直伸在空中——就在她肩膀的上方，只要一落下来她就完了，所以她必须拼命地、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路边是树影浓重的人行道，舒朗听到身后不远处传来急骤的像鼓点一样的脚步声。

她回头看时，那个人影一下子闪进路边的树丛。

她继续往前跑，那人也飞跑起来。

她再次停下来，身后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路灯静静地照着路面，平时热热闹闹的大街，这会儿如死一般沉寂。那个声音像是在跟她捉迷藏，她快的时候他的脚步就快，她慢的时候他的脚步就跟着变慢。舒朗看到路面上的影子变幻着形状忽长忽短重重叠叠像是许多人的影子在跑。她害怕极了，胸口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嗓子眼发干，腿发软。

她再也跑不动了，越跑越慢最后索性变成步行。

当她再也走不动的时候，她站在路边等车，心想着这么晚了大概不会碰到出租车了。她在路边等了很久好不容易才等到一辆车，上车后人几乎瘫了。她像一滩泥似的缩在汽车后座上，她想，死过一回的感觉也不过如此了吧。

回到家时已是凌晨。

舒朗看着镜中的自己她感到奇怪，只见一个衣衫不整、头发纷乱的女人站在她面前，她的嘴唇像刚抹了白粉一般散发出奇怪的白颜色，灰褐眼睛微凸而且透明，被撕开的领口露着深刻的乳沟。从脖颈到乳房，有一道血红的划痕，在灯光下显得尤为明显。

她把已经撕开一个破口的衬衣继续往下拉，她听到“滋啦——”一声，她明明知道会有这样一声，却还是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她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地脱下来，她看到陌生的身体，她感到冷。此时此刻舒朗很想打个电话说说，打给谁呢她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这样一个人来，最后她胡乱地按了一个号码，响了许多声之后出来的声音竟是周兵。

舒朗捏着听筒，话还没说倒先“哇”地一声哭出来。

“喂，是你吗？”

她听到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平静：

“是我。”

“你、你睡了吧？”舒朗强忍住抽泣问。

“没关系，我已经起床了。”他说，“你呢？是没睡还是已经起来了？”“都不是，”舒朗喃喃道，“我活不下去了。”

## 第十九章

### 喝一种不知名的酒

周兵的酒吧不像刚开张时那般生意红火了，他说主要是人们已经过了新鲜劲儿，“人的新鲜劲儿是很容易过去的”，他慢悠悠地抿了一口杯子里的酒说。

“他们到我这儿来，不是来喝酒的，而是来看假米克的。”他又说。

坐在对面的舒朗始终沉默着，到这会儿她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他仍在说，这些日子他似乎也过得不顺，大概一直闷着，总算找到一个可以聊聊的人，就有些刹不住车了。

周兵说他觉得前途渺茫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舒朗说，我也不知道。

于是，两人就很默契地喝闷酒。周兵扭脸让服务生放点音乐听听，喊了半天却不见一个人影，只好自嘲地笑笑，然后亲自动手摆弄那套音响。酒吧里飘荡起一股袅袅升腾的情绪，大概是喝多了酒，舒朗感到屋顶上那盏吊着的灯在打晃。

“看哪，那灯在摇晃呢。”

舒朗一边给自己倒酒一边说道。

周兵伸手推了那灯一把，那盏灯当真摇晃起来。“唱歌吧，随便唱点儿什么。”舒朗听见自己的声音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那个说话的人好像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女人。他们听到笑声、歌声，歌声、笑声，重重叠叠断断续续乱成一团，麦克风发出尖利刺耳的“嗡——”的一声，把耳膜都快震破了。

舒朗在那块空地上又叫又笑，碰翻了一把椅子，椅子的高靠背又倾斜过去碰到了一只正在冒泡的酒瓶子，酒瓶子在桌面上骨碌骨碌滚了几滚，最后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缓缓地坠落下去。

那“砰——”地一声响似乎延迟了一个时间片断才抵达两个人的耳朵，两人都被这意外的响动搞得有些兴奋，好像发现了一种好久不玩的游戏，他们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摔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直摔到满地碎片为止。

舒朗心满意足地拍拍手，好像刚干完了一件重要的事。她看了下表说：“天哪，都几点啦，我得走啦。”

周兵一把拉住她说：“得啦！今儿个你就住我这儿！”

“方便吗？”

“你说呢？听你这口气就跟咱们没睡过似的。”

舒朗责怪他说：“什么睡不睡的，你跟谁学的说得这么难听。”

“那怎么说？”

舒朗想了一下，冲他一笑道：

“不会说就别说。”

“好，我不说。”

周兵说他要先打个电话，让舒朗先到后面去冲个澡。舒朗问他这么晚了给谁打电话，周兵半开玩笑似的说，当然是个女的啦。小屋后面隔出一块很小的可供淋浴的地方，舒朗手里拿着毛巾侧身挤了进去。在洗澡的时候舒朗已经想好了过几天还是劝周兵搬回去住，他一个人白天晚上呆在这里，吃住洗澡都不方便，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过这样的日子，这是何苦来的呢。

周兵那个电话似乎打了很长时间，舒朗在他的小屋里等他。屋子小得很，人一站起来差不多就能碰到屋顶。纸做的灯罩倒很别致，但舒朗担心时间长了这东西会不会着火。

酒劲上来了，舒朗觉得昏昏欲睡，视线变得模糊不清，眼皮沉重，刚一强迫自己睁开那眼皮就像安了自动阀门似的又“嘎哒”一声关上了。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她不清楚，但是她在半睡半醒之间却很能配合他。这是一种本能。人都有要寻找快活的本能，这就是人要活下去的基本动力。

他们一直折腾到天亮才睡去，在很短的睡眠里舒朗居然还做了一个情节模糊的梦，她梦见周兵趁她睡着悄悄起

床，隔着窗帘跟另外一个女人压低嗓音说着什么。那女人的脸隐在一块浅色碎花窗帘后面，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进来，像气态的冰，一股股看得见的烟雾在小屋里弥漫开来，幻化成一张张女人的脸。舒朗竭力回想这张脸的来历，她觉得这是一张她曾经追逐多时的女人的脸，她试图把它看清楚，但始终没有成功。

“你别进去……”

“我偏要进去，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里面……”

“你……”

“我怎么啦？”

“你别这么大声嚷嚷好不好？”

他们争吵的声音从舒朗的梦境之中一直延续到现实，舒朗睁开眼一看，那一男一女已双双站在床边，正瞪着四只大眼看着她。舒朗踏着玻璃的碎片从酒吧里走出来的时候，她知道这地方她永远不能来了。

舒朗很久没有这么早起过床了，走在大街上心情不算太糟，虽然她刚被人从一场爱情棋局里挤出来，可她好像已经习惯失败了，并没有伤心到痛不欲生的程度。大街上空气清新，舒朗看到很多老年人在楼前空地上锻炼，他们的动作在舒朗看来近乎笨拙可笑，但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看，他们沉醉其中自得其乐。为什么人老了反而珍惜起生命来而年轻人个个都像不想活了似的胡折腾？经过感情的大起大落，舒朗几乎已经不相信这世上还存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了。

她人还没进门就听到家中的电话铃像发了疯似的在

响，拿起电话一听是老主编的声音。老主编问她那件事考虑得怎么样了，舒朗说，考虑好了。老主编说那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舒朗想了想说，明天。老主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又问了一遍，舒朗说，对，就是明天。

放下电话，舒朗打开门窗开始收拾屋子。她用抹布把窗台上的灰擦了一遍，又去擦那些大大小小的镜框，那里面框着各个时期的她，她把它们擦干净一一收到抽屉里。下午，她一个人到附近超市去买菜，她打算给自己做一顿像样的饭。她打算一切重新开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第二天一大早，舒朗就到新单位去报到了。新报社离家很远，但舒朗倒很乐意穿过大半个城市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上班。她发现这个城市变化很快，几天不出门有些地方就变得不认识了。很多道路都在改建，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她很久没有一大早急匆匆赶往一个地方的体验了，现在随着别人的脚步匆匆往前赶，觉得既新鲜又有点儿不好意思，仿佛暗中有什麼人在盯着她看似的。

新单位在一幢高层建筑的地下室，沿着弯弯曲曲的地下管道舒朗终于摸黑找到老主编的办公室。

原来她是第一个来报到的人。

舒朗坐在一把椅子上喘着粗气。

老主编拿过一迭厚厚的计划书让她看，她头晕脑胀一个字也看不清，地下室的空气污浊，气压极低，她觉得呼吸十分困难。这时主编又丢给她一份名单，上面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一长串名字，这些都是需要舒朗去联络的作者和客户，舒朗看到这些陌生的名字，心里直发怵。但是舒朗

还是接受了这份挑战，满口答应下来。

舒朗想让工作把自己填得满满的，这样就可以什么也不想，忘掉过去的一切。修楠不知怎么打听到舒朗新单位的地址，每天准时准点出现在路口，远远地望着她。舒朗就当没看见，该干嘛干嘛。他就像一个代表旧时代的座标，他站在原地不动，而舒朗已经越走越远了。

## 怀 孕

舒朗怀疑自己怀有身孕是从早晨刷牙时出现呕吐开始的。她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最近接连三个早晨都是这样，刷牙的时候整个胃就像被人揪着一下下地往上提，难受极了。

她想，这件事应该让周兵知道。

她真后悔最后一次在周兵那儿过夜，如果没有那一次她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舒朗一想到周兵如今正和他女朋友甜甜蜜蜜地过着小日子，而她却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为他受罪，一想到这些她就心烦意乱起来。

舒朗跟单位请了几天假，自称感冒了。她得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想想，肚里这孩子正在一天天长，可她却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该怎么办才好呢？自从想到自己可能是怀孕了，她就开始下意识地注意起街上那些蹒跚学步的孩子来。

她想，那孩子到底长什么样？

是像那个穿着绿灯心绒背带裤的小男孩？还是那个穿着花短裙的小女孩？

她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发现自己总是不错眼珠地盯着那些长得可爱的孩子，有个大胆的想法就在某一瞬间从她的脑子里闪现出来，她听见有个声音对自己说：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这个想法一露头，舒朗就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有了盼头，行动也变得积极起来。

怀孕的事舒朗跟周围的人严格保密，她主要是不想让老主编这么快就对她失望。新单位的工作刚刚开始，主编对她寄予很大希望，虽然早晚会让他知道真相，但舒朗还是觉得晚一点让他知道为好。

有一天晚上，舒朗拨打周兵的手机，手机是他女朋友接的，说他们正在外面吃饭。

舒朗说：“你把电话交给周兵，我有事要跟他说。”

“你有什么事呀？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她的声音显得有些傲慢无理。

舒朗听见电话后面明显的哄笑声。

“喂，你到底是谁呀？”

那女孩越发嚣张，在电话里一声声地追问。

舒朗手里拿着电话一阵阵走神，她越是不吭声对方越以为她胆小怯懦，步步紧逼，像一只张狂的汪汪叫着的小母狗，趁势欺人。

“我不跟你谈，你把电话给他。”

那女孩说：“他不在。”

“他在，我听见他声音了。”

“你到底是谁呀你？”

“你管我是谁呢！”

“你这女人怎么不讲理呀？”

听了她的话，舒朗也就真的不讲理了，她对着听筒大声说：

“告诉周兵，我怀孕了。”

她想象着对方饭桌上大乱的情形，那女孩一定气得掀翻了桌子，冲上去打周兵一个耳光也说不一定，这真太好玩了……电视机开着，一些人正坐在一起猜来猜去大概是一个什么周日综艺节目。舒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画面，她甚至听到了杯盘落地的声响以及女人尖叫的声音，她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

电话铃疯响。

舒朗知道是谁打来的，她在电话铃声中沉沉睡去，连梦都没做，一夜睡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舒朗到医院去做检查。独自一人坐在妇科走廊的长椅上，等着护士叫号。她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来，感到点无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医院所特有的来苏水的味儿，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孩子留下还是做掉，只在一分钟之内就决定了。

## 一个被掏空了的女人

银亮的金属器械植入舒朗的大脑而不是子宫，大脑蜷缩的形状与胎儿相似。舒朗看见人影晃动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戴着硕大的白口罩只露出两只冰冷的眼睛。她被固定在一张手术床上，她试着动弹了一下，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舒朗回到家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周兵打来的。

“舒朗，你真的怀孕了？”

“是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舒朗反问他：

“这应该是我问你的呀，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让你留着那孩子，或许，我们可以结婚？”

“你以为我是拿孩子逼你跟我结婚？你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吧？”

“我想要那孩子——那也是我的孩子。”

“是吗……”

舒朗觉得自己此刻体内空空荡荡，不仅没有子宫，也没有大脑和心脏。周兵赶来看她的时候舒朗已经睡着了，他是用以前他住这儿时用的备用钥匙把门打开的，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周兵一直在舒朗家照顾她，他跑前跑后，做这做那，忙个不停。

舒朗躺在床上侧过脸问他：

“周兵，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不是一直说我对你不好吗？”

舒朗让他在床边坐下，说：

“我做掉那孩子，你不恨我吧？”

周兵说：“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命中注定就不会到这世上来。”

周兵又说：“你找到你丈夫了吗？”

“他已经不是我丈夫了。”

说会儿话的功夫，他身上的呼机嘀嘀嘀响个不停，舒朗嫌烦，挥挥手叫他赶紧离开。周兵说：

“你想哪儿去啦，不是她呼我，是我一哥们呼我。”

“你赶紧忙你的去吧，我没事。”

“可是，你一个人这样我不放心呀。”

舒朗说：“没事儿。”

周兵临出门的时候舒朗忽然又对着他的背影补了句：

“喂，我跟你说明——你要对她好一点。”也不知他听没听清后面的话，人影一晃就不见了。

## 真假米克见面

电脑展销会的现场挤满了人，为了找到米克他们公司的那个展位，周兵差不多把整个大厅都转遍了。周兵是从他朋友的朋友那儿打听到米克的行踪的，他朋友的朋友告诉他，最近米克有一项新产品要在电脑展销会上展示，让周兵到展销会现场去找他，准保一找一个准。

周兵从没来过这种地方，到处都是科技新产品，他对

此一窍不通。

展览馆的大厅被分割成若干小隔间，在里面穿行如同行走在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巨大迷宫，走着走着就乱了方向。他记得刚才他曾跟一个穿紫旗袍的小姐打听过米克他们公司的展位，转了一圈回来，不知怎么又转回到这个紫旗袍眼皮底下来了。

“哎，怎么又是你，”紫旗袍一边向路过的人发放资料一边问周兵，“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没有，”周兵说，“转了一圈不知道怎么又转回来了”

“喂，那你先到我们这儿来看看吧。”

那穿紫旗袍的女孩把周兵带进他们的展位，他们的工作人员热情地向他询问，问他打算买一台什么样的电脑用来做什么是想买一台式的还是便携式的，他们几个围着周兵问这问那把他都给问懵了。周兵结结巴巴胡乱提了几个问题，立刻把那帮人的热情给点燃了，他们南腔北调声音或尖或哑吐字或清或重嘴巴或大或小，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像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随机录下的背景音，嘈杂凌乱，周兵被围在当中像被一群狂躁而又兴奋的疯子围着，他看着他们下巴底下一个个硕大的喉节忙碌地上下移动着，他想起他家音响上那些红红绿绿上上下下的指示灯，他们把他围了个密不透风，他想，他必须尽快脱身，要不他就甭想找到米克了。

周兵问那个穿紫色旗袍的小姐能否带他再到其它展位去看看，帮他去找找他那个朋友。

紫旗袍说：“你找的那人姓什么叫什么？他们公司有好多

多人我都认识。”

周兵说：“他叫米克。”

女孩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米克？那个书里写的米克？那本写旅行的书我也看过，叫《预约幸福》——可是我怎么觉得那个叫米克的人长得像你？”女孩越来越糊涂了。

女孩的话把那帮向周兵推销电脑的人也给说懵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然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们是真假米克。”

从人群里挤出来，周兵向女孩眨了眨左眼，说。

真假米克在一幅巨大的电视墙前面握手那一刹那，有人按动快门拍下了这一镜头。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玻璃之城》杂志复刊的第一期，选中了这张照片作为封面。照片是谁拍的，一直都是个谜。有人怀疑是那个穿紫旗袍的女孩。不过是谁拍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事态的发展，让我们回到电脑展销会现场。

## 米克的自述

舒朗是一个极其能干但又极其自私的女人。我们的冷战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才决定离开她的，我和她之间不存在谁对不起谁的问题。她生命中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是她的事业，二是她外面那个男人。这两点构成了她整个的生命支柱，也许她本人并不承认这两大支柱，我也从来

没跟她谈起过我的这种观点，但不管她承认不承认，我对她的判断是绝对没有错的。

舒朗有的方面很出色，比如她的直觉很好，对事物的判断往往来自于直觉。但她太自以为是了，她以为天下的人就她一个聪明，别人都是傻瓜。我一直在暗中观察她、研究她，但从来没跟她谈过。（“为什么不跟她谈呢？”谈到这儿周兵插了一句嘴。米克做了个制止他插嘴的手势。）她从一开始做“有毒的婚姻”那个栏目，就开始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到家里，所有失败的婚姻都能使她产生联想，她把类似的事情联想到我们身上，这种联想每天都在变，而且花样翻新，我真受不了她，谁能整天跟一个婚姻问题分析专家生活在一起，她眼里只有“问题”而没有“生活本身”，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她眼里生活本身就意味着“挑刺”。她对什么都不满意，就比如说摆个家具吧，她永远要把那张桌子移来移去，在她眼里什么东西都是歪的，而且永远也摆不正。她常常是一大早起来一个人在那儿挪家具，她心中烦躁不安，而且多疑。她这种情绪如同黑色的染色剂，靠近她的人都会被染上。

既然你说你是她的朋友我就不跟你见外了，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说完了你就走人，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了。

如果仅仅是对事业的痴迷也就算了，一个女人难得有那份事业心，也不容易，但她在外面另外有人，还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全都知道（说到这儿米克相当阴险而又自鸣得意地那么一笑），这就让人不能容忍了。

她心里想的全是那个男的，别看她不说，其实她脑子里想的是什麼我全都清楚。哦，不不我没喝多，我清醒得很。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的——噢，说到那个男的。有一天夜里我们躺在床上不说话不动但也睡不着，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夜，窗外的天空满是星星，没有风，屋内闷热难熬。我看见舒朗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她那个劲儿看起来真吓人，我伸手一摸摸到一手湿乎乎的眼泪。

我有些慌了，问她：“你怎么啦？”

她不做声，摸黑到卫生间去洗了把脸回来，背对着我躺下，什麼也不说。从那天开始我知道她心里有事了。

我们各自心怀鬼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们内心却是两极的距离——从南极到北极。她经常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外出，打着工作的旗号和那个男的在一起。从外面回来便假装对我加倍热情，所以说什么时候她对我一热乎我就知道她准有事了，甭想骗我，她以为她伪装得很好，其实满不是那回事，他们到什么程度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时，米克大声叫“服务员”，叫了两声见没人应，就站起身到柜台去拿酒。）

你别拦着我，今天机会难得，咱们一定要喝个够。

既然把话说开了你就让我说个够——

（说着，他又倒上满满两大杯啤酒。）

舒朗这个女人她谁都不爱，就爱她自己。我们那个家一年四季冷冰冰的，连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别的女人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做个饭洗个碗拖拖地什么的，她都认为这俗

气，她在家很少做家务，活儿都是我干，她根本感觉不出来，她连全自动洗衣机都不会用，高压锅、电饭煲、微波炉，等等，这些东西她全都不会用，她成天说自己多忙多忙，就跟别人都是吃闲饭似的。她谁都瞅不起，包括我在内。她以为她栏目做得好一点，工作上有点成就，这世界就是她的了，她就可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个男的我从没见过，我只是凭感觉知道有这么个人的存在。

此人是一定存在的，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好了不好。

我跟她已办手续离了，她有没有外遇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来来，喝酒喝酒……

## 红 屏

舒朗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写稿子的时候听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不知道那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于是，就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四处寻找。房间里到处蒙着一层薄灰，这是一个大风天，天阴着，屋里光线暗淡，客厅一角的音响里放着一张舒朗从未听过的唱片，音量开得极小，但声浪重重叠叠，意境幽远深邃。舒朗疑惑地盯着音量旋钮上那个红色亮点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她将视线移开，移到茶几上那个空唱片封套上。

在她盯着那只写满外文字的唱片封套看的时候，那

个叫她名字的微弱声音再次响起。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再回到自己小书房的时候看见那台电脑屏幕变成全红一片。

舒朗惊讶地盯着红屏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怎样把它消除。她手指僵硬地坐在电脑前，听见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天色越发阴沉下来，窗外的树叶抖动得很厉害，深色的树叶就像一些蠕动的虫子，色块在舒朗眼前来回移动，风把树叶吹起来不时地露出树叶的反面。乌云越聚越浓，大雨就要来了。

门窗被碰得乒乒直响，卧室的窗帘被风掀了起来，持续地平伸在空中，好像中了魔法。

舒朗挨个儿房间去关窗，等转到厨房的时候，隔着玻璃门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在那儿晃，他背朝着门，面向煤气灶，正在灶旁的那块砧板上忙着什么。雕花的玻璃门使他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变形，但舒朗还是认出了他是谁。

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是呀是呀是呀

在做饭做饭做饭

他们的声音被回声切割得支离破碎，米克站在他以前常站的位置上切菜。他们好像跳过了一段时光胶片又回到从前，在做从前做过的事、说从前说过的话，丝毫也感觉不出中间缺过一段。饭桌上顷刻间变出来一桌饭菜，颜色搭配奇美无比，对面那张椅子空着，叫他，有人应着：

“就来，就来。”

吃过晚饭，舒朗照例回到她的小书房去写稿，就听到

有人叮叮当当收拾碗筷的声响。她眼前一片血红，这种夺目的红色刺得她眼睛很难受，她不明白她错按了哪个键使得电脑屏幕变成了这种鬼颜色，像疯牛的眼睛，狠狠地瞪着她。又像一只装满红色液体的玻璃盒子，只需轻轻一碰，那血红的液体就会奔涌而出，喷到她的脸上、身上、手上、衣服上、裙子上、袜边上、鞋面上。舒朗被这种铺天盖地的红色吓坏了，液体的水柱仍在升高，先是浸过墙角，很快就没过桌腿爬上桌面并且还在不断向上攀升。

舒朗的手指在灰白的键盘上拼命揪动就像一只发了疯的兔子。

屏幕上没有丝毫反应，红色无法消除。

舒朗又听到客厅里有响动，像是有人在看一张追逐激烈的警匪片的影碟。

米克，是你吗？有个声音在舒朗脑子里响了一下，舒朗不知自己是否真的把这句话说出来。她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寻找那声音的来源。书架上的书静默着，墙上的一幅带穗的小挂毯被风撩拨着，无声地晃动。她刚一走出书房，书房门就被“砰”地一声带上。

她惊恐地回过头看那扇门，另一个房间传来逼真的枪声。

客厅里的电视屏幕上火光冲天，一张影碟在CD机里兀自转动着。

舒朗再回到小书房的时候惊异地发现她的电脑转变成正常颜色，一切异常都在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米克，是你吗？

无人应答。

## 婚 礼

潘雪晴送来婚礼请柬那天上午，舒朗恰好在总编室开会，所以两人并没有碰上面。潘雪晴阻止了实习生把舒朗从会场叫出来的提议，悄悄把那只绘有龙凤的大红信封放在桌面上人就不见了。

“来的那个女人打扮得怪怪的，”实习生告诉舒朗，“说话吞吞吐吐，我问她是谁结婚，是她自己还是别人？你猜她说什么，她说连她自己也没搞清楚。”

舒朗瞥了眼桌上的请柬，并没有做出太吃惊的表情，仿佛事情的发展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那一天她工作得极为平静，打电话联系作者，接待来访者，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还主动给别的同事讲了两个小笑话。其中一个笑话是讲一个女人参加前夫的婚礼，在婚礼上认识了前夫现在的妻子的前任丈夫的故事。同事们听得眉飞色舞，舒朗讲着讲着却突然感到有点无聊，她想到晚上那个真实存在的婚宴，想到他和她在今晚将要进行的一番无耻的表演，只觉得一阵阵作呕。

下午舒朗请了半天假，她先到她经常去的那家美发厅去修剪了一下头发，然后她打算去商店买一点必要的小礼品送给那对新人。镜中是一张戏剧性的、五官夸张的脸。头发被束上去包起来，脖子以下被白布围住，脸像抹了白

粉一样白，嘴唇鲜红而突出。墙上挂着一只黑白分明的电子钟，工作人员身穿玻璃罩似的衣服鱼一样地在空气中游来游去，舒朗注意到他们每个人都有个特征，那就是过不了多会儿他们就得停下来半张着嘴喘上一会儿，是严重缺氧的表现。舒朗断定这家美容厅的空调系统一定出了问题，从镜中她可以看到一张张白中泛青面无表情的脸，他们走来走去不时地往客人头上喷洒上一些东西，空气中氧气的密度越来越少，舒朗很想扯下围在脖子上的白布奋力一跳，从这只巨大的金鱼缸中逃走，但她的头发已被固定在一台机器上，除非她有分身术，否则别想走出这里。

按照请柬写的地址，舒朗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举行婚礼的那家酒楼。那一天结婚的人似乎很多，一楼、二楼宴会厅门口全都站有一对男西装女旗袍的新人，胸口插着红假塑料花，满脸堆笑，笑得脸两边的肌肉全都硬了。舒朗随人流上到三楼，形形色色的人朝她走过来，有大胡子、表姐、老主编、修楠、庄雨和、米克的女网友、无名男子等等，他们如同从电影画面上走下来，说着，笑着，闹着，一开始无声，但在瞬间就放出巨大的音量来，好像有人在暗中拨动了按钮，大厅里的嘈杂声响成一片。

《有毒的婚姻》里采访过的一些人物纷纷出场，那些分开的一对对男女又重新聚合，手拉着手从他们身上看不出有一星半点破裂过的痕迹。到处都是人，却无法分清新郎新娘是谁，舒朗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入错了席，可她又明明看到那些磕头碰脑的熟人。

婚礼上人们在谈论着那些美丽小岛的名字——那是舒

朗在《预约幸福》里虚构的地名，现在它们已被逐一安插在一块块土地上，据说这些地方已被开发公司开发出来，赚了大笔的钱，舒朗站在一旁，像个局外人。没人知道她是谁。

新郎米克始终没有出场。

也许这并不是一场真实的婚礼，也许新郎临到出场又改变主意了？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就连我们活着都是一种偶然。直到婚礼结束，舒朗都没有见到米克。

大厅里的人已经走空了，穿白制服戴黑领结的服务生一路走一路噼噼啪啪地关着灯，宴会厅巨大的雕花大门在她身后一次次无声合拢，却总也关不严实。

## 第二十章

### 动物园

为写一篇与蛇有关的文章舒朗从动物研究所借来一条小花蛇观察几天。老主编总是给她布置各种各样的古怪任务，上回让她到动物园去采访一个喂熊猫的女人，舒朗见到那个女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人怎么越长越像熊猫了。

舒朗是一大早去采访那女人的。早晨动物园里游人很少，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背包的外地游客，看样子上午逛完动物园中午就得去赶火车，所以走得急匆匆的，不像是到动物园来玩，倒像是来完成任务。

舒朗走在石砌的台阶上，抬头看看淡青色的天，云彩的颜色很淡，和天空的颜色几乎分不出来，头顶上回响着各种鸟儿的鸣叫声，还有不远处猿猴哀婉的啼叫声，看着那些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舒朗想，人和动物一样都是很孤

寂的。舒朗小时候就怕去看动物，她出生的那座小城没有专门的动物园，动物园是和公园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就是在某公园的一角关了几只猴子。在南方湿热的阴雨天，一个咬着自己辫梢的小姑娘站在关有一只老猴子的铁栅栏外，痛苦地盯着那只猴子。

许多年过去了，舒朗仍记得那只衰老的猴子。

喂熊猫的女人已经在那儿忙上了，舒朗看着她弯腰在那儿给熊猫准备食物，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这是一只老年的熊猫，所以只能给它吃些流食。”

女人抬起一张酷似熊猫的脸来对舒朗说。

“你喂熊猫多少年了？”

“二十年了，从一工作就在这儿干。”

“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还行吧，已经习惯了。”

舒朗觉得无话可说，就看着她干活。舒朗想起有一回她和庄雨和约好一块出来走走，那是他们感情最好的时期，每天都想见面，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但是那一次约会两人却弄得不怎么愉快，原因是因为庄雨和出门时儿子非要跟着，他就把那个不懂事的小孩给带了出来。

“没办法，他妈出差了。”

庄雨和略带歉意地说。

那小孩皮得很，吃饭的时候上窜下跳的，打坏了两只玻璃杯，三个碗，四只碟子，若干只汤勺，他爸爸满脸赔笑，一会儿掏钱、一会儿掏钱赔那些东西，小孩觉得有趣，

就越发闹得没边了。

舒朗坐在一旁埋头喝汤，庄雨和用胳膊肘碰碰她问：

“怎么，你不高兴了？”

“哦，没有。”

“没办法，这孩子调皮得很，一出来就闯祸，他妈还老惯着他，说小孩子嘛哪儿有不淘的道理，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小孩子有没有出息其实很早就能看出来，那些傻淘的孩子长大了大都成不了什么气候。”

舒朗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

“那你小时候淘不淘？”

“不淘，”庄雨和满脸放光地说，“文静得很。”

舒朗笑道：“三岁就是做官的料。”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同时哈哈大笑起来。舒朗好久没这么开怀大笑过了，笑得差点儿喷了饭。她肩膀一耸一耸的鼻子眉毛眼睛皱成一团脖子朝一边歪了过去整个人笑得都快支持不住了，这时，她冷不丁看到那双眼睛，笑容被那双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冷冻起来，她发现那小孩在用敌意的目光凶狠地盯着她。

庄雨和吼那孩子快吃，吃完了带他去看老虎。

“爸，你真的带我看老虎？”

庄雨和说：“我骗你干嘛？”

“就带我一个人去？”

“就带你一个人去。”

“那她去不去？”

那孩子用筷子尖指着舒朗的鼻子，庄雨和“啪”地一

打，冲他吼道：“别那么没礼貌！”

在孩子尖锐的叫声中舒朗体会出自己的的确是个局外人。后来在庄雨和的坚持下还是他们三个一起去的动物园，别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家子，而舒朗心里明白自己永远无法融入到别人的家庭中去。

喂熊猫的女人也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她丈夫不愿吃她做的饭，说她无论做什么都有一股动物园的味儿。

离婚女人告诉舒朗，她有一个女儿，名叫盼盼。这也是一个熊猫的名字，女儿是九0年生的，那年正开亚运会，熊猫盼盼被选为吉祥物。

“盼盼现在挺好的吧？”

“挺好的。”

“都上学了？”

“三年级。”

“功课怎么样？”

“一般。能跟得上。”

“孩子长大了想让她干什么？”

“现在还没想好，不过我们盼盼喜欢动物，尤其喜欢大熊猫。”

舒朗没想到她采写的这篇《盼盼的妈妈喂熊猫》的报告文学能在读者中间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很多人给报社打来电话，说读了这篇文章他们很感动。

陆陆续续有人到报社来给大熊猫捐钱，来的读者当中还有一些正在换牙的小朋友。

上级领导亲临报社视察，肯定了他们发动的这场救助

大熊猫的活动。老主编一看效果不错，就又给舒朗布置了任务，让她再写一篇《与蛇打交道的女人》。舒朗从动物研究所采访回来的路上，包里多了一条小花蛇。

## 实 验

把小花蛇带入人堆并不是舒朗的本意，但不知为什么人的行为总是和本意相反，小花蛇随着舒朗那只随身的包进入那家新开张的巨型商业大厦其实是为了很小的一件事，她想买一把合用小巧的指甲刀。

在一个巨型商厦里找一把指甲刀无异于大海捞针，舒朗想反正很久没有逛商场了，不如就到处走走转转，有时会有意外发现。舒朗在玻璃制品柜台站了很久，她总喜欢买些漂亮但却毫无用处的东西回家，买回家后又觉得后悔。舒朗的手指停留在那些像冰一样的花纹上，手指透过花纹变成了一种古怪的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形状，舒朗动动手指，那个古怪的肉色的小动物也跟着一起动，使舒朗想到蠕动的蛇。

电视展区更大面积的活灵活现的有关蛇的记录片使舒朗想到自己包里的那条蛇，就在她拉开书包拉链的一刹那，那条机敏的小花蛇银光一闪就不见了，商业大厦里挤满了人和东西，那条小花蛇就如同一股看不见的气体，一旦被释放，就很难再把它收回来。

舒朗就近告诉了一个商厦保安，那保安员穿着灰制服，

腰里扎着一条宽而厚实的牛皮皮带，有一张不动声色的瓦刀脸。

“什么？你是说一条蛇？”

瓦刀脸显然意识到自己机会来了，他要让上级领导看看保安员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没了保安员，公司里上上下下就得乱成一团。

他首先联络了另一站在绸缎布匹柜台附近当班、长有一张娃娃脸的小保安，两人一起手执电棍弯腰弓背四处搜寻起来。

“怎么啦，出什么事啦？”

一个正把一匹银灰绸料斜披在身上比试的女人问。

“没事没事。”

两名神情紧张的保安越说没事，那女人越觉得有事，而且出了大事，不然他们不会这么翻箱倒柜四处搜寻的。

“到底怎么啦——我是顾客我有权知道。”

女人拖着那匹灰布料伸长脖子与瓦刀脸争辩。

瓦刀脸说：“这不关你的事，那位女士丢了一条蛇。”

女人失声惊叫起来。

关于蛇的传说便比蛇本身游动的速度还快，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功夫，从电器售卖区到食品自选区，从鞋区到文具区，到处都有异样的响动，穿裙子的小姐们个个都觉得小腿上痒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动。一个手忙脚乱的售货员不小心碰翻了一只热水瓶，银亮的碎片四处飞溅，女人们更加慌乱起来，商厦里到处可以看见披头散发、两眼发直、丢了魂似的奔跑着的女人。舒朗知道

自己把事情搞大了，她从拥堵的人群里奋力地挤出来，这时她发现外面的人在往里面挤，里面的人在往外面挤，里里外外一片混乱。

商厦前面的广场上有了一支老年秧歌队正在表演，他们穿红戴绿耸肩扭脖眉眼乱飞。舒朗在慌乱之中被卷入其中，往左动，左边有人横着扇子一探一探拦住去路，往右动，右边杀出个抹了两团桃红的丑女，吓得舒朗连连后退，她感到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现实中的噩梦，一闭上眼睛那些梦中的恶鬼就追了来，他们奔跑的速度比汽车的速度还要快。

舒朗从那个商厦跑出来，连续几天没敢出门。她掀开百页窗的页片往外看，总觉得楼下站着的那些人举止异常，他们站在那儿既不像等人，又不像从这儿路过。他们不时地朝楼上张望，舒朗有时觉得自己刚一露头就被他们盯上了。

舒朗想，他们会不会是那家商厦派来的人？

这样想着，她便赶紧把百页窗合拢，关得紧紧的，一点缝隙不留。

没有人可以商量，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闯了大祸，还是此事与她无关，她一点概念都没有，她只好躲着，给主编打电话说感冒了，主编一听她的声音哆里哆嗦，也就信了。

“那好吧，你在家好好休息。”

老主编公事公办的声音从电话里消失了。舒朗后悔忘了问一句那篇关于蛇的稿子可不可以拖一拖，但既然电话

已经挂断了，再打过去特地问一遍似乎不妥，这样想着，就索性不去管它，坐在沙发上胡乱地看起影碟来。

强烈的声光刺激使她头晕脑胀，那个男主角的脸在屏幕上越变越大，有一条血痕从他的额角上方流下来——舒朗再次想到那条小蛇，她感到心惊肉跳。敲门声就在这时轻轻地响起来，舒朗吓得缩成一团，她想，一定是那些人追上来了。

敲门声逐渐变大，最后竟像打雷一样。

舒朗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带着一脸豁出去的神情。

门开了，门框像一幅画一样框着神情落魄的庄雨和。

“你怎么来了？”

舒朗松了一口气，转身示意让他进来，问道。

舒朗发现庄雨和浑身上下抖得厉害，牙齿在抖，嘴唇在抖，下巴在抖，她从没见过他这样过，弄不清他到底遇到怎样的麻烦事把他吓成这样。

关上门，舒朗冲了一杯浓茶给他压惊。

茶很烫手，烫得舒朗直想把茶杯扔掉。

庄雨和接过茶杯的时候无意之中碰了一下舒朗的手，舒朗把手缩了回来。

“什么事，你说吧。”

舒朗坐在另一张沙发上，神情笃定地看着他。

“我老婆——我老婆她离开我了，把孩子也带走了。”

庄雨和嘴唇哆嗦着说。

“就这事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我早就知道她要离

开你，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庄雨和惊愕地睁大眼睛看着她，好像她和他老婆合谋害他似的。庄雨和的意思是既然他老婆那边没指望了那么他至少还有另一个地方可去，他想当然地以为另一个女人就该无条件地接纳他。他好像得了健忘症，全然不记得在人家最困难的时候他是怎样对待人家的，现在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别人就该收容他，安慰他。

“舒朗，你现在的新技术怎么样？”

“亏你还想得起来我的工作，早干嘛去了？”

“咱们别闹了好不好？这些年都过去了，我想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舒朗说：“我也想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但我想一个人过。”

庄雨和木然地坐在那里，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对于同时遭到老婆和情人遗弃这样的事实他似乎是很难接受。男人总以为只要他们那边能解决就什么事都可以解决，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他说。

“我也没想到。”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舒朗，我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连我自己也搞不懂我自己。这世界变得太快，人都疯了。”

庄雨和在走之前想和舒朗再有个什么形式告别一下，

当他和她面对面站着的时候，她明显地偏过脸去躲避他那最后一吻，既然内容都不存在了，那形式还有什么意义？

舒朗想起以前她不知多少回站在人群里等待他的出现，有时他因为某种原因来晚了，她急得在原地走来走去总是在想是不是约错了地方。现在这个人就在眼前，而她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电视里传来刺耳的京胡声，一些丑陋的男男女女在表演一个恶俗小品，用同样的调子一遍遍地唱着什么，他们夸张的眉眼仿佛就是病态扭曲人性的真实写照，什么也不用说，一张脸摆在那儿就够了。

“那我走了。”他说。

“再见。”

“再见。”

两人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已经陌生得如同路人了。

庄雨和走后，舒朗的心情好了一些，感觉上就像是刚刚打了一场胜仗，竟连小花蛇的事都有些忘了。这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晚间新闻，新闻里的一些镜头又使她紧张起来，摄像机拍到那家刚开张的商厦，舒朗想，会不会提到那条蛇呢？摄像机镜头把商厦拍得流光溢彩，别说是蛇了，就连一只蚊子都不存在。最后舒朗还在镜头里看到那个瓦刀脸保安，像树一样笔直地站在门口，舒朗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来事已经过去了。

有一天，舒朗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条死蛇。

舒朗认出就是那条小花蛇。

## 后 记

1999 年大年初三午夜,《有毒的婚姻》这部小说的第一行出现在我的电脑蔚蓝色的屏幕上。我对颜色有特殊的敏感,当我在网络上读到自己的小说(是网络公司买去版权的),那种字体和颜色都使我感觉特别不适应,我爱在幽蓝色的环境中写作。

幽蓝,是《有毒的婚姻》这部小说的基本色调。

《有毒的婚姻》是一部挖掘小说写作可能性的探索小说,它和我的上一部小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完全不同,它是一部男主角缺席的小说。我在小说中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是一部进行“语言实验”的“好看小说”。

我要把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推到极致,让它包容声、光、电,包容玄妙的画面,神秘而又合理的人物,丝丝入扣的情节,精彩而有意味的对话,读起来充满弹性的语言节奏,让人一进去就入迷的奇妙的小说语境。

小说写作的过程又痛又爱,险些把自己迷失在小说里。我的脑袋里总是布满各种各样的声音,老有人在那里说话,

我所要做的只是把一句句对白追赶上，记录下来，写出来。我的小说就像一个钢丝触角一样，伸到各个层面，进进出出，细致入微。我爱写作带给我的过瘾感觉，有了这种过瘾感觉，这一趟人生就算没白来。

《有毒的婚姻》是写得最顺的一部小说，但愿读者在《有毒的婚姻》里看到一个与《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不一样的赵凝。

赵 凝

2001 年 7 月